

淨土聖賢錄

白話讀本

第六冊





此圣贤录 古圣先贤  
往生实例 铁证如山  
逢此不修 真愚痴人  
众善知识 极力推荐  
净土好书 发菩提心  
深信切愿 万修万去



# 淨土聖賢錄

白話讀本  
第六冊



北京三寶弟子恭制

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  
展转流通者回向偈

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 
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 
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 
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 
一切助印者 展转流通者  
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 
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 
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

净土圣贤录 白话读本

出版策划：北京大方广华严书局

出版印行：北京药师寺

美术编辑：苑文越

印张：104

开本：787×1092 1/16

准印证号：京内资准字 0808-Ly0031 号

本书由郝占凤、张小二合家；

杨月英、郝蓓蕾、郝鹏飞合家

喜舍净资助印结缘

# 目 录

往生居士第三·····	一
净土圣贤录四编卷下·····	七五
往生女居士第四·····	七五
往生生物类第五·····	一三三二



佛學文庫

净土圣贤录——第六册

## 往生居士第三

### 二十世纪 汤湘福

汤湘福居士。上海人。事奉母亲极为孝顺，性情放浪，不拘小节，喜欢饲养鸟类，嗜好鸦片。四十七岁时，有一天，忽然心中大为悔悟而戒除恶习。经由吴敬仁居士劝告，并赠阅《印光法师文钞》，才渐渐对佛法产生信仰。一九四一年二月中跟随吴敬仁到灵岩山，参加印公茶毗典礼，看见道场之庄严，四众的虔诚，及种种灵验祥瑞之相，于是很感叹地说：『确实如此啊！佛法真是不可思议也。我从此以后将长年持斋念佛，求生西方净土。』返家后即尽放笼中之鸟，持戒念佛，恳切异常。

三月二十日后，忽然有些微的疾病，住进东南医院调养。四月二十五日晚上，自知身体不会好了，于是紧急电请胡松年居士，请二位僧人助念。到了五月初二晚上，电请胡松年来，汤湘福说：『今日是我俩最后一面了，麻烦加请二位僧人，再念佛四十九日，

昼夜不断。殓均依佛制，亲友一律不报丧，家中不设立灵位，以免年老的父母，触景生悲。我明日早晨将要往生，麻烦你来为我相送。』胡松年则劝他一切放下，专心念佛。隔天早晨，胡松年偕同二位僧人前来，汤湘福已经吉祥卧而往生了。往生后面貌的颜色光泽胜过平时，等到晚上，头顶还有温暖，时年五十二岁。（弘化月刊一期）

### 二十世纪 何桂芳

何桂芳居士。名连增，法名定贤，苏州人。原籍浙江山阴，年十八岁，依靠兄长学习技艺于江苏吴县一带。中年以后聚积资产，家境渐渐富裕，随即兴建义学、建造祠宇、修桥补路，因而乡里的人都称赞他是善人。年纪超过六十岁才听到佛法，从此坚决吃素。皈依印光大师，专修净土行业。创设功德林素食馆，方便利益莲友，消除杀业。于素食馆旁边建造佛社，以供善信莲友聚会，早晚二时礼佛诵经，不亚于僧尼。年七十余岁，江苏省城一带大旱灾，至光福寺恭迎观世音菩萨圣像祈雨，在舟行的途中，由于极为至诚恳切地祈祷，立即降下甘霖。于是自己用身体遮盖圣像，以蔽风雨，到达江苏后衣服湿透，因而大病。疾病痊愈后顿开智慧，原先一字不识，忽然尽识经文，过目不忘。

一九三八年春天，流连海上，出家受剃度于真达和尚，现沙弥相。由于连年国难，无人救助的孤儿寡妇，依赖他的救助而生存的人不可计数。劳苦地奔走于上海、无锡之间，无论风雨呼号也不停止救难，因而老病复发。一九四一年八月初六日，为八十岁生日，其子归家计划庆祝寿诞之事。何桂芳说：『我的病在心，你能了却我未了之心愿，完成各个慈善救济等事，我就可以瞑目了！过了初十，你要尽速归来。』初九日早晨，焚香诵持《阿弥陀经》，礼佛完毕后，即趺坐结印，默念佛号，八时安详而往生。隔天人殓，身体柔软，头顶温暖。（弘化月刊十三期）

## 二十世紀 杨余泉

杨余泉居士。法名德洽，江苏无锡人。年十四岁，前往苏州学习纺织的事业，学成后设布庄于天后宫桥，同时迎接奉养父母，克尽孝道。母亲信仰佛法，于是随侍母亲朝礼普陀、九华诸名山。等到父母过世，儿女长大成人之后，奉持佛法更加虔诚。皈依印光大师，受菩萨戒。凡是讲经念佛等法会，均前往参加。创立香光莲社，定期念佛放生，历经多年如一日。

晚年常患有腸瀉疾病，只要飲用大悲水治療即能痊愈。一九四一年八月，瀉病復發，但是拒絕醫藥。凡是朋友親戚前往探視問候，均請他們念佛相助，不談其他俗事。常拍打棉被當做法器，高声念佛。等到十八日戌時（晚上七、九點），命兒子扶起盥洗漱口，點燃蠟燭焚香禮拜，恭敬瞻仰佛相，眼光不曾暫時舍離。之後端身正坐，左手持着念珠，右手拈檀香，高声念佛。念佛的聲音漸漸低微，後來不出聲，掐珠如故。到了半夜子時，安坐而往生，時年六十八歲。八月二十日跏趺入龕，身體柔軟如綿。九月初五日火化，得舍利子甚多。（弘化月刊十三期）

## 二十世紀 謝植之

謝植之居士。法名明義，為印光大師的五戒弟子，念佛十餘年。從小到老，身體健康強壯很少生病。一九四〇年，忽然患有痢疾整年無法痊愈。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，預先立下遺囑，以免臨終時家人耽誤他生死大事。後來住進醫院，頻頻使用灌腸法，身體日益憔悴，等到出院後，便臥床不起。女婿為他準備後事，謝植之知道此事，高興地說：『現今可以去了！』『于是不再進食。』

十月初四日，朱石僧居士前往探视他，谢植之说：『我虽未见佛，然得一好消息，使我非常快乐，心花朵朵开，我必得往生，只是不知品位如何而已！』诸女儿在床榻旁助念，念佛声音稍低，忽然张开眼睛说：『此时乃紧要关头，为什么不恳切念佛？』并且时时合掌作礼佛的样子，声音气息渐渐微弱。隔日辰时（早上七、九点），在念佛声中，吉祥安卧，微笑而往生。接近中午的时候，身冷顶热，等到人殓，身体柔软如生人。（弘化月刊四十九期）

## 二十世纪 赵修德、母李氏

赵修德居士。河北邢台县人。事奉母亲非常孝顺，皈依三宝，严持五戒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，母亲李氏病重，全家念佛屡现瑞相。临终时，谆谆嘱咐子女要精勤念佛，三年之内，念佛不要间断。嘱咐完毕之后，安详而往生。三小时后，身体柔软，头顶温热，满面红光。赵修德既遭母丧，丧葬祭祀极尽礼仪。并谨遵母命，三年之内，行住坐卧，念佛声不断。每日鸡鸣而起，常到圆照塔下，右绕念佛。凡是遇有阻挡道路的瓦石，必定将之除尽，以免妨碍行人。遇到斋期，必到开元寺，击磬点灯，照应香火。逢人即劝人念佛，同







生极乐。其持佛号，至专至勤，遵守母命，惟诚惟谨。

等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，常常说：『母亲的遗命圆满，我将往生，因宿世业障难逃，须受疼痛之苦。』不久忽然生病，疾病发作时胸背疼痛，果真如他所说。十二月初一日，支撑病体前往开元寺拜佛，并礼拜观世音菩萨。回家后即闭目合口，不视不语，只有含笑端身正坐，掐珠念佛。后来安然坐化往生，时年五十六岁。四小时后，头顶温暖，肢体柔软，异香经数日不散。（弘化月刊三十一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毛寿祥

毛寿祥居士，江西人，五岁读书，过目成诵。二十岁丧妻，从此不再续娶。毕业于法政学校后，创办启南小学等，皆功成不居。凡是遇到善举，常常慷慨捐出巨款，还怕他人得知。平日恭敬地侍奉母亲，以奉行孝道、长养心志为乐。最初学习静坐，心中祈求成仙。一九二六年，有一天，偶然取得亲家黄履思居士的净土经论，阅读之后很喜欢。因而问：『自性即是弥陀，念佛作什么呢？唯心即是净土，求生净土作什么呢？』黄履思说：『净土唯心，众生云何能识？自性弥陀，凡夫云何能证？佛陀有殊胜的方便法门，莫如念佛。』

由一念以致于无念，而后能识自心净土。由求生而达到无生，而后能证自性弥陀。』毛寿祥问：『下手工夫，可得闻乎？』黄履思说：『一需真信，信弥陀是已成佛，我是未成佛，未成之佛，须赖已成之佛护念摄受，自然容易圆成佛道。二需切愿，愿今生临欲命终，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见佛闻法证悟无生法忍后，自然可度化众生成正觉。三需实行，每日定课，诵念《阿弥陀经》、往生咒与阿弥陀佛名号等若干时，终身无间断。如此信愿行具足无缺，再加上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戒杀吃素。一心一意修习净土行业，与佛的慈悲感应道交，决定蒙受接引往生西方。则唯心净土、自性弥陀，才能够亲得受用矣！』毛寿祥闻之大悟，从此持长斋念佛，不论昼夜二六时中，勇猛精进。

毛寿祥购买庐山小天池一块很小的土地，建筑精致小屋奉持佛法。到了冬天霜雪飘落，空山无人，安然独处。日常生活自己砍柴、取水，自己烧火煮饭，好像是个苦行头陀。有一天，山中有毒蛇成魔，扰其昏迷三天三夜，生命的存亡只在于呼吸之间。因此提起正念，用刀砍断左手食指，洒血书写「佛」字，魔因而立刻消失。后来游历普陀、杭州诸山名胜，道心益进。之后避居于福建建瓯县，帮助家属经营药材事业，平日虽百务纷集，仍一

心念佛。一九四一年重陽日，忽然闭上眼睛靜坐，举右手作迎接的样子，然后随佛往生，年五十岁。（弘化月刊十四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方养秋

方养秋居士。名绵晃，广东潮安人。生性淡泊，不喜欢结交朋友。经商于香港，凡有救灾济难，育才兴学之事，无不参与劳役工作。中年皈依三宝，广泛学法于禅密二宗，曾经参礼虚云、圆瑛、太虚、宏愿诸师。并协助设立香港佛学会及居士林、慈航净院，又帮助整修南华诸寺院，其功德没有办法计数。最后才皈依印光大师，全家持戒吃素，虔诚修习净土法门。著作《学佛津梁》启发引导初机学佛的人。

一九四一年冬天，日军侵袭九龙，攻打香港，炮火猛烈，于是命令家人避难，仅留其子方业光随侍。方养秋说：『能够早离三界的火宅，才是幸运之事，你应该专心求生极乐世界，我早已发愿代众生受苦，心中没有什么恐怖了。』每天唯有礼佛持名不断。十二月十八日晚上七时，炮弹炸断屋柱，伤到方养秋的后脑，血流不止。其子以药剂进奉，方养秋拒绝服用，只是念佛，并命其子助念。到了九时，念佛益急，口中呼唤着：『佛来！』

佛来！』然后合掌微笑而往生。往生后，脚最先冰冷，再由膝至胸，头顶最后冰冷。时年五十九岁。（觉有情月刊十一卷八期）

## 二十世纪 郭涵斋

郭涵斋居士。名振墉，字谷贻，法名慧浚，晚号净继，湖南湘阴人。清德宗光绪十九年（西元一八九三年）中举人，官至安徽候补的道员、高等检察厅检察长。一九一二年后，退隐于长沙东乡之澄湾，平日著书论道，以相应于自己的志向。曾经募款赈济水灾，捐助孤儿贫女等收容院，因而保全性命存活的人很多。又提倡设立慈善会、放牛场、放生池等，惠及动物生灵。凡有布施米粥、药物等诸善举，无不踊跃参加。有一天，忽然谢绝俗世的尘嚣，潜心研究佛教经典。一九二六年，发愿长年持斋念佛，皈依印光大师，专修净土。后来游历南华寺，又礼虚云和尚为师，佛学的造诣日渐进步，愿力日渐宏大。常年刻印布施《金刚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各经典，并请大藏经数部，分别赠送各大丛林寺院。尤其以全力提倡修复泐山密印寺、重建麓山舍利塔，其功德最大。同时提倡建立普护莲社，以教化初机学佛的人。倡办华严法会，以安定乡里。建造极乐塔，以完成旧有之愿。

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自己建造自备的墓穴完工，亲自前往视察，回家后即稍感不适，经医治吃药都无效。隔年元月初二日疾病严重，延请古唐寺自安上人及莲社张昕居士等，在佛堂礼忏念佛。诸子女环立侍候，而郭涵斋向他们表明今天晚上没事，催促他们各自就寝。初三日忽然说：『耳中有声音，有如外道众生喧哗吵闹一般。』张昕于是走向佛前，代燃臂香三炷，祈求化解宿世冤孽。又于室内安设阿弥陀佛圣像，僧俗同诵《地藏经》一部。大众开始持诵时，郭涵斋即说：『心里非常安静。』不久即安睡。

初四日命家人写信恭请灵岩山妙真和尚，代为启建佛七法会，以及交代捐助灵岩山尚未完之功德等事，都非常详尽。自己撰写挽联说：『三业孰能消，愿凭正助净行，得生安养。万缘今放下，莫受人天福报，再入娑婆。』午时，呼唤家人为他洗脚换穿新鞋。并扶掖下床，从容礼佛九拜，同时命人移动床铺向着西方。凡是前来助念的人，皆以合掌向其表达谢意。到了晚上，命子女代跪佛前，自己伸出手臂燃香三炷，眷属及僧俗为他燃臂香者二十一炷。此时郭涵斋自己说：『现在非常安适，可换作阿弥陀佛四字圣号。』众人于是在室内大声助念。

张昕居士即开导他说：『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实在是有的，决定不可怀疑，怀疑则生障碍。以郭公您之力修净行，功德决不虚弃，佛之大愿，亦决不虚发。但往生必有定时，当放下一切，安心静候，如印光大师往生，亦坐待甚久也。』郭涵斋听了之后，频频点头。天刚亮，张昕又走向佛堂为他礼地藏忏一部，并依附在他耳边警惕安慰，郭涵斋仍点头回应。忽然间气息渐渐微弱，接着安详而往生。当时是元月初五辰时（早上七、九点），年七十岁。（弘化月刊十二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倪幼丹

倪幼丹居士。安徽人。一九三五年，偕同妻子慧念到苏州，皈依印光大师，法名慧杰。从此之后，每日礼拜念佛，习为常课。一九四一年夏天，患高血压疾病，但平时的行持并未间断。隔年元月病势严重，十九日午后，嘱咐妻子请莲友助念。并且说：『八时如不去，须至十二时。』莲友十人于六时前往，倪幼丹神志非常清楚，皆向他们合掌以表谢意。家人悬挂阿弥陀佛圣像，倪幼丹时时双目注视。等到听闻念佛的声音，知道念佛的人很多，于是询问家人是什么人前来念佛，家人告以都是莲友。于是随众念佛，至午夜安详而往生。

(弘化月刊十二期)

## 二十世紀 余铭生

余铭生居士。浙江定海县人。家里从事农耕工作，生性单纯朴实，不知什么是佛法。其子余鼎鏞，年轻即信奉佛法，一九四一年前往上海，皈依圆瑛法师，专心听闻开示，深信净土为修行的捷径。于是倡办佛教居士林，劝众念佛，余铭生虽有薰习听闻，但尚未实行。

一九四二年元月二十四日患些微疾病，儿子余鼎鏞即告诉他净土十念往生之理，于是顿发信愿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元月二十九日为他集众助念，自击引磬，高声念佛。二月初一日晚上，忽然笑着说：『刚才见到阿弥陀佛与西方种种光明胜境，不可言说。曾坐莲华上，荡漾于七宝池中，非常快乐。』话说完后，对着床前的佛像，合掌礼拜，连称：『阿弥陀佛，是否可坐上莲华了？』其求佛接引，想要立即登上莲台，好像有迫不及待的样子。有人劝他念十声佛号，余铭生即大声念至第八声，就感觉气力不支，于是低声默念。忽然间大笑称快，安然而往生，时为二月初二日丑时（凌晨一、二点），年四十九岁。到

了辰时（早上七、九点）顶门犹温。隔日人殁，面色红润。（弘化月刊十三期）

评曰：『病时得闻净土法门，及临终一念真切，竟能横超三界，了脱生死，如果没有凭仗佛力，何能至此。世间有不了解佛法的人，大多认为十念念佛往生西方净土，应该没有这么简单便宜之事。殊不知听闻佛法即能信愿求生极乐世界，已经是宿世根机成熟，又何需怀疑呢？』

## 二十世纪 刘信童

刘信童居士。山西人，居住于河南开封。脖子上生颈部肿大症，以致于脓血淋漓，痛苦万分，臭恶难闻。卧床有一年多的时间，不能翻身转侧，日夜呼号，坐以待毙。其父亲于外地作官，母亲留在家中照顾他。有一天，见到母亲更换衣服外出，于是问母亲要去哪里？母亲说：『拜师去！』刘信童问：『拜师何用？』母亲回答说：『念佛求生西方，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海。』刘信童听了之后，坚持请求母亲代为拜师，母亲即代为皈依圆德法师，并受八关斋戒。回家看见刘信童长跪合掌，屹然不动，一切的痛苦均减少，心中不



胜欢喜。刘信童于是虔诚持诵佛号而不间断。

如此经过大约三个多月，有一天，忽然告诉母亲说：『孩儿的业障已尽，将往生西

方，母亲被孩儿连累了，也可以说是劳苦。现在可请数人来家中助念。』因卧室臭秽，只好在室外举行助念。过了一会儿，室中忽然闻到异香，众人于是进入卧室探视，看见刘信童合掌端身正坐，念佛而往生。异香经过三日不散，时年十三岁。（弘化月刊二十七期）

评曰：『刘信童在痛苦交煎之时，忽然听到念佛法门，其心中是如何地庆幸愉快啊！所以心坚意诚，有感即应，才受三皈依、八关斋戒，身上的一切痛苦均减少，念佛三个月，就业尽往生。苦海茫茫，回头是岸，期愿身患病苦的人能够了解，好好地取法效仿，一心念佛才是啊！』

## 二十世纪 关纲之

关纲之居士，作官数十年。四十二岁，皈依三宝，专修净土。二十年来，因为世事忙碌，功课未能如初学时的严谨细密。但一句佛号，时时提起，往生净土的愿力，非常恳切。

一九四〇年起，时常多病苦，一九四二年春天，才知道是肠癌。五月十九日病情日渐严重，请赵朴初居士于遗嘱中签名作证，并说：『求生净土不难，现在已经步步走近。我常观想普陀山荷花池及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曾数次梦见，期愿观世音菩萨救度苦厄，接引我往生西方。只是病中持斋未能清净，深自忏悔，此生死大事，麻烦由赵先生你相助。』赵朴初准备约道友念佛，关纲之说：『很好，大众可以同念观世音菩萨。』见到德森法师后来到达，喜形于色，合掌说：『请师父领众，为我专念观世音菩萨，先求到普陀山一转，求菩萨带领我往生极乐。』而德森法师以这圈子不要兜，不如当下专念阿弥陀佛，求佛接引，直往西方等言语，坚持劝导他。关纲之频频点头说：『好！』而其眷属仍然希望他的病能够痊愈，始终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为安，不必改念。德森法师于是借词而离去。

再请兴慈法师开示，法师开示他要口念心想，与观世音菩萨心心相印，那么决定可以往生。关纲之含笑合掌说：『但求带业往生，即使是边地化城，也是我所欣愿的。』又说：『念佛声太急，不是很清楚。』于是兴慈法师领众缓念约二小时，然后辞别离去，关纲之说：『听师父念佛甚得力，希望师父留在此地不要走。』午后，法藏寺僧人及居士林

的莲友先后而到，关纲之皆一一合掌表示道谢。并且随大众念佛，面有喜色，说：「我今一切放下，决定往生。」

到了傍晚忽然说：「妄念甚多，观音大士无刹不现身，为何至今仍然不见？」赵朴初说：「观音大士便在自己心中，不管见不见，只要紧靠大士，便可蒙受加被。」于是奉请四臂观世音菩萨圣像于床榻前，关纲之见到圣像合掌，高声念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不久即说：「刚才曾到莲池，不见大士而返，恐怕有业障。」于是请众人为他持诵大忏悔文及念菩萨名号。大约过了一小时，忽然欢呼说：「大士已经来了！」命家人均跪在床榻前。自己说：「大士在莲池中，莲华围绕，我此时非常快乐。」旁人问：「见到阿弥陀佛了吗？」答：「未见，但是见到大士非常明白清晰。」随即合掌高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并且环顾左右，问谁愿往生者，可同往生。自此之后目光常常注视虚空，不再说话。隔天早晨，兴慈法师到，仍举手作礼，兴慈法师嘱咐他闭目静念，并领众念菩萨名号，不疾不徐。渐见关纲之目光收敛，唇颚微动，随大众一同念佛。法师又嘱咐他万缘放下，一心求生西方。答云：「好！」问他听佛号清楚吗？关纲之回答说：「是！」午

时气息渐渐微弱而往生。子时后，顶部犹温暖。（弘化月刊十五期）

评曰：『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左辅，同属西方极乐世界的接引导师，本无高低之差别。然而临终皆以同念阿弥陀佛为主旨，如果不是平时专持观世音菩萨圣号的人，仍然要以念佛为最重要。』

## 二十世紀 陈少庭

陈少庭居士。名继璋，湖南永州人。跟随父亲于江南作官，等到父亲过世后，设米店于镇江而亏损，于是担任南京及上海救济妇孺会的探员。每当于船上侦察时，遇有朝山僧人缺钱购票而下船的，必定设法成全，人数虽多也不厌烦。一九三四年，与曹幼珊等十余人前往朝五台山。至南台山腰，遇见一位老者指引，先拜访古南台寺，得皈依弥清老和尚。弥清法师云：『夜里梦见足底出现一个「成」字，即知有弟子来，今天果真见到你，正好符合梦中预兆，当名满成。』晚餐后，至山坡拜求智慧灯，三拜未礼拜完，即见灯光遍满山坡，由远而近，渐至目前。感应此灵异瑞相，心中悲喜交集。



历经了五个山顶进香完毕后，到了广济茅篷，谈及皈依之事。正好古南台寺的当家了常法师在旁，说：『弥公一向不收弟子，从前某官员，以千圆求皈依而被拒绝，今为何一言便允许，这实在是奇异之事也！』陈少庭因感奇缘，于是发心永远护持五台山。返回上海后，即邀约曹幼珊等人捐募长年供养，总共有数十人，每人每年三十圆。等到抗战军事兴起，时势日渐艰辛，才发起募集二万圆，购买稻田六十亩，以供僧众永久之道粮。导安法师曾问他将来归宿之目标，则回答说：『至五台为僧。』

一九四二年二月，忽然以临终无主，前路茫茫，告诉法师，法师说：『如果想要临终能作主，有所依靠归宿，须念佛求生净土。』陈少庭即决定以求生净土为归宿，每日念佛一万声。四月初四日，礼兴慈法师受五戒。七月初三日患痢疾，十四日忽然中风，手足抽搐，口鼻易位，以致于言语饮食均不方便。十六日又加上呼吸急促，经治疗才止。二十二日午后三点，转变为心气病，四点忽然笑着呼叫说：『文殊菩萨来了！』妻子尚未回答完毕，又说：『阿弥陀佛也来了，赶快请导安法师等人前来助念。』话说完后，大声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声，从此之后不再说话。

看见导安法师等人到来，注视很久面带微笑，法师等人坐在床前，高声念佛，屡次嘱咐陈少庭要默念，均点头表示答应。至十一点，大汗淋漓，气喘甚急。全身均冷，唯有头顶与心窝非常温暖，法师恐怕他对往生或再来为僧的目标还未决定，于是恳切向他开示说：『作人的乐趣和感受你已经深知，还有什么可贪求，在此紧要的生死关头，应该尽速下定决心，一心念佛，以求往生。再一迟疑差错，后悔就来不及了！』妻子也是如此劝勉，于是心脏部位渐渐冰冷。午时气喘渐缓，大家恐怕其神智昏昧，又向耳边高声朗念，使其意念不忘。将近下午一点的时候即已往生，唯有头顶暖热。时年六十六岁。（弘化月刊二十一期）

评曰：『多日不能说话，到了临终时能够说话，是佛感应加被之所致。只是头顶与心胸非常暖热，这是因为神识若由心出即为入，顶出即为圣，此是他为僧与往生之志向还未决定的缘故。经由恳切的开示，往生之志向才决定，所以心部渐渐冰冷，只有头顶独有暖热。由此可知，临终之助念开导，怎么可以忽视呢？』



二十世紀 王景文

王景文居士。名玉純，世代居住于遼寧岫岩縣。最初從事農耕工作，後來從商，平日樂善好施信奉佛法。五十三歲，和妻子及孩子們，一同發心吃素。因為次子王超寰及四子學佛，故知念佛為橫超三界，直脫六道輪回之捷徑，是在家眾最容易行持的法門。於是虔誠修習淨土行業，專持佛名，以求往生西方淨土，每日無有間斷，夢寐不忘。

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七日，前往西山的長子家，晚餐食量頓減。隔天早晨拒絕飲食，忽然說：『我覺得身體虛弱，恐怕不久於人世，等不到九月了。』其長子因其并无疾病而忽視此事。午后，王景文以此告訴其妻，正好第四個兒子聽到，乃驚訝地說：『此是父親將要往生西方，預知時至也，必需盡速準備後事。』於是催促母親檢點送來衣物。并問父親現在感覺如何？應當清心念佛，不要掛碍他事。王景文回答說：『我无疾病，只是不想飲食罷了！』於是閉目不語，而手指微動不曾停止。兒子又輕聲地呼喚而問他感覺如何？答說：『我不說話時，即是以手指記數念佛，不要再打擾我。』

次子王超寰服務于安東省安東市，後來轉職于安東省鳳城縣。八月二十九日晚課作完，

才进入寢室，忽然感受父亲到来，仿佛说：『我今夜子时，将超生极乐世界。』王超寰大惊说：『如果是这样，儿子来不及见到父亲，且不能送父亲往生了。』王景文说：『没有关系，你四弟已经回家，临终一切后事，他亦知之。而且我已经前往西山你大哥家中，因其地点比较肃静。』王超寰随即合掌念佛，心中默默回向说：『如果我父亲将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愿佛垂慈，千万不要使我们父子不得相见，而来不及送父亲往生。』一时觉得父亲说：『明日你会接到你四弟来电。』王超寰说：『明日接电，后日下午决定可以抵达家中，但愿父亲稍待。』王景文说：『若是如此，我往生西方的时间，可于九月二日子时，我决定等待你。』说完后王景文即飘然而离去。隔天中午，果然接到弟弟来电，于是急返安东市，但是竟然没有夜车。九月一日王超寰带领妻子及孩子返回乡里，问父亲现在感觉如何？仍然可以像平常一样地念佛吗？答说：『我无疾病，念佛决不暂忘也。』于是闭目，仍旧默默念佛。儿子们分班轮流助念，到了子时，忽然起床面向西方端坐念佛，接着安详而往生，时年八十岁。经过了一天多的时间，仍然端坐如生。（弘化月刊二十三期）







## 二十世紀 吳慧香

吳慧香居士。為車馬湖居士林之蓮友。生性至誠，平日精勤念佛，每逢佛七，必定勇猛精進不稍懈怠。一九四二年地藏七期中，突然感覺身體不舒服，但是仍然禮佛念佛一如平常。地藏七結束後，病情日漸嚴重，醫治無效。於是請居士林助念團及家人群集助念，而吳慧香面向佛像專注傾聽，心念不曾稍有散亂。九月初四日子時，專心注視虛空而笑着說：『大士降臨，我當隨去。』隨即安詳舍報往生，毫无痛苦的样子。（弘化月刊二十八期）

## 二十世紀 朱石僧

朱石僧居士。名祺。早年皈依諦閑法師，法名顯伽。后来又皈依印光大師，法名智睿。長久以來担任京滬鐵路站長等職務。一九二二年發起成立上海佛教居士林，担任副林長。抗日戰爭起，又與道友成立佛教濟寒會，竭盡心力救濟難胞。凡有飢寒孤苦疾病貧困等眾，必定切實調查，按月補助。一生心血，多為弘護三寶、救濟飢貧所耗盡。晚年，操勞過度，常常身患疾苦。

一九四二年十月初八日病情严重，灵岩山的妙真和尚，特地前来居士林详细恳切地开示，嘱咐朱石僧要万缘放下，提起正念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。朱石僧听到之后，极为欣喜感动，愿遵命奉行。十月十一日辰时（早上七、九点），儿子问他心中能念佛否？点头说：『能！我心中早已到了西方，念佛真的不落空。』并索取笔书写：「父早归西」示之。以手指转着念珠而嘴唇微动，念佛不断。直至午时，于大众念佛声中，安详往生。（弘化月刊二十期）

## 二十世纪 邵慧安

邵慧安居士。原名治安。最初信奉理教先天道，后来获得《印光大师嘉言录》，才开始深信三宝，皈依印光大师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一九四二年春天，因乘车不慎，跌倒而伤气，经百余日的疗养，才稍有痊愈。九月二十四日，自逊和尚茶毗，走路前往观礼，并参加念佛，精神一如平常。接着又感冒风寒，一病不起，但是念佛尤其精进，一心一意祈求往生。

十月十二日，自知时至，命家人助念。到了晚上初更（晚上七、九点），邵慧安问现



在是什么时候了？家人妄语云：『将要天亮了！』邵慧安说：『我决定于今晚丑时（凌晨一、二、三点）往生。』话说完后，又继续念佛。到了丑时，又说：『阿弥陀佛与诸圣众，现在我前，自逊大师也来迎接，我去了！』随即高声念南无阿弥陀佛三声，然后吉祥往生，往生后面貌如生。八小时后，四肢柔软，身体冰冷，而头顶犹有余温。（弘化月刊三十一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杨文澜

杨文澜居士。法名怡德，浙江吴兴人。父母慈祥信奉佛法，从小承蒙父母庭训，生性仁慈利益众生，精修净土法门，总共历经三十余年。家人子女，都皈依印光大师。一九四二年夏天，食量减少精神衰退，子女感到很忧虑，于是致书信请灵岩山寺为他启建佛七，祝愿父亲如果阳寿未尽，能疾病早愈身心轻安；若是大数将终，可以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

十月十八日早晨起来，诵持《阿弥陀经》一卷。念佛完毕后，忽然告诉家人说：『娑婆世界苦恼无尽，我将往生西方净土。』随即请尼师及道友等人前来助念，家属也分班随

众念佛。到了十九日巳时（早上九、十一点），于大众助念声中，合掌念佛安详而往生。酉时（下午五、七点）头顶犹有余温，隔日入殓，身体柔软，面貌如生。（弘化月刊十九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易慧明

易慧明居士。江苏南通人。平日常商，为扶乩所迷惑。有一天，胡慧彻居士劝其吃素念佛，专修净土法门，并略述净土要义，易慧明即深信不疑，皈依印光大师。一九三三年，参与发起金沙佛教居士林，隔年冬天受戒，即住在居士林中专修净土，精进不懈。遇有放生施财，印经造像等善举，必定慷慨解囊。

一九四二年冬月初一日，早课才结束，忽然觉得头痛微晕，于是向胡慧彻合掌说：『后日申时（下午三、五点），我将要往生西方净土，恳请居士林的莲友，助我往生。』等到约定的日期，居士林的莲友均到达，于是随众念佛不断。到了申时（下午三、五点）展颜一笑，端身正坐而往生。隔天早晨头顶犹灼热，酉时（下午五、七点）人龕，端身趺坐，身体柔软，面貌如生，依旧笑容可掬。时年七十五岁。（弘化月刊四十六期）



## 二十世紀 顧芸卿

顧芸卿居士。江蘇南通縣人。年幼喪父，事奉母親非常孝順。經商重視信用，辦理地方公益，不辭辛勞疲困。晚年皈依三宝，專修淨土，平日禮佛持名，雖遇嚴寒酷暑，也精進不懈。一九四二年年底，患咳嗽疾病，到了隔年元月初二日，告訴家人說：『我終日如同在竹林中，見諸聖眾，放大光明，恐怕與你們只有三日的時間可以相聚。』并告誡家人他往生時，全家不要哭泣，應當助念送他往生西方。最后如期坐化往生，如人禪定，容貌色澤明亮紅潤，頭頂溫熱積久不散。（弘化月刊三十一期）

## 二十世紀 張子甲

張子甲居士。名遇乙，法名智甲，陝西朝邑縣人。清德宗光緒十一年（西元一八八五年）被選入京城太學，學兼新舊課目，尤其專長算術，從事教育工作有好幾年。生性慈悲，設立義倉以救濟歉收荒災，抄寫藥方以醫疾苦。一九三三年，成立念佛社於朝邑的天鑑樓，引導眾人念佛。人社者不收費，所以樂意跟隨的人很多，因而往生者也不少。一

九三五年到苏州，皈依印光大师，并朝礼普陀山。回家后即依教奉行，倍加精进。广泛散播佛书，几乎没有一天休息，不只苦口婆心劝人念佛，而且著作书籍妙语如珠，启发人心，使妇人小孩都容易理解。后来，附近各县佛社林立，信佛的人很多，这些都是由张子甲倡导之力，于是被推为合阳、朝邑、澄邑三县念佛社社长。

一九四三年夏天，赶办佛事，清理俗务，精神还很好。五月初八日，因天气热而中暑，晚上感染风寒，隔日全身冰冷，精神虚弱，经服药后病情日渐轻微。六月初一日念佛会期，道友都聚集，见到任俊卿居士，欢喜地拉着他的手说：『我将要往生西方净土，希望你们尽心佛事，以文字发挥佛教精神，救人疾苦。』话说完后，约略吃一些蒸饼，从此不食米面食物，只有饮水数杯，润喉而已。

六月三十日早晨，说他昨晚在佛殿，看见莲华盛开，念佛的人多得无法计数。后来助人的人忽然见到室内充满光明。到了隔天半夜的时候，忽然合掌含笑，念佛三声，接念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圣号。自此之后不再说话，眼睛向上注视，时而用两手护着头顶，时而捻转念珠不停，口唇常常微动。七月初二日早晨，忽然说：『空中鼓乐响亮。』众人





靜靜傾听，远远听到乐声飘渺，从此之后精神振奋异于平常。到了初五未时（下午一、三点），口唇又微动，突然右胁而卧，于助念声中，安详往生，顶门非常灼热。戌时（晚上七、九点）人殁，仍然四肢柔软，面貌如生。（弘化月刊三十一期）

### 二十世纪 徐志一

徐志一居士。名鉴章，法名慧章，江苏吴县人。天性孝顺双亲，友爱兄弟，待人仁慈，平日沉默寡言。祖父虔诚信仰佛法，每天早晚礼佛诵经，徐志一如此日积月累耳濡目染，一向对佛法具有信心，童年即念佛，期愿往生西方净土。一九三八年五月，年十七岁，皈依印光大师，赐阅《印光法师文钞》、《印光法师嘉言录》等，于是信心愈加坚固，行持愈加精进，长年持斋净修，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。虽未受戒，但持五戒极严谨，尤其对于杀戒，虽是蚊虫蚤虱之类，也不敢伤害。如果见到有人想要伤害，也会设法救护之。父母兄长为他制作丝绸之类的衣服，一概搁置而不穿着，宁愿穿布衣吃素食，极为刻苦精进。平日节省零用钱，一律捐助宏扬佛法，及随缘救济等善举。时常静坐默念佛号，认为家居生活纷乱烦杂，不如出家的清静专一，但是为了顺从双亲之意而未能出家。

身患肺病有好几年，身体非常瘦弱，一九四三年于报国寺养病，七月初四日晚上，梦见三位僧人告诉他说：『此处不可居，你可和我们一同去矣！』初六日回家，初七日嘱咐父亲不要外出，并请僧人前来家中念佛，说他喜欢听闻念佛的声音。初八日索取纸笔写遗书，嘱咐后事，说：『母亲如果慈爱悲泣，儿子会心中不安，恐怕扰乱正念，临终时请母亲不要在身旁。昨天已经见到阿弥陀佛及大莲华，曾坐莲华上，荡漾于七宝池中，因为世缘尚有数日，即可去矣。曾经准备到报国寺往生，不是为了养病，但是孩儿不是僧侣，也许有不方便。』其母亲在旁边助念，晚上看见青色佛光，遍满于室内。

初九日有人劝他立誓出家，以求尽速病愈，徐志一说：『此可不必，当知我今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也！』有莲友安慰他，则严词厉色地说：『请不要谈论世俗之事，希望你为我念佛。』并嘱咐家人共同念佛，说：『念佛声音不断，我的心就快乐喜悦。』自己于床上，奋勇礼佛四十余拜后，安然静卧。十六日拒绝进用饮食，夜深之后频频请父母去睡，子时家人探摸他的手已经冰冷，于是集众助念。看见母亲在旁边，说：『只希望您为我念佛，千万不要哀号哭泣。』之后呼吸渐渐微弱，安详而往生。一手按住胸前，一手直伸，好像





是接引佛的樣子。八小時後，身體柔軟，頭頂溫暖。年二十二歲。（弘化月刊三十三期）

## 二十世紀 吳賓

吳賓居士。法名離生，河南開封人。從事革命十餘年，曾經擔任廣東、雲南等地的重要職務。一九二〇年遇虛云和尚於昆明，因而得聞佛法。一九二五年遇慈舟法師於開封，蒙受三皈五戒。憤慨國事之不可為，因此擺脫世緣，潛心佛道。後來因家人皆亡，資產散盡，於是孑然一身，投靠北平的孔澤甫居士，時常和孔居士一同親近彌勒院真空禪師，參究向上之法。一九三九年經孔澤甫介紹而居住於白衣庵，依止德緣和尚。常常苦於年老病苦，而停止參禪修習淨土法門，一心求生西方淨土。

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四日，突然得感冒，漸成大病，全身僵硬，連轉身都很困難，飲食及大小便，事事需要人幫忙。二十四日病重，氣息微弱，道源法師知道他祈求病愈之心很殷切，因而不敢馬上向他開示往生淨土之言。於是乘機問吳賓會不會覺得病苦，吳賓說：『苦！』為誦經願不愿聽聞？吳賓說：『愿意聽聞。』道源法師說：『為你念佛，喜歡听否？』吳賓回答說：『喜歡听，愿您为我念观世音菩萨，以求疾病尽速痊愈。』二十五日

为他持诵《地藏经》一遍，先告以《地藏经》之功德，如果世寿未尽，即业障消除疾病痊愈；如果世寿已尽，能助他往生西方净土，只要静心听之，即能获得感应。诵经完毕之后，又缓缓地诵〈称佛名号品〉，每遇佛名，必重念，务令历其耳根，入其八识田中。晚上气息更加微弱，于是直接了当劝他不必求病愈，应该知道身为苦本，要赶紧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于是击鸣引磬，助念佛号，同住诸师及净友，亦随同助念。

二十六日早晨，又于吴宾耳边开导说：「老居士用功多年，就是专门预备于此临终时受用。务必提起正念，随众念佛，切愿往生，求佛接引，想要了生脱死，就在此片刻。应将五浊恶世，一齐放下，千万不可生第二念也。」当时神色清醒，面无苦容，嘴唇微动，随众念佛。道源法师注视其面，观想西方三圣降临来接引他。大众恳切助念，大约有一个多小时，嘴唇不再微动，气息停止，然后安详而往生，全身冰冷，头顶温暖。（弘化月刊三十二期）

评曰：『吴宾居士的往生，全依靠助念而得以成就。因其临终前还希望能尽速病愈，



如果没有善知识乘机会开导助念，势必要糊涂颠倒而死，哪里还期望他能够往生呢？」

## 二十世纪 钱衡甫

钱衡甫居士。名秉钧，法名慧实，江苏南通县人。年幼就丧失父母，长大后前往上海，学习机械的行业，于是家境日渐小康。一九三二年六月患喉症，医治无效而且病情非常危急，经善友劝饮大悲水而日渐病愈，随即与妻子吃素念佛。后来，前往江苏皈依印光大师，从此念佛更加精勤。对于佛法之事，皆尽心助成。一九四三年，因操劳过度引发肺病，虽有医治，但无效果，而每日念佛依旧从不间断。

八月下旬，请僧众及居士数人，轮流念佛，蒙佛感应加被，精神非常好，说：『我看见师父印公，并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庄严，种种光明。』自此之后，心意更加开通，告诉旁人说：『我对于俗事本来就不是很留恋，何况是已经念佛了呢！』并且嘱咐身后家务，处置分配得很详细。九月初七日酉时（下午五、七点），病情危急，其妻率领子女家人为他助念，后来安详而往生，时年五十二岁。（弘化月刊四十八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张静山

张静山居士。名汝真，号实庵，浙江余姚县人。幼年读书长大从商，年四十二岁时，感叹世事如浮云，想要放弃经商修习净土。即将店堂改作为莲社，与合伙的朋友及家眷，尽断肉食，专修净土法门。每天五更（三、五点）即起床，必高声念佛，如是经过三年之久。一九四二年夏天，忽然受病苦纠缠了一年多的时间。隔年九月初一日，写书信邀请宁波的逸山法师前来，法师见到张静山病重，于是严厉地警策他说：『为什么不放下万缘，谢绝医药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呢？念佛之人，平时能念佛，不如病时能念佛；病时能念，不如死时能念。你久病不能痊愈，死亡又有什么好恐惧的，此时正好心中向往佛国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一心求生净土，时时莫忘西方。要深深地了解娑婆极苦，西方极乐，一心念佛，以冀弥陀接引，往生彼岸。』张静山听了之后，即欣然领受，摒弃医药，放下世缘，嘱咐家人书写纸条曰：『我决定专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凡是各亲友莅临宅舍前来探病，务必祈请他们莫谈世事，多念阿弥陀佛圣号，助我往生，那就感激不尽了！』写好之后把纸条贴在墙上，同时请数位僧人助念，昼夜不断。

九月初八日，忽然见到观世音菩萨前来相告曰：『你十八日可到莲池海会。』张静山屈指一算尚有十日。九月十四日再次见到观世音菩萨来曰：『你于十八日可往生西方。』于是心意坚决，嘱咐其子写信请逸山法师于十七日前赶到，另外再请数位僧人加力助念。十六日早晨，屡次看见西方极乐世界的胜境，依正庄严，现在眼前。十七日早晨又看见此胜境，于是告诉家人说：『我往生西方净土，有把握了！』此时心神清爽，六根聪利，胜于平常。到了午时，逸山法师到来，便告诉逸山法师说：『我一切均不挂心，只有往生西方的念头不忘，或许在今夜十一时去也。请诸位法师日间休息，晚上整夜念佛助我往生。』到了晚上九点，自己起来剃头，沐浴更换衣服之后，即诚心发愿，然后静卧念佛，以等待阿弥陀佛接引。到了十二点未见佛来，提起手指指示时数，改为明日九点。告诉旁人说：『有好消息，看见童子提着一对白绫大灯笼，非常光明。』十八日上午八点，索取清水洗脸，命家人为他整理衣服，然后正身静卧。念佛半小时后，忽然恭敬合掌礼佛，再瞻仰佛像，命儿子面向西方念佛，到了九点二十分安详而往生，时年四十六岁。往生二小时后，全身冰冷，头顶温暖。人殁时，四肢柔软，面貌如生。（弘化月刊三十八期）

## 二十世纪 俞志钊

俞志钊居士。法名正住，杭州人。世代信奉佛法，自祖先以来，一向组成华严会，每年诵经，年十余岁，即能随众虔诚诵念。曾经思惟：世界之内，为什么会忽然有我这个人？未生以前，我在何处？既死之后，又往何所？六道轮回，升沉不定，实在是非常危险。既然人人皆如是，为什么大家都不会惧怕呢？不知有什么善法，才能脱离此六道轮回的痛苦呢？后来，梦见东岳大帝派人来拘捕他，想到人死亡之后，神识脱离身体，痛苦最为猛烈，因而在极度的惊惧中而醒过来，于是觉悟到人生就如同一场梦。不久之后前往普济庵皈依明德法师，请问他快速了脱生死、永远脱离轮回之法。明德法师即开示他净土法门。并且给他净土经论数种，俞志钊从此信愿具足，誓于此生，求生净土。从此奉持《金刚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及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为平日的功课。有时客居他乡，也自己默念佛名，遇到有缘的人，亦以此法劝之修行。

一九四三年春天，忽然生臃胀的疾病。到了八月，病势严重，自知临终将至，即一心念佛。遇痛苦时，加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不久即心安。十月底，嘱咐后事。其妻也皈依三

宝，日夜随侍照顾他的疾病，同时持念佛名。冬月二十八日晚上，沐浴更衣后，脸上微微一笑，家人问他何故，答说：『生死苦根，从此断矣，为何不笑呢？』隔天午后说：『我看见光明极大，往生的时刻到了，你们大声助念，使我能听闻。』话说完后，即随众念佛，后来只有嘴唇微动，接着就安详而往生。时年四十一岁。（弘化月刊三十三期）

## 二十世纪 许月林

许月林居士。早年皈依印光大师，法名慧贞，江苏淮安县许瑞堂居士之叔公。担任职务于浏河（江苏吴县东）的『张源泰盐栈』。因年老无人侍奉，许瑞堂于是接回孝养，劝以念佛求生西方。后来忽然患重病数个月，医药无效，许瑞堂每日在旁助念。临终前三日，预知时至，自己说：『我再等三日，即往生西方。』命侄孙合家念佛，切勿悲伤。果然于三日后，念佛含笑而往生。（弘化月刊三十二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张伯祥

张伯祥居士。在青岛开设『祥瑞行印刷厂』、『青济橡胶厂』，设备完善，家财万贯。

晚年，因时局影响而受刺激，于是潜心学佛，与湛山寺住持倅虚法师，因为谈论佛法契机，信心益加恳切。即捐款三万余元，作为建造天王殿之用，并捐资塑造大殿佛像。在东院建女居士念佛堂，供给妾氏张能静居士清修念佛。自己居住于男居士念佛堂，念佛静养。平日常穿戒衣，倅虚老法师为他说沙弥戒。又捐一万八千元，购买印刷机，同时布施很多纸张，在藏经楼下，成立印经处，专印佛经。并捐出市内房屋一栋，橡胶厂股票一份，补助佛教学校的经费。自此以后常常在病中。一九四三年病情危急时，自知时至，事先制造一个龕柩，请僧众助念，最后念佛坐化往生。按僧制葬于『普通塔院』，大众为他念佛七七四十九天，回向往生西方。（影尘回忆录下册一三六页）

## 二十世纪 许玉祥

许玉祥居士。松江（江苏）金山县人。三十岁丧妻，因无子女，孑然独居，从此便吃素念佛。于茅屋内设佛堂，早晚烧香礼佛念佛。白天则耕作农田维持生活，如此数十年如一日。年老时双目失明，于是以结草绳维生，平日虽然身穿破旧的衣服，有如乞丐一般，但是心中欣然自乐，不求他人的救济。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八日，仍然身挑草绳于市场出售，



变卖后买香而返回家中，精神清爽，身体健康一如平常。二月二十日半夜，邻人还听到念佛木鱼声，隔天早晨敲门则没有回应。进入房内，看见许玉祥在佛堂中，面向西方端坐，已经安详往生了。（弘化月刊三十五期）

### 二十世纪 施彦士、董国良

施彦士居士。江苏崇明县人。教书数年，二十七岁，有一次生病差一点死亡，气息断绝一日一夜，后来忽然苏醒。告诉家人说：『我到了一地方非常黑暗，有二人命令我进入里面，听到里面有人说：「施彦士的生命还未到期，可尽速回家。」于是才能够又苏醒过来。』因感叹人命无常，放弃儒学皈依佛门，努力劝导教化有缘的人。同时印赠佛书，积极地弘扬阐明佛法，信从者日渐众多。弘法既殷勤，念佛尤其精进坚定，每日早晚都有一定的功课，无论寒暑无有间断。早年丧妻，家境小康，一切琐事，必定亲自去做。尤其喜欢放生，每年因而存活的生灵数以万计。

同里的董国良居士，精勤修习净土法门，严持戒律，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往生之前一日，气息断绝后又苏醒过来，并说：『我已经到了极乐世界，有我的莲位在西方，施彦士

的莲位也在，但品位比我高。」一时传为美谈。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，施彦士精神气色清爽，谈笑自若，常令人念佛，自己亦随众称念佛名。忽然嘱咐死后需穿僧衣，以现僧相为是。话才说完，即吉祥卧而往生，年七十余岁。等到全身都冰冷，唯独头顶还有温暖。端坐缸内，骨节柔软，皮肤的色泽如生人一般。（弘化月刊三十九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周达西

周达西居士。字瑞甫，苏州人。在上海开设『怡康绸庄』。有一天，汤怀西居士因到其绸庄购买绸缎布匹而认识周达西，见到其家中有《金刚经》。即告以净土法门，可依靠阿弥陀佛的弘大愿力，带业往生，了脱生死。如果专持《金刚经》而没有念佛回向西方净土，想要了脱生死，实在不是容易之事。周达西听了之后，当下表示信从，即断绝荤酒，以示信心坚决，逢人即劝以念佛吃素。一九四三年秋天，邀约汤怀西等人皈依德森法师，因而信心益加坚定，净土行业日渐精进。妻子女儿均皈依德森法师，长年持斋念佛，终于成了佛化家庭。

不料为亲属所阻碍，略受打击，而退失信心。汤怀西即告以逆境现前正是修行还债之

日，业债若尽福即随至，为时当不远了。应当忍耐度过难关，加紧念佛，才能够速消宿业。奈何周达西受环境所迫，终不能减少其烦恼，导致肺癆、痔疮等旧疾再度发作。亲属皆说是吃素食缺乏营养所引起，竟然自己开戒吃荤食。汤怀西又告以开戒荤食的过失，必会堕入三途。周达西说：『念佛可带业往生，虽开荤亦可蒙佛接引。』汤怀西说：『此是你大错，所谓带业往生者，必须是不造新业，而旧业未消尽，才能蒙佛加被。如果没有惭愧之心，宿业如山高般的堆积，又造新殃，此是自欺欺佛，完全与佛的本意相互违背，如何能够感召佛慈，而能够往生的道理呢？』

因为汤怀西这些激励策发之言辞，周达西心生大惭愧，于是重新立下誓言，嘱咐妻子不要再拿荤食给他，并除去有加荤食的药剂。但开荤后，疾病转至咽喉，导致腹中饥饿，饮食不能下咽，自谓已现饿鬼相，悔之莫及。汤怀西安慰他说：『净土法门，即使造五逆十恶之罪，以致地狱相现前，如果能真实忏悔，发惭愧心，勇猛念佛，仍然可以蒙佛垂慈，即刻化地狱为莲池。』周达西点头深信。四月十五日，神志昏迷，隔日，汤怀西乃督促其妻女，同声助念。常常提醒他提起正念，一心念佛。周达西即至诚信受，静静地随家人默

念佛名，切愿求生西方净土。

十七日子时，说：『我看见孔雀、莲华，拥着阿弥陀佛降临，但莲华太高不能攀到。』  
汤怀西即告以发惭愧心，加紧忏悔，发愿往生西方之后，再返回娑婆国土。广度众生，以报佛恩，如此即可安坐莲台。周达西频频点头合掌作礼，表示信从。不久之后问：『现今是什么时候了？』旁人反问他是否预知时至？周达西即以手表表示八时三刻。到了天明七点多，周达西索取纸笔，但不能够书写成字，想要说话却声音过于细微。汤怀西说：『你有什么事情交代，可请求佛助你出声。』果然立刻高声说：『不用荤食、不发讣报丧。』汤怀西即告诉他时间已至，应立刻随着阿弥陀佛，直接往生西方净土。周达西一再地点头，即以右手放在胸前，左手如佛接引的样子，安详而往生，往生时，正是八时四十分。未时（下午一、二点），头顶仍然温暖。（弘化月刊三十七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张平之

**张平之居士。**名鹿鸣，法名慧鸣，江苏镇江人。清朝时进入学校就读，一九一二年，担任省议会议员。晚年学佛，精研佛经，颇有心得。一九三〇年，与女儿张珊姑一同前往



蘇州皈依印光大師。承蒙大師開示后，更為精進，專心淨土行業。逢人即懇切地劝导修行，全县被勸化而發心念佛的人，不乏其人。一九四一年，次子忽然生病去世，因此深知人命无常，應加緊用功念佛，行住坐臥，佛號不離于口。

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，感覺身體稍有不適，飲食略減，但平日作息念佛一如平常，早晚禮拜依旧。對女兒張珊姑說：『人身難得，不可虛度，當勸眾人念佛，求生西方。』自己撰寫挽聯云：『歲月悔蹉跎，幸晚年回向西方，始知念佛成佛，但凭信願。子孫果賢孝，望早日專修淨土，決定求生得生，同出輪回。』即請人日夜助念。到了二十五日早晨，忽然睜大眼睛大聲說：『你們走開，不要念佛。』張珊姑知道這是魔障，也向前大聲說：『你走開，我父親乃是念佛之人，道德高深，你不能為障，去！去！』張平之即垂下眼睛不說話，仍然照常念佛，且說：『我女兒可說是孝順，需知佛法不虛。』話說完后，又隨眾念佛，到了二十六日念佛的聲音漸漸低微，戌時（晚上七、九點），嘴唇微動，仍隨眾默念，最后安詳而往生，年七十八歲。隔日入殮，全身冰冷，頭頂溫暖，面貌猶如生人。

（弘化月刊四十三期）

## 二十世纪 王肃熔

王肃熔居士。从事农耕工作，家中设佛堂，早晚带领子女牧童等，全家一起念佛。邻里受他感化而皈依佛门的人很多。一九四二年生病，媳妇照顾他的病况，非常小心恭敬，并且曾经说：『父亲多住世间一日，我们可多种一日福田，今日想要奉养恐怕也没有多少时间了，怎么可以不倍尽孝养呢？』

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病情垂危，家人请顾华荪居士等人前来，王肃熔很高兴地合掌而礼拜。顾华荪恐怕他爱家心重，于是方便劝导说：『老伯需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不要牵挂家庭。一有牵挂，便不能往生，要到地府，即失去自由，不能照顾家庭了。只有往生西方，才能神通自在，十方世界，尚且犹如在眼前，何况是家庭及诸有缘的人呢？所以必需放下一切，努力求生西方，才可以真实照顾家庭。』王肃熔坚决肯定说：『我不顾虑他们了！』自此之后，凡有劝导，皆欢喜听受，回答言词坚决肯定，频频说：『阿弥陀佛，快来度我！』当晚众人分班轮流助念，念佛声音不间断。隔天早晨病苦已消除，闭目安卧，静静地倾听念佛的声音，而口里微动念佛。午时脸忽然转向外面，于念佛声中，安



洋而往生，時年七十七歲。往生經過四小時後，全身冰冷，頭頂猶有溫暖。亥時（晚上九點）換衣，四肢柔軟，面貌色澤光亮紅潤。（弘化月刊三十六期）

### 二十世紀 張友梅

張友梅居士。江蘇江陰縣人，從事醫生工作，不收診療費用，請求診療的人接連不斷。其子張夢良，長年持齋念佛，全力提倡淨土法門，信從他的人很多。張友梅也稍信因果，持六齋日。一九四四年六月罹患喉部毒瘡，群醫束手無策。於是命兒子于近村蓮社替他注冊，自名覺悟，希望等待病愈後，入蓮社念佛。其子張夢良請僧侶為他念佛放生，張友梅便說每當聽到念佛聲音，即感覺心中清涼。

到了十二日病重，明曦法師向他開導說：『現今必需一切放下，默念阿彌陀佛，佛自然會來接引。』當時張友梅已經不能說話而只能點頭，隨即兩唇開合，不斷地念佛，聽聞隔壁房間的念佛聲。到了太陽快要下山時忽然說：『我心非常清楚，天氣炎熱，請眾人暫時休息。』十三日酉時（下午五點至七點）病情更加危急，於是集合僧侶二十餘人，大聲念四字佛號。戌時（晚上七點至九點）面向西方吉祥臥，安詳而往生，時年六十八歲。到了亥

时（晚上九、十一点）全身冰冷，唯独头顶还温暖。（弘化月刊四十六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刘裕昆

刘裕昆居士。名祺昌，河北尧山人。父亲早丧，平日侍奉母亲极为孝顺，侍奉师长非常恭敬，对待亲戚朋友尤其多善行。阅读慧远大师及印光法师文钞，多能背诵，并为人讲述。平时只是默念佛号，未正式定课出声礼佛念佛。平日并不谨慎于细微的行为，对于赌博、烟酒，到了一九四三年才全部戒除。冬天患有吐血疾病，但饮食一如平常，隔年秋天又加上腹泻下痢及咳嗽的病症，渐渐地卧床不起。

有一天，常慧扬居士特地前往劝导，为他说明念佛的高超殊胜及念佛一定可以往生西方等各个事理。又说张文炳、王兰馨等，都是品学兼优，一心念佛的人，临终皆无痛苦，全部得以往生。况且刘兄的学问品行并无逊色于人，如果能一心念佛，决定可以往生西方净土而无疑也。

刘裕昆听了之后，立刻心志坚定，心情开朗。与常慧扬订约说：『紧要时，请来为我念佛。』常慧扬向其子刘振德说明慎终助念的重要。且将了一子所撰写的《最后一着》一



书，交给刘振德呈请其父阅读，刘裕昆阅读后，常常默念佛名。有一天，对家人说：『我生亦顺时、死亦心安，不用治疗，也不用求医服药，白白浪费金钱，无有利益也。如果到了我不能说话的时候，必会默念阿弥陀佛圣号，心中毫无恐怖、也不会依恋不舍也！』

七月二十四日，神志倍加清楚明白，如同无病的人一般。向人索取镜子照脸，以巾布拭擦乾淨，嘱咐后事井井有条。不久又嘱咐家人说：『我死时不要哭泣，我决定往生西方，这是一件愉快之事。』午餐吃半碗面，身体毫无痛苦，忽然不能说话，以手口作敲打木鱼念佛的样子，命家人请人助念。当时因常慧扬已经前往顺德，于是两位儿子一同称念佛号。此时妻子在同室内的另一张床上，似睡未睡，看见有三位和尚站在刘裕昆的床前，脸上都很丰满庄严，起来观看就不见人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刘裕昆即吉祥安卧，念佛而往生，时年七十一岁。到了傍晚，肢体柔软，头顶温暖，面貌光亮洁净。（弘化月刊四十八期）

## 二十世纪 龚再明

龚再明居士。法名法鉴，江苏江阴县龚宗元居士之孙。出生时，有人送其母亲一尊阿弥陀佛铜像，当夜即生产，出生后相貌端正庄严，有恒心，祖父命他每天早晨点燃盘香，

有时虽生病也不间断。一九四三年，皈依慧三法师，持六斋。祖父教他经咒偈赞，皆孜孜不倦地学习。大悲咒、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、《般若心经》均能背诵，其声音宏亮而老成，且能举磬领众。

一九四四年，家中拜观音愿四十九日，祈祝世间和平，其年纪虽然幼小，但是也不肯中途间断。到了夏天忽然生病，医药无效，但是不忘念佛。十一月初七日晚上，两眼炯炯有神向外注视，家人问他何故，答说：『看阿弥陀佛。』问他死后穿什么服装？回答说：『和尚衣帽。』后来全家为他助念，其样子颇觉舒适。延至初八日深夜，在大众念佛声中，安详而往生，时年十一岁。往生后数小时人殁，肢体柔软，头顶温暖，面貌犹如生人。（弘化月刊五十三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刘寿椿

刘寿椿居士，名荫年，法名慧行，江苏武进人。年少的志向即与众不同，中年感悟人生如梦幻，于是诚心皈依佛门，虔诚修习净土法门，将近有三十年之久。平日兼读华严教义，专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励。久居于上海，发起莲池海会，自己助理会务，不辞辛苦

疲劳。每日早晨到会所，随众上早课，无论风雨从不间断。

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早上，早课后，食两碗粥。到库房与王建中居士谈论不到几句话，忽然倾侧倒地。即时扶起，其神智还清楚明白，说是血压高的关系，应该无妨，但是想饮茶，于是喝了一杯。进以热毛巾，则摇手，表示希望能换冰冷的。后来，发音渐渐地模糊不清，于是扶他躺卧在沙发上，同时召请其妻及子女前来，那时已经不能说话了，只是看着妻子以手指心，随即闭上眼睛默念佛号。西医诊断为脑充血，当时正值佛七，莲友纷纷赶到，共同为他助念。刘寿椿嘴唇微动，随众念佛不断。到了午时作吉祥卧，安详而往生。隔天未时（下午一、三点）入殓，头顶犹有温暖，面貌较生前丰满圆润。（觉有情月刊九卷一期）

## 二十世纪 王渭生

王渭生居士，早经商，为上海东部老大房茶食号的经理。仅生一女，忽然于一九四六年秋天生病过世，因而悲痛哀伤很久的时间。正好莲池海会创立，因而入会念佛。其妻也深信净土法门，于是夫妻一同修习净土行业，志趣盎然，心中只有一念弥陀，精进不倦

怠。平日虽然处理俗务，但心中毫无牵挂。生性原本就特别敦厚，学佛之后，与人相处更加不会冲突，总是谦和沉默，待人和蔼可亲。

一九四七年九月，刘寿椿居士往生之日，为其助念一日一夜而不中断。后来，每次忆起刘寿椿时，往往流泪念佛，告诉人家说：『刘公往生西方净土，本来就不需要悲伤，只是想到往生者已得胜果，而我们还沉沦五浊恶世，不知何时能步其后尘往生净土，更不知是否有此好因缘、好结果啊！』当时王渭生身体还健康而无疾病，十月二十日晚上，忽然沐浴更衣，隔天早晨前往店铺理发，饮食一如平常。戌时（晚上七、九点）就寝入睡，晚上十一点醒过来，感觉身体不舒服，即穿衣起坐，命妻子电召执业于老大房店号的过继儿子，儿子尚未到来，王渭生已合掌念佛，安详坐化往生。（觉有情月刊九卷一期）

## 二十世纪 董子明

董子明居士。蓬莱人。学识渊博，曾经担任吴佩孚将军的顾问。晚年摒弃世俗事务，专心精勤念佛十余年。由天津徐蔚如居士，介绍担任青岛湛山寺佛教学校的教员，每日教授国文及批改文章之外，固定在他所住的寮房内，念佛四万声。恐怕有人打闲岔，常常将



房门反鎖，假装外出。有一天，在房內念佛相應，門尚未打開，而人已經前往大殿念佛，突然心中一注意，覺得非常驚訝不可思議。自己心中思惟：身體本來在房內念佛，如何會來此處？而竟不知其所以然。隨即請人找一把鑰匙開門，而自己用的那一把鑰匙尚在房內桌上。

後來，將此事请示住持倓虛法師，法師認為是念佛工夫，念得內外相應，到業盡情空時，心內毫無執着，外境便不能為碍，故能出入自如。當回頭注意時，心又分別而起執着，此時門壁則皆為障碍了，此事實是在平常而不希奇，全是心之作用。董子明因顧慮到自己客居外地，所以發願，第一、身无病苦，第二、病了即往生。果然因為常常念佛，全身无病，臨終前三天，只是感覺一身疲乏，四肢无力，但飲食一如平常，毫无痛苦。臨終預知時至，心中非常清醒，請眾僧輪班助念。到了寅時（凌晨三、五點）从床上坐起，和顏喜悅地对大眾說：『到此才知功不唐捐。』話說完之後，隨即念佛坐化往生。（影尘回忆录下冊

评曰：『摒弃世俗事务，专心精勤念佛，将房门反锁，竟能外出念佛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谁说念佛不能得神通呢？只是不求神通罢了！若作圣解，便受群邪。故法师指示他说这种事情，实在是平常而不希奇也。』

## 二十世纪 温彦斌

温彦斌居士。字起凡，福建莆田县人。毕业于陆军大学，任官中将。虽历任军职，但是生性温文雅静，潜修佛法，每日以念佛为专一的功课。以布施及诵持《地藏经》，超度地狱苦难为助行。生平以念佛自度度他，不遗余力。曾经在安徽滁州的琅玕山崖，建造丈余高书写着『南无阿弥陀佛』如斗大的金字，其笔法苍健挺拔，使往来游人，触目惊心，因而感应的人很多。并且信深愿切，如一九四〇年任职于西安某总部，当敌机滥炸时，正念佛于南辕门的办公室。此时炸弹如下雨般的纷纷投下，四边的房屋都被炸得焦毁，唯独其办公室毫无毁损。等到飞机离去众人前往探视，很惊讶地问他，刚才那么危险为什么不逃避？温彦斌说：『念佛可以免难，这是佛陀所宣说的，敌机轰炸得愈凶猛，我念佛念得愈紧密，彼岂奈我何。』其深信佛法到了如此的境界。其厌离娑婆世界的痛苦，欣愿往

生西方极乐世界之愿力，加倍深切于同道。

后来因老母年高八十岁，于是向卫立煌长官，坚决辞职要返家孝养母亲。并约山东滕县刘子衡到福建莆田讲学。有一天，告诉刘子衡说：『我原本想送你回兰州，没想到你先送我回老家。』刘子衡因其无病，而一笑置之。经过了数日，到处邀请四众共用午斋，众人尚不知其预知时至，实在是邀众人前来为他助念。用斋后，搭衣礼拜母亲，母亲很惊讶地问他要去哪里？温彦斌说：『要去成佛。』母亲问成佛为什么不能一同去？温彦斌回答说：『母亲还需七、八年才能去，孩儿可先去部署一切。』随即进入佛堂，礼佛念佛，并端身正坐读诵经典尚未结束，即已坐化往生。火化之时，有一缕白烟，直冲天空。温彦斌的面容显现于空中，身穿袈裟结跏趺坐，看见此景象的人都跪地礼拜，叹为希有。（周编

西方公据六一页）

评曰：『观其搭衣礼拜母亲，必已早受三皈五戒。当敌机滥炸时，念佛而不逃避，四边房屋被炸得焦毁，其办公室毫无毁损，如果不是一心不乱，得大无畏，蒙佛加被，能够

如此吗？辞职返家孝养母亲，而又辞别母亲先往生，是因为预知时至，不便明说，所以假借母亲年老而坚决辞职也。』

## 二十世纪 卢祥根

卢祥根居士。江苏江阴县东乡人。从事农耕工作，一向深信因果轮回，喜好念佛。自从云光莲社成立之后，即加入莲社，长年持斋念佛，早晚课以一炷香的时间为限。此外行住坐卧，佛号常不离口。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初五日，从麦田除草回来后，感觉身体稍有不适。即告诉妻子说：『我将要往生西方净土，请尽速邀人前来助念。』自己取出预先制作的寿衣，衣服有口袋，都拆除之，说：『我往生西方，不用钱钞，此口袋无用也。』拆好之后更换衣服，妻子感觉有异，于是立刻派人分别召唤三个儿子回家。卢祥根说：『我往生西方的时间到了，来不及久待了。』话说完后，念佛一如平常，不到一刻钟的时间，即安详坐化往生。时年七十二岁。（净法概述一〇五页）

评曰：『寿衣口袋都拆除，因知道死后金钱无用也。如果世人皆了解这个道理，则世





间就没有为了争利而殉财之贪夫了。』

## 二十世纪 张锡祺

张锡祺居士。法名昌缘，江苏无锡人。早年服务于黑龙江省的金矿局及烟酒税局。中年经营水果行业。晚年感悟人生无常，于是发心学佛。一九四一年皈依锡山紫竹禅院的觉纯法师，从此一心修持净土法门。每天早晨五更（早上三、五时）即起床，早课诵持楞严咒、大悲咒、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、《地藏经》等。晚课持念《阿弥陀经》、《心经》，从未中断。空闲时间即佛号不离口，平常坐卧必定向着西方，常与家人集体念佛。每逢慈云庵的法会，必定参加念佛，念佛声音清脆响亮。因为他的至诚，感化乡人而皈依佛门的人很多。

一九四七年三月，前往苏州西园的戒幢寺，受满分优婆塞戒。才刚进入冬天，有一天，对妻儿说：『我今年内，要往生西方。』到了十二月十八日，又说：『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你们要在我床前念佛，千万不可哭泣，一哭即去不成也。』话说完后，焚香沐浴，上床趺坐，在家人围绕念佛声中，念佛坐化往生。（周编西方公据六三页）

评曰：『早晚课诵持《地藏经》及《心经》等，能志心回向西方，也可称之为专称。但是究竟不如专念《阿弥陀经》、往生咒、及阿弥陀佛佛号等，容易得到专修之利益也。』

## 二十世纪 胡松年

胡松年居士。晚年皈依印光大师，专修净土。常住在灵岩山寺的新塔院，随众熏修，虽然年纪已大须发如银，而健步如飞。一九四八年某日清晨，才进寺门，便向门头师顶礼告假。随后走到客堂、库房及东西关房，最后进入方丈室。见人便礼拜，拜后便说：『特地前来告假，明日上午八时，我即回家去也。』妙真和尚不相信而注视着他。胡松年说：『昨天晚上梦见观世音菩萨，以净水洒我头，印光师父以黄莲华安我足，说后日上午八时，我来接你，尽速请人助念。请和尚慈悲，派數位法师助我念佛，以免到了临终时心慌意乱，不能自主也。』妙真和尚即派八位僧人助念。

隔天早晨和尚又前往探视，胡松年仍然言笑自若。问他吃早餐否？答说：『如平时吃两碗粥。』问身有不适否？答：『身体毫无病苦，但吾八时必去。』问：『需不需要通知你在上海的儿子？』便摇头说：『昨天已想到，还是不通知好，因儿孙辈不了解佛法，

必会悲伤哭泣乱我正念。和尚既已想到，请以电话告知，等到他来到此地，我已往生极乐世界了。」约定的时间将到来，即向诸法师恭敬作礼完毕后，面向西方而卧。随即开始助念，胡松年亦随众念佛。最初由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转念为阿弥陀佛四字洪名，再由四字洪名转念为一字「佛！佛！」最后只有嘴唇微动，而不闻念佛声，才刚到八时，即安详而往生。桌上的小油灯，原本忽明忽暗，此时突然光明炯炯，如同千日聚于一室。空中如有百千种乐，同时俱作，自然发出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。大众皆共眼见耳闻。（参学琐谈一六九页）

## 二十世纪 张一留

张一留居士。名援，字涤珊，一留是晚年的法号。江苏靖江人，寄籍苏州。年幼时跟随祖母念佛，深种善根。长大后致力于教育工作，极有文名。晚年皈依印光大师，栖心西方净土，誓不退转。因而辞去一切职务，专心念佛二十余年。印公往生后，竭尽心力弘法，著作有《净土宏纲论》、《西方认识论》、《阿弥陀经四要证》、《驮沙净土文》等流传于世。另外译有《中国净土教史》尚未出版。
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略染轻微疾病，拖延至暑假期间，病情更加严重。其子执教于市立中学，当时正好奉调受训，但不敢直接前往受训，张一留说：『你前往不要忧虑，我将等到你回来。』到了闰七月初四日，其子返家，初七日，才安详舍报，含笑而往生，装龛时身体柔软如常人。七月十五日火化，骨灰白净，获得五彩色的舍利花。（弘化月刊一〇二期）

## 二十世纪 王东园

王东园居士。法名观莲，浙江鄞县人，年幼时家境清寒，入私塾半年，便前往印书馆作学徒，勤奋立志苦学，自修数年，即学成教书。辛亥年（西元一九一一年）奔走革命，曾担任浙江省议员、天厨味精厂的经理。平时喜好购买书籍，收集网罗新旧典籍数万卷。有一天，游历天津时，受陈正有居士熏陶，才开始皈依三宝，长年持斋不杀生，唯佛是念，唯求往生西方净土。五十岁以后，广博研究佛教经典，且印经布施送人，广结善缘。就在他上海的房舍，开辟作为经堂。居尘俗而学道，不遗余力。六十三岁辞职，闲居家园，学佛更加精进。救济贫乏，施粮助学，虽然经济拮据，仍然勉力而行。

一九四九年冬天，身体四大失调。到了隔年三月初四日，卧床不起。僧尼都来到，带



領家屬轮流助念，念佛声不断。于床头悬挂西方三圣像，王东园随众念佛，有时出声，有时默念，手持着念珠，身体毫无痛苦。初六日起，忽然长睡两次，每次数十小时，面对佛像，寂静不动。虽然在他的耳畔击鸣引磬，也没有醒过来，但呼吸并没有停止，体温正常，于睡眠期间含笑数次。醒过来问他曾经前往何处？王东园指佛像说：『在西方。』开示儿子以『尽性学佛，尽伦尊儒』八个字，作为最后的遗训，不作世间语言。延至十四日寅时（凌晨二、五点），口吐清香，家属有人看见观世音菩萨影像，有人见到室中充满光明。午时，在大众念佛声中，安详而往生，时年七十七岁。戌时（晚上七、九点），从脚到额头全部冰冷，唯有顶门尚有余温。（觉讯月刊四卷七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孙季鲁

孙季鲁居士。天津人，笃信佛教二十余年。天津佛教居士林，请太虚、圆瑛、慈舟诸大师弘法时，均带领眷属前往恭敬听讲，从未间断。一九五〇年春天，久病静养，念佛而不懈怠。五月初二日病重，请居士林盛圣教居士等十余人，分班助念。眷属也都随众念佛。其神智尚清楚，到了初三日亥时（晚上九、十一点），安详往生，众人均闻到异香。（觉有

情月刊十一卷七期)

## 二十世纪 张静江

张静江居士。名人杰，号饮光，又号卧禅，法名智杰，浙江吴兴人。曾与孙中山先生结交于海外，倾尽所有资财以助革命。曾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，浙江省政府主席，国民政府委员及建设委员会委员长。兴建全国电力厂、杭江江南等铁路、长兴煤矿、江南汽车公司等，建树甚多。擅长书画，其笔法老练刚劲，画风淡泊悠远。平生信佛，与妻子朱逸民，法名智轶，一同皈依印光大师。每日吃素、念佛三万声，如是相续十年之久，无有间断。晚年，侨居美国纽约，双目失明，唯有终日手持念珠默念佛号。

一九五〇年临终前数月，即说：『性命不久。』病中宁静，毫无痛苦。八月二十七日早晨，其子张乃昌、张乃荣，进入室中，看见白色的光明闪耀，于是急忙呼唤母亲。张静江的妻子进入室中，看到栴檀佛像赫然在他休息的帐幕中，几乎屹立一整天，并闻到异香扑鼻，当佛像将要消失时，曾放射出光芒三次。张静江与妻子虔诚念佛，情绪愉快，好像有人与他欢喜谈笑的样子。到了九月三日，在住所往生时，仍然手持念珠念佛，唯有手动

而念珠未动。时年七十四岁。（周编西方公据六五页）

评曰：『双目失明而唯有专心默念，不但疾病不为障碍，而且容易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所以心中获得宁静愉快，佛像放光接引，其往生西方净土是毋庸置疑了！』

## 二十世纪 于符衡

于符衡居士。天津人。任北宁公路局科员二十余年，一九四九年夏天，因病辞职，得喜空法师之开导，皈依佛法，信心坚固。每日礼拜，诵念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圣号，研究大乘经典，特别注重净土法门，于《阿弥陀经》及《观无量寿佛经》等，颇有解悟。

一九五〇年十月病稍重，念佛更加精勤。并以《饬终津梁》一书，嘱咐家人，依此准备后事。十一月初二日，书写发愿文，笔力工整。初三日自知时至，命家人助念不许哭泣。亥时（晚上九、十一点）理发，更换清淨衣服，口中喃喃念佛不断。到了丑时（凌晨一、二、三点）向右侧卧，安详而往生，头顶温暖，面貌如生。时年四十四岁。（觉有情月刊十二卷二期）

## 二十世紀 范古农

范古农居士。号寄东，又号幻庵，笔名『海户道人』，浙江嘉兴人。早年从事教育工作，壮年东游日本，有一天，偶然得到《圆觉经大疏》，读而喜之，顿觉佛教伟大，莫与伦比。回国后广泛搜集佛教经典，专心研究，手不释卷。年三十岁，皈依谛闲法师，受菩萨戒，时常参加讲经法会，悉能通达天台宗教义。于是发愿前往上海、杭州、苏州、无锡等处，宏法讲经。最初乃天台宗、贤首宗皆宏扬，同时阐扬净土法门，接着则教理主张法相，行在弥陀，无论自励或化导他人，以此为目标。一九三八年，上海省心莲社主讲者江味农居士往生后，邀请他驻讲净土三经一论。一九四六年冬天，出版其历年所写的文稿，编辑成《幻庵文集》及《古农佛学问答》发行于世，曾经先后编辑发行佛学月报及居士林刊。

一九四七年，佛教青年组成法相学社，聘请他为主讲。一九五一年春天，被选为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。其儿子早死，女婿、女儿俱亡。由于继承乏人，曾经将住宅及房产，布施作为念佛堂，请有德女众居住主持法务。事务由妻子管理，其妻子不久与住持意见不合





而停辦，改立小學，以利益貧苦子弟。而范古农人在外地，不問一切事務，宏法自若。晚年患有咳嗽疾病，年紀越大病況愈重，眾人於是請他暫停講經，但他不肯中斷。

一九五一年元宵節過後，支撐病體開課講經，二月十四日圓滿，十六日即呼吸急促，住院治療。其妻年七十六歲，晝夜親自服侍他，病情漸漸好轉。三月初五日疾病又嚴重，初七日早晨請淨宗助念團助念，此時仍神智清醒隨眾念佛。申時（下午三、五點）微笑安詳而往生，時年七十一歲。初十日未時（下午一、三點）入殮，頭頂溫暖，肢體柔軟，跌坐缸中，如入禪定，膚色光潤，胜过生前。（覺有情月刊十二卷五期）

## 二十世紀 聂云台

聂云台居士。名其杰，法名慧杰，另外署名為息忡，湖南衡山人。清末提倡科學，自譯《赫氏無線電學》，創辦恒豐紗廠，與張孝直發展紡織業。一九一五年，三十六歲，與妻子同受基督教洗禮，歷任基督教青年會司庫、會長等職務。一九一七年，因妻病逝，深深地感悟人命無常，於是廣泛閱覽佛教經典，潛心三藏，因而對宇宙人生，有了新的認識。一九二四年皈依如幻大師，不久又朝禮印光大師，虔誠受持五戒。屢次想要出家，弘揚聖

教，因母亲年老而放弃。当时南北各地水旱灾荒，以湖南最为严重，即以自己之积蓄及妻子留下的遗产首饰等，全部捐出作为救济资金。而自奉俭约，发愿午餐食糙米饭，早晚白粥。发行《聂氏家言旬刊》，妙应时机，先后自著及翻印阐明因果和佛学的书籍四十余万册。

年六十六岁，因骨痠疾病而锯掉左腿，于是深居精进修持。一九五二年，虚云老和尚莅临上海，特地前往拜访，老和尚开示他说：『放下一切，摄心念佛，归于净土。』自此之后信心更加恳切，立志求生西方净土。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，略患感冒。十二月十日告诉蒋仁山居士说：『我将解脱尘累，往生安养。』自撰挽联云：『做了几十年的怪物，见解不与人同，于今放下诸缘，一心皈依净土。哀哉无量数之有情，痴迷皆曰予知，何时彻底觉悟，三界齐现清凉。』十二月十一日晚上病重，请灵岩山妙真和尚，领众助念，随众念佛，镇定一如平常。隔日午时，安详往生，时年七十四岁。（觉讯月刊八卷一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林福

林福居士。台湾省台中市人，家中贫困而失学，平日做工维生。因生性愚钝鲁莽，不





明事理，一九四八年春天，暴风雨之后，为恶友诱骗，去窃取被风吹下之散乱电线，被法院判处徒刑十年，交台中监狱执行。一九五一年六月，台中莲社派人到监狱宏法，因而得闻净土法门之殊胜奥妙，从此深信不疑。于是日夜至诚念佛，祈求消除业障，报尽往生。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服刑期限过半，假释出狱回家，即至灵山寺皈依三宝。每星期日，听闻李炳南老居士宏扬阐述净土法门。每星期一、六，加入莲社翰香班，念佛听经。虽然身患哮喘肿胀，诸病缠身，但念佛却更加精勤。

一九五四年十月起，闻荤腥气味，则呕吐，于是长素念佛，勇猛精进。林福生性至孝，时常忆念母亲。母亲住于高雄二弟家中，也念子心切，忽然坐卧不安。即于十二月二十日赶至台中，母子相见，悲喜交集，林福劝勉母亲念佛，求生西方。隔天早晨突然高声地说：『有一形状似太阳之光球滚入，满室光明，必定是佛来，放光接引。请尽速通知翰香班的莲友及助念团，立刻来助念。』说完话后，即合掌猛念佛号，不久于莲友助念声中，声音气息渐渐微弱，含笑而逝。往生后，大众仍然助念八小时，面貌容色光泽，全身柔软，顶门犹有温暖。时年五十岁。（念佛感应见闻记一九五页）

二十世紀 吳毓祥

吳毓祥居士。法名寬祥，江蘇泰興人。世代行醫，生性忠厚慈祥，是中醫師吳海峰居士之父。其祖先曾經獨自整修寺廟，深信佛教，歷代相承。年五十六歲，忽然患重病，群醫束手無策，於是虔誠誦念觀世音菩薩聖號不斷。有一天，夢見大士洒以楊枝淨水，因而病即痊愈。七十歲時來台灣。七十三歲，忽然行動遲緩，類似中風。經由李濟華居士介紹，與妻子一同皈依金山江天寺的太滄和尚，並參加台北市蓮友念佛團，從此更加虔誠念佛。

一九五六年除夕，忽然告訴家人說：『我明年回家去，不再需要你們看護服侍了。』隔年正月初五日，又說：『還有十日，決定回家。』到了十五日早晨，痰涌氣急，口中還微微聽到其念佛聲。兒子長跪助念，于無痛苦狀態中，安詳而往生。往生時面貌如生，忽然聞到異香，往生兩小時後，足冷心熱。等到移至極樂殯儀館等待入殮時，兒子及蓮友猛利念佛，助其往生。忽然看見其頭頂放射出黃光，蓮華圍繞，金色光明的化佛，授手作接引的樣子，此時為正月十七日下午三點，年七十九歲。（李濟華居士遺集四二頁）



評曰：『虽预知时至，舍报安详，异香充满室中，但足冷心热，将生人道。两日后因大众念佛猛利，才见到化佛接引，此事足以证明命终前后助念之重要也。』

## 二十世纪 江印水

江印水居士。台湾省台中市人。自从听闻李炳南居士讲经说法后，即笃信念佛法门，求生西方。提倡组织台中莲社助念团，被选为团长，兼任灵山寺佛学苑历史教师，负责认真。常率领莲友为人临终助念，不辞劳苦。一九五九年八月下旬，忽然患有心脏喘息症，医药无效。到了一九六〇年二月病重时，其子江重藩，为其准备后事，并前往询问林看治居士，林看治说：『听闻你数月以来侍奉汤药，衣不解带，此是世间之孝，但不是真正的孝顺。需在父亲身旁念佛，使其心有所安，死有所归，往生西方佛国，才是真孝大孝。』其子回家后，即在父亲旁边念佛两小时，江印水果然非常欢喜。午餐食稀饭一碗、青菜半碟，痛苦好像已经减轻一大半了。下午仍然继续助念。

隔天晚上八点，林看治前往探视疾病，言笑一如平常，才谈及子女，林看治立刻劝勉说：『万法无常，家财子女，皆是假相，世间犹如苦海，不要再留恋，西方才是我们安乐

的家乡，此心切勿颠倒。现在为你助念，请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。』即取引磬，大声念佛，全家七人亦同声助念。大约经过半小时，忽然自己起来趺坐，合掌念佛，仰望虚空一笑，再卧下时，即安详往生，时年七十余岁。众人继续分班轮流助念超过八小时，头顶还有温暖，身体柔软如绵，仪容更显庄严。后来，林看治于六月间跌断手臂，痛苦难以入眠，正观想佛时，忽然看见江印水由虚空中降临，突然呼叫说：『看治姊，你手痛吗？灾难已过，绝对没有关系了。』林看治随问：『江先生你往生否？』江印水连答：『有！有！』突然转身不见，而林看治手也不痛了，经过数日即痊愈。隔年三月，帮助江家迁居，又于梦中向她致谢，问答如前。（念佛感应见闻记一九页）

## 二十世纪 李济华

李济华居士。名辘，字季华，法名智脱，江苏如皋人。清末于测绘学堂毕业，一九一二年服务于陆军测量局，易名字为『济华』以明心志。加入同盟会，参与二次革命，事败入狱，临刑遇救获释，即发心学佛，精研佛教经典。又任职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部，以贯彻其护法之志。北伐成功后，回到江苏担任县议会议长及建设、财政等局长，造福乡里。

一九三三年二月，与妻子张氏，一同皈依印光大師，从此之后吃素念佛，早晚各持誦《阿彌陀經》一卷，念佛萬聲，从不間斷。

抗日战争兴起后，离乡居住于上海，宏扬淨土法門，普劝众人念佛，求生西方。一九四九年，携带着属前来台湾，创立组成莲友念佛团。曾经撰写文章普劝淨业同仁，发起组织助念往生团，切实进行，蔚成风气，使众人皆能生不空手，死后必归西方淨土。

念佛团及精舍既完成后，集合众莲友，常常定期举行法会，领导大众念佛。同时印赠各种经书，大大宏扬淨土法門。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弥陀法会，领众念佛一如平常，午餐后讲说《阿彌陀經》的大义，到了二点五十分，从容讲演完毕，告别大众说：『吾去也！』随即于大众念佛声中，就坐在客房沙发上，随众念佛至三点五分安详往生，手结弥陀印，如入禅定，时年七十九岁。二十六日下午入殓，面貌如生，头顶犹温，而身体柔软。三月四日火葬，得舍利子甚多。（李济华居士遗集）

评曰：『平日肯助人淨念往生，亦获得他人助念之果报。所以能够于念佛团大众念佛

声中坐化往生。为人助念自他两利，希望大家共见共信，急起直追，同生西方极乐世界。」

## 二十世纪 李清源

李清源居士。台湾省台中县人。担任公路局司机。妻子阿鹤，自一九五九年学佛后，深信念佛能消灾免难，逢凶化吉，于是常常劝勉丈夫李清源念佛，危急时尤其应该猛念圣号。李清源虽然不理睬，但八识田中已播下种子。有一天由埔里开夜车回台中时，在山路转弯处，车子忽然产生故障，无论如何检查，就是不知什么地方有故障。因此乘客均下车步行，车上小姐也去通知公路局派车前来拖吊。黑夜里只有一个人，竟然不寒而栗，左思右想，想到妻子劝他念佛时，即刻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才念到数十声，车子忽然能开动，直开台中，安然无恙。后来，由日月潭归途中，也发生类似情形，才相信念佛感应不可思议。随即皈依三宝，为雾峰布教所中正班念佛班长。

一九六二年四月初，患高血压症，卧病在床一年多时间，医药无效，唯有专勤精进，心不离佛，佛不离心。等到临命将终，请数位莲友，轮流助念，由清晨念至深夜子时，李清源仍然一息奄奄，众人便各自回家休息。唯阿秀居士一人，因子女感谢其常常于中途方





便停車使其搭載之善緣，單獨留下來與其妻兒共六人，繼續助念。忽然間眾人看見有一形狀如太陽之白色圓光，從大門飛入室內，大家以為是停車的燈光。趕緊走出門外察看，外面一片黑暗，唯見空中有一道光明，從西方射入。再返回室內，看見李清源含笑念佛一大聲，如喘氣般，然後隨着光芒的照射而往生。大眾仍然助念至午前，其面貌更加莊嚴，頂門猶有余溫，身軟如綿。（念佛感應見聞記九〇頁）

## 二十世紀 李阿明

李阿明居士。法名寬安，台灣省台中縣務峰鄉北沟村人。自從李炳南老居士來台弘法之後，即篤信淨土念佛法門。每逢星期三講經，必騎自行車趕到，風雨無阻。不久皈依三宝，擔任台中蓮社務峰布教所念佛團團長，領眾虔誠念佛。平日熱心佛事，十餘年如一日。一九六三年五月忽然感染重病，自知不起。因上有老母，下有五男四女，恐怕臨終時悲哀哭泣，扰乱正念，不能往生。於是特別提前囑咐其妻準備後事，自己即放下萬緣，前往北沟山的姐姐家中養病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因外甥女阿真、阿鳳均為布教所的忠實信徒，因此恭敬侍奉飲食、醫藥、看護等，無微不至。每日除了早晚課外，皆為其至心念佛。

六月初三日，病转恶化，以致神志昏沉，手足乱舞。阿真即大声说：『如果是阿弥陀佛来接引，才可随去，除佛以外，任何人都不可随他去。』随后高声念佛两小时，才转为清醒，不再昏迷。隔天，八十岁的老母，雇轿上山，先苦苦哀劝，接着哭闹，后来以恶语想要逼迫他回家，李阿明始终不为所动。并且说：『请母亲乘坐轿子先回去，儿子我的病三日后即痊愈，不需乘坐轿子，自己会回家。』母亲无可奈何先回家。六月初七日早晨，与探病的人欢喜谈论一个多小时，中午忽然说：『为何天黑地暗，将要下雨了吗？』阿真母女等人为他助念两小时，问他还感觉黑暗否？回答说：『现已光明，不再黑暗了。』众人知道佛力不可思议，于是继续助念，布教所莲友也赶到助念。到了申时（下午三、五点），忽然有一道金光照耀而下，满室光明灿烂，阿真大声呼叫：『阿舅，佛来接引，请速随去。』随即听到他念佛一大声，然后安详而往生。时年四十八岁。（念佛感应见闻记七六页）

评曰：『自知不起，即往姐姐的家中养病，不论母亲用什么方式强迫他回家，只是约



母亲三日后病痊愈即回家。后来果然于三日后佛光接引。其早已预知时至，只是不明说罢了。但是临终时还会一则神志昏沉，再则感觉天黑地暗，如果不是助念得力，仍恐怕会障其往生，如此足以证明饬终助念之不可忽视也。』

## 二十世紀 林清江

林清江居士。原住台湾省台中县梧栖镇。生性聪明好学，过目不忘，对于医学、占卜星相、堪輿学，及诗词文章等无不精通。年长时虽然经商，但是有空暇的时间就办义诊，药到病除，一概不收取费用，众人皆称赞他为善人。后来，迁居于台中市民族路，与江印水居士为邻居。常被邀请偕同妻子前往听李炳南居士讲经，于是笃信念佛法门，受菩萨戒。早晚二课，从不间断。并督促带领子孙信愿念佛，终于成了佛化家庭。一九六七年，忽然因年老衰弱，卧病半年，如果有人在一旁念佛，即无痛苦。家人于是分班轮流念佛，昼夜不断，并请炳公开示，嘱咐他要放下万缘，一心想佛。

到了十二月二十二日深夜三更（晚上十一、凌晨一点）时，其孙子林耀堂闭目念佛，忽然看见大门外，左边站立伽蓝菩萨，手持大关刀，右边站立护法韦陀菩萨，手持降魔杵，

将想要闯入之群众挡住而赶走，再来者再逐出，如是者有三次。隔天早晨林清江说：『今晚要往生西方。』家人立刻请莲社武德班助念，到了亥时（晚上九、十一时）各自回家。由家属继续念佛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忽然看见一道毫光，由大门射入，正对阿弥陀佛圣像，连续照射三次，林清江随即含笑安详而往生，时年七十九岁。林耀堂出外购买蜡烛，看见光芒从西方而降，异香充满室中。到了辰时（早上七、九点），其妻为他揭开被子，异香更是浓烈扑鼻。（念佛感应见闻记一七六页）

评曰：『卧病半年，有人念佛，即无痛苦。宿世冤业成群，屡次想要闯入，而成为其往生的障碍，幸好其孙念佛得力，而感得伽蓝菩萨及护法韦陀菩萨驱逐。深夜由家属继续助念，才看见佛光接引。足以证明佛化家庭之重要，希望大众注意此事。』

论曰：『本门所编辑的资料中，上至国家政府委员、文武官吏，下及农工杂流，甚至罪犯，皆称居士。因为我佛平等光中，众生一念回心，皆蒙摄受。既然已经往生，皆为净





土高賢，未來諸佛。為人要看其臨命終最後而定，故不論過去人品之高下，只重視現在回頭之勇猛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普勸中外同胞，皆應回頭猛省，急起直追，改惡行善，持戒念佛，不要辜負此共有之佛性也！』

# 净土圣贤录四编卷下

净业弟子惕园毛凌云敬述

## 往生女居士第四

明 章端氏、翁、姑

端居士。年十七岁，出嫁于广西全城的章絜之居士，即一同吃素。平时喜好惠施于他人，私下无积蓄，不喜欢珍奇饰品、绮丽衣服，不责骂下人，奉侍公婆极为孝顺，恐怕有所不及。知道自己不会生育，于是买妾侍奉丈夫，自己专心持念珠念佛。

经过一年多的时间，有一日病重，请婆婆同声念佛，想要辞别往生，婆婆高声大叫命她暂住，等待胞弟端尚卿相会。因此延至次日，与弟诀别，其声音如男子，高谈礼义孝友等大节，半日不感倦怠。到了傍晚，又请婆婆助念。此时已经三日不沾饮食，不说世俗之事。后来于明思宗崇祯十六年（西元一六四三年）八月二十九日，吉祥而往生。公婆皆因此感发，而信愿念佛。公公过了七日后坐化往生。婆婆于隔年秋天，受三皈五戒后而往生。

（滿益大師淨土集一五九頁）

評曰：『想要往生被其婆婆要求而暫住，等待弟弟前來訣別，這已經來去自如。公婆因此感發，而信願念佛。滿益大師記載的端氏往生記云：「廣西全城的章繫之，以父母二人行持之事實而請求開示，我以念佛三昧印證之。端氏女，先享蓮宮之乐，且拔其公婆同出六道輪回之痛苦，成就出世大孝。」此端居士及其公婆，皆已經往生也是很清楚之事了。』

## 二十世紀 薛母

薛母。居住于江蘇泰縣北門外的薛宅，平日一向念佛。一九二二年某月某日，沐浴更衣，移臥于正屋中間偏左邊的地方，任憑兒女哭泣，呼媽喊娘，好像沒有聽到一般，一概不理會，唯嘴唇開合不斷。等到請北山寺七位僧人前來，助念以求往生西方。兒女媳婦等，也隨同念佛，薛母仍然嘴唇開合如故。到了第三枝香，忽然張口朗念阿彌陀佛一聲，其聲音高亢而且清楚，隨後安詳而往生。時年七十餘歲。（周編西方公據六八頁）

评曰：『临终时朗念佛号一大声，足以证明其嘴唇角角的开合，乃是念佛不断也。沐浴更衣后，移卧于正屋之中，足证其为了请僧人助念，而受家人搬动哭泣，仍然能保持正念，乃是念佛的功力深厚也。』

## 二十世紀 莫麥容

莫母麥容居士。廣州河南麥氏花園之遺族，廣東中山縣莫正熹居士之母。年十六歲，嫁給莫履湘，三十餘歲，即喪夫孀居。一生信佛，得三娣（丈夫三弟的妻子）之启发，老實念佛，一年到頭從無間斷。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，其子才從遠地回家。二十日清晨起床，囑咐家事後，即安睡不起。其子惊呼家人，三娣即為之助念。并嚴謹告誡其子說：『你母親臨終，你們這些兒女，應該大聲念佛。方稱大孝，我已盡心助念，孝不孝順就看你們了！』兒子即在母親的耳邊大聲念佛，并叫母親不要掛心。助念兩小時後，即安詳而往生，年五十一歲。

此時異香滿室，天樂鳴空。女兒聽到消息趕來，為她換頭巾，感覺母親頭頂溫熱異乎平常，熱氣如烟圈，由頭頂上升，愈升愈大。申時（下午三、五點），忽然看見母親莫麥





容的头放黄光，如佛光圈，宽约二尺多，到了酉时（下午五、七点）仍未散失，众人皆有见闻。戌时（晚上七、九点）入殓，全身柔软，右手还放在胸前，如同托着莲华的样子。隔日天亮，依然面貌如生，笑容可掬。（周编西方公据七〇页）

评曰：『老实念佛，是往生西方的一条直接宽广的大路，这的确不是乱说的！』

## 二十世紀 蕭王氏

蕭母王居士，四川仁寿县之回龙场人，是黄觉居士的岳母。平日黄觉即劝她念佛，但是因为家事纷杂扰乱，念佛未能专一。到了卧病在床时，黄觉夫妇又努力劝导，才开始专心精勤念佛。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晚上，家人相聚，环绕助念，接着含笑而往生。

三月十五日晚上，世俗认为是回煞（回魂）之日，家人偷偷地筛一些细灰撒于房中地板上。天亮后家人聚集观看，看见灰上现出莲华三朵，茎叶备具，均于灰上凸起，如同丝线绣于布帛上一般明显。宗族亲友及市人，听到此事而前往观看的人很多，皆叹为希有而对佛法生信。（周编西方公据七二页）

评曰：『往生后见佛闻法，得五眼六通，一切功德，皆悉成就。然后回入娑婆，以不可思议自在神力，种种方便，度脱众生，灰上现出莲华，令众人生信，此也是以神力度化众生之方便。只是回煞之夜，距离往生之日，不到一个月，为何闻法得通如此之迅速，实在是不可思议也！』

## 二十世纪 陈氏

陈居士。居住于天津市，念佛多年。一九二三年春天，忽然到同乡某达官家辞行，说：『明日下午三时，将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』隔日某达官之夫人，亲自到陈家送行，以其无病而说要往生西方净土，恐怕是魔语。到了下午三时，道友齐集，陈氏沐浴后，跌坐屋子之中，大众环绕念佛，才经过片刻时间，忽然异香扑鼻，为众人生平所未闻之香。三时将尽，果真安然坐化往生，此时面貌如生。（出苦飞航二五页）

## 二十世纪 刘母

刘母。湖南绥宁县人。因其子刘能凡居士，弘扬净土法门，刘母因而生起信心，立志

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后来得病，更加专一至诚持念佛名，不曾稍有间断。病中曾见佛像三次，心中大喜，几乎忘记痛苦。命儿子媳妇等，均净口随念，如有偶而未净口的人刘母即知之，旁人不知道其原因。临终前预先嘱咐家人某日勿外出，要同声念佛，务须留神不要哭泣。殓殓不得用丝绸之布，全家斋素四十九日。次子心中疑虑前来吊丧的客人恐怕难用素食，尚未启齿说出，刘母说：『不是我的儿子，可以不用素。』到了约定日期，合掌念佛而往生。三日后人殓，面貌颜色光亮红润，身体柔软滑润，如同生前无异。（快乐无双四一页）

评曰：『病后更能专一至诚，几乎忘记痛苦，这是病苦中能作主也。如未净口念佛及儿子心中疑虑吊丧时难用素食宴客，即能知之，是因为心专一至诚常持念佛名，念到心净则智慧明了也。』

## 二十世纪 李夫人、婢

李夫人，苏州『八不居士』李柏农之妻。居住于香港时，住处接近乡野地方，邻居为农家。有一女人常来，自己请求来她家中工作，不取佣资，而喜欢跟随李夫人及女公子念

佛，学习经咒，夫人也不以婢女仆人来看待她。等到李柏农居士将迁家于浙江，婢女请求自己的母亲，希望跟随李夫人同行，并且以自己的一对金镯赠送她的姐姐说：『我将跟随李夫人修习净土法门，无用此也。』后来由浙江迁至江苏，全家常常早上三点就起床，家中响起木鱼、引磬、念佛声，一直到用早粥时，才约略休息半小时，然后继续用功至中午才休息。下午三点又开始念佛，到下午六点才结束，其平日刻苦精进如是。

一九二五年某月，预先说明时间日期，从容预备后事，好像要参加什么盛会一样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见佛来迎，神志清清楚楚，毫无散乱。含笑合掌，安然示寂往生，身体毫无痛苦。如此之情形，婢女均在一旁亲眼看见，心中大有所感，知道念佛能够了生死是确实可靠的。于是急忙辞别返回家中，劝勉其母专心念佛，请母亲早为往生作准备，不要等到临终时才慌乱，那么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二十天后，忽然向李夫人的好友高夫人说：『我将要跟随李夫人往生西方净土。』高夫人才刚刚斥责她打妄语，而她回家后即安然往生。

（人生指津一〇四页）

評曰：『李夫人往生的事迹已列入《三編》一四九頁（詳見淨土聖賢錄易解四），但簡略而不詳細，此篇是根据聂云台居士見聞實情而補述。其婢女出身农家，竟然自己請求義務服役，而跟隨李夫人念佛。并于往生前，回家劝导母親念佛，其善根如此。并且預知往生日期，也是去住自如，真是得大解脫的人。』

## 二十世紀 李母

李母。最初信奉耶穌教多年。一九二〇年，其子李柏农居士，痛切地陳述劝导母親信佛，母親說：『我也知道耶穌教不能了生死也。』自此之後改信佛教，終日念佛。一九二五年，病中見佛一次，念佛更加精勤，日課持念佛號萬余聲。一九二六年居住廣東，見佛多次。有一天，忽然告訴家人說：『大兒子遠行將要到此，他喜欢吃咸菜鹵煮竹筍，你們應當準備此菜讓他食用。』

當時李柏农居士人在江蘇，原本並沒有說要來廣東。李母又說，現在時機險惡社會混亂，想要入山靜養，接着又說：『這是說着玩的，不必多心！』之后就臥病數日，但是沒什么痛苦，仍然每日念佛不斷。自己作絕句詩一首，最后一句是：『惟願彌陀帶往生。』

第二天，口里说着：『往生西方。』然后就去世了。（人生指津一〇五页）

## 二十世纪 顾母

顾母。丰利念佛林顾祥麟居士之祖母，一向信奉佛法，因双目失明而稍有懈怠。一九三二年四月，生病卧床不起，孙和卿居士劝顾祥麟等待祖母病危时，可以请念佛林莲友助念，其祖母听到后很高兴。胡慧敏居士恐怕顾母尚未明白净土宗之义理，以及临终时的一些要事，因此与孙和卿一同前往开示。然后一起念佛一枝香之久的时间，顾母也高声随着念佛。从此以后，每天晚上即念佛一枝香的时间。

二十七日傍晚，神色大异，胡慧敏立刻引导众人改念阿弥陀佛四字洪名。顾母也随着念佛，床的对面供奉着佛像，顾母不时合掌作礼佛的样子。四月二十八日午后，众人又齐集，如法地再念佛。顾母又作合掌及捧物状，好像有所目睹，有人问她想要拜佛吗？回答说：『是！』于是合掌仰望空中而拜。不久面对佛像右肋而卧，如入禅定，酉时（下午五、七点）闭目而往生，时年六十七岁。过了四小时，头顶尚温暖，身体柔软，面貌如生。

（佛学半月刊第五十三期）



二十世紀 范贺氏

范母贺能义居士。湖北钟祥县人。天性仁慈，吃素有好几年。一九二九年四月二日，前往郢南（湖北江宁县西北）佛教会，皈依隆慧比丘尼，承蒙开示佛教要义。随即将家务托付给儿子，专心念佛，信愿坚固，行持诚恳。一九三二年二月，发菩提心，加入女众净土会，每月初一，集众念佛。每日早晚礼佛持名，虽然炎热暑气逼人，依然勇猛精进，行住坐卧，念佛不断。

六月初，突然患疟疾下痢，到了六月二十八日卧床不起，自知时至，于是命家人速请会友助念。王竟成居士嘱咐她要一心念佛，范母说：『我常念佛也。』即供奉西方三圣像于中堂，焚香顶礼，带领眷属念佛一小时。随后分二班，于床榻前轮流助念，一子一女，皆执香长跪念佛。到深夜子时，众人一同听到梵乐鸣空，异光环绕室中。范母即转身吉祥而卧，极为至诚恳切，唇齿微动，正念分明，安详而往生。时年六十四岁。（香港佛化刊二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徐马氏

马居士，江苏吴县人。年十七岁，嫁给徐子畏。其家境一向富裕，公婆早丧，丈夫喜好嫖妓赌博，才经过数年，即耗尽家产的十分之四。马居士自知遇人不淑，非劝谏所能挽回，于是召集亲族将剩余的家产分为二份。与丈夫分居，长年持斋奉持佛法。家中设佛堂，专修净土法门，二十余年如一日。丈夫后来破产，偕同妾氏前来依靠，马居士以礼待之，其丈夫也渐渐悔改，相安数年后过世。马居士另外有个胞妹，嫁给邵氏人家，遗产万金，丈夫也是挥霍殆尽而死。由于怜悯其遭遇，于是招妹妹前来同住，敦劝念佛，妹妹听从之。一九三二年正月十三日病重，忽然告诉妹妹说：『我明天早晨十时将要往生。』沐浴之后，召请亲族嘱咐后事。俗务既已处理完毕，跌坐床上，唯留胞妹一人，陪伴她一起念佛。入夜后，妹妹亦生病，于是请二位比丘尼在旁助念，念佛声音清晰响亮，到了隔天早晨十时，念佛而往生。其妹经过一日之后也去世了。（佛学半月刊第八十三期）





二十世紀 阮王氏

阮母王居士，湖南人。生性慈祥，年四十歲，因次子阮琴長死亡，伤心哭泣而導致双目失明。接着初一、十五持齋，虔誠供奉觀世音菩薩，經過一個月，眼力稍有恢復。其子阮印長，最初跟隨同善社學習靜坐，後來放棄外道而修習淨土法門。阮母也長年持齋念佛，多年病軀，到老轉為強健。一九三一年冬天，兒子跟隨大敬法師學習密宗，為母親修長壽法，希望延長母親的壽命。

十二月底，阮母因些微疾病而催促兒子回來，兒子阮印長如法虔誠修習密法，病況終究沒有減輕，但神志清楚明白。有一天晚上，呼喚子女前來告訴他們說：『生死大數前世注定，我將要往生西方淨土，你們只要念阿彌陀佛即可，不需減少自己歲數來增延我的壽命。』隨後安眠到天亮，忽然看見二道白光從西而來，全家人都感到驚訝，阮母睜開眼睛說：『兒輩的孝道盡了！』此時白光又閃爍于床榻間，其速度快過閃電，同時阮母就往生。時為一九三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卯時（早上五、七點），年六十一歲。隔年秋天，其子夢見母親端立蓮池，現出家相。（佛學半月刊第六十四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吕慧光

吕慧光居士。名伴竹，河南光山吕宣桥的第三个女儿。生而聪慧，喜好读书能作文章。年十八岁，嫁给河南商城易姓人家，很早就寡居守节。曾经担任中学教员、师范学校督学。一九一九年，回商城隐居，平日事奉婆婆教导孩子，吃素念佛。不久前往山西探视孙女，来不及返家，其婆婆就病逝了，因过分哀伤而得便血症，于是到河南开封依靠四妹吕昌安。妹妹为佛学社会员，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，介绍吕慧光受三皈五戒。跟随四妹移居郑州，一九三二年三月病势更加严重，于是电召家人前来郑州。四月一日早晨，忽然说梦见观音大士，将要往生西方净土。随后念佛不断，妹妹等人也环绕在旁助念佛号。中午十一点多气息断绝，申时（下午三、五点）头顶犹有温暖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五十五期）

## 二十世纪 顾周节母

顾母周居士。父亲张培芝，任职北洋水军巡船，甲午中日之战，殉身于渤海。年幼丧父之后，由舅舅周祥伯抚养成人，因此改姓为周。年十八岁，嫁给浙江吴兴县顾勉夫为妾，



经商于上海，家道日益兴盛。顾勉夫的元配生四女而无子，即将去世之前，以丈夫的弟弟顾敬斋之长子顾伯英过继为子。过了二年，夫弟顾敬斋之妻又生下顾联承，顾母再抚养而作为后代。年二十四岁，夫死子幼，立志持守贞节，尽心教养。

清宣统三年（西元一九一一年），顾伯英过世。一九一三年，儿子顾联承才十六岁，即为娶媳妇，连生二孙一女。后来，顾母将家政全部托付其子，然后皈依三宝，持斋念佛，信愿力行，孜孜不倦。平时对于建寺斋僧、赈灾恤难、养老育幼、济弱扶危等事，只要是有益于众人的，无不发起实践。而自己则生活俭约，布衣蔬食。因而蒙黎元洪总统题颁『贞节可风』的匾额，虽然如此，但平日的操持更加坚定，为善更加尽力，念佛更为精勤。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，敌人袭击江苏吴淞及上海，既气愤敌军杀父之仇，又抱辱国之遗憾，因而触发旧疾。六月初二日，命家人助念，遗嘱吩咐儿孙，要信心奉持佛法，丧葬从俭，勿尚奢华，宁愿以其资财，广作种种善举。随后于佛号声中，含笑合掌而往生，时年五十四岁。（一吼堂文集一〇五页）

## 二十世纪 唐卢明善

唐母卢明善居士。四川人，早年守寡，感念世间多苦，因而皈依大慈寺圆乘和尚。和尚教以念佛，即恭敬受持。如是历经二十余年，二六时中，虔诚念佛不断。命人预制朱红寿棺，饰以莲华，以示往生西方净土的决心。一九三二年七月，突然罹患失血症，经治疗病愈后，体质日渐虚弱。九月中旬，又现出疾病，忽然异香满室，香气如同芝兰，历经半小时之久。随即请数位僧人，昼夜助念，并为详细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，于是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。到了九月十九日戌时（晚上七、九点），安详往生。十月初四日为世俗所谓的回魂之日，其家人先撒灰于厅堂、厨房地。隔天早晨，家人皆看见堂中灵柩后面及厨灶前，所撒下的灰上，现出莲华数朵，大小约有一尺多，其莲华的茎、叶清晰逼真，厚度如手指头宽。（皆大欢喜第一集一页）

评曰：『回魂之夜，其撒下的灰上现出莲华，前有萧母，今有唐母，皆是四川人，一位逝于二月十九日，一位逝于九月十九日，实在是先后辉映，不可思议也。』



二十世紀 刘培范

刘培范居士。山东沂水县刘惠民居士的女儿。生性柔顺。最初患有颈部肿大症，接着患肺结核病，百医无效。父亲教她吃素念佛，如果病愈则非常好，病不能痊愈的话，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刘培范听了之后心中非常欢喜。父亲随即将《观音灵感录》及《阿弥陀经白话注解》，为她解说。于是对净土法门的信仰更加坚定，因此长时持念佛号而不断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忽然说：『昨天晚上梦见阿弥陀佛，告诉我往生的时候到了。』即请母亲为她沐浴更衣，并辞别祖母及父母，念佛菩萨圣号，安然而往生。时年十六岁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五十五期）

二十世紀 单童氏

单童居士，沈来沅居士之岳母。生性喜好行善，吃素念佛，将近三十年之久。其女婿曾经以净土往生之义理，为她详细叙述，即对净土法门非常相信了解。后来因年老力衰，卧床不能起来，仍然默念佛号不断。一九三三年正月初七日，沈来沅为她助念，全家都随

之念佛。单母神志清楚，并专心倾听佛号，有人进以茶水、水果的，则推却之，说她口中甘甜滋润。过了一会儿，忽然安详而往生，头顶非常温热，时年六十九岁。隔天早晨异香满室，众人皆有闻之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五十三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林贵德

林贵德居士。广东潮安县名医蔡幼云的母亲。丈夫早丧，感悟人生无常，立志持守贞节，吃素念佛，每日以持诵《金刚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等诸经典为平常功课。生性慈悲祥和，常以因果轮回开导于人，喜欢行善而不倦怠。潮安县妇女欣西会之成立，实在大多是依靠她推动之力。其身体一向健康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感染些微疾病，后来渐渐卧床不起，自知病重，念佛更加精进。隔年三月初五日，忽然告诉王福全居士，说：『明天我将要往生西方净土，恳请你好好为我安排处理。』于是郭慧德居士带领诸会友，轮流分班助念。到了隔天早晨十点多，合掌告诉大众说：『观世音菩萨来接引了，请大众念菩萨圣号。』众人从之，于是微笑而往生，时年七十七岁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五十五期）

二十世紀 余念西

余念西居士。出生于嵊岫名門，嫁给凤山（浙江宁海县南）的望族。对上侍奉两代公婆，毕恭毕敬，对下教导五房儿媳，惟俭惟勤。平日乐善好施，戒杀放生。丈夫查度西居士，加入江湾（上海市西北）佛光社，研究佛学，不久余念西也入社念佛，求生西方。每日五更（早上三、五时）即起来，以诵经念佛为平常功课，十余年如一日。凤山的社友，每逢初一、十五日集会念佛，余念西虽然年纪超过七十岁了，必定扶杖参加。

一九三二年夏天，患寒热疾病，有时病愈，有时发作，隔年春天病况更加严重，但平日念佛更为精勤。每天晚上有时梦见菩萨散众妙花于身，有时梦见七宝池中莲花茂盛，有时梦见西方三圣在云端接引。三月初五日早晨，见到佛身高大金容放光。社友连日在房中助念，玻璃灯内，灯花结莲蕊颇大。到了初六日午时，如入禅定，安详含笑而往生。（佛学

半月刊第八十三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张鹤仙

张鹤仙童女。湖南醴陵县人。五岁即皈依善成法师，跟随母亲念佛吃素，并学习静坐。一九三三年五月初，忽然问：『听说某人念佛三、四年，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念佛未到一年，也能够往生西方吗？』母亲回答说：『你现在就想要往生西方净土吗？』答说：『是！』初八日为居士林念佛会期，礼佛回家后，忽然患头痛，随即昏倒，其母向佛前求水灌入口中，过了一會兒，马上呕吐而能开口说话。到了半夜子时，自己诵《阿弥陀经》、往生咒，念佛之后，说：『要回去了。』母亲即与其嫂同时助念，不久之后，吉祥而往生，面现笑容，时年六岁。（佛学半月刊第六十期）

## 二十世纪 黄马氏

黄马氏正诚居士。浙江黄舍居士之继母。生性慈善耐劳，年纪虽老身体依然轻健。儿子劝她念佛作为往生西方的资粮，母不肯相信。一九三二年春天，忽然得恶疾。七月，才开始相信而念佛，兼念观世音菩萨圣号。曾经问说：『如果真的病死了，或许堕地狱，要





如何呢？」其子说：『只有一心念佛求生西方，才可以救！』

一九三三年正月，持六斋日。有一天，病重昏死过去，家属击磬念佛，其嘴唇还鼓动着，正念不衰，不久就苏醒了。四月，请宁波式昌和尚授三皈依。五月中旬，又气绝昏过去，忽然间高声呼叫说：『西方极乐世界，要如何去才是？』其女在旁边回答说：『向西方去就是了。』二十一日召唤儿子回家，其子为她受持八关斋戒，求大悲水，日日侍奉母亲。二十七日又气绝昏死过去，集聚众人助念，虔诚求佛接引。

三十日傍晚，频呼儿子名字，其子说：『愿母亲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净土是很快乐的，孩儿们尽此一生，也将要往生西方。今日虽然暂别，终复团聚，如果舍弃西方净土不往生，是非常恐怖的。』到了深夜病情危急，众人击磬助念，儿子依附在母亲的耳边念佛，使佛号分明清楚，此时黄母眼睛向上看，嘴唇开合十次，然后闭上眼睛而往生。时年六十二岁。家人助念到隔天早晨才入殓，此时身体柔软，面貌清秀，头顶温暖一如平常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七十期）

评曰：『问死后堕地狱要如何呢？此是以恐怖痛苦的心念佛。屡次气绝后又苏醒过来，其嘴唇鼓动不停，是不忘要念佛。又问西方极乐世界从何处去？是其愿力殷切求生西方。临终时眼睛向上，嘴唇开合十次，为见佛十念求生。』

## 二十世纪 宋果定、昌德比丘尼

宋果定居士。江苏高邮县人。父亲早逝，十五岁又丧母，因而独自抚养弟妹三人。年十九岁时死而复苏，于是感悟世间如空花，立志守贞不嫁，持斋念佛。隔年皈依宝华山圣祖老人于本城的寿佛寺，受持戒律及念佛求生西方之法门，拳拳服膺不敢忘失。寿佛寺每年佛七，必定前往念佛听经，大获饶益。于是与高邮县古观音庵的昌德尼师、扬州益寿庵的丽善尼师，结成同参道友，决志同生净土。三十七岁偕同昌德、丽善二位尼师到高旻寺。受五戒于朗辉老人，获闻禅宗法要，虽不能彻底见性，但觉身心清净。从此定课程，每日持名三万声，礼经千余拜，并参禅宗向上事，数十年精进不懈怠。

凡是《华严经》、《楞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地藏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报恩经》等经典，均一字一拜。于高邮县各寺院道场，常为护法。尤其喜好放生，培植福德。曾经参访礼拜



五台、普陀諸名山。年六十四歲，看見同參道友昌德尼師往生西方，臨終念佛，異香滿室，更加堅信修行不虛，於是增加念佛的功課。乾明寺每月的念佛會，及每年春天四十九日佛七，前後八年，從未稍離一日。佛七中屢次見到聖境，有時見自心清淨，粗念脫落。一九三三年六月初，刚开始感染腹瀉，不久感覺精神疲憊。然後自知時至，囑咐家人，她臨終往生時不得哭泣，以免扰乱正念。到了十八日晚上，跟隨大眾的念佛聲中，安詳而往生。往生後，全身冰冷，而頭頂仍有溫暖。（佛學半月刊第七十二期）

### 二十世紀 李吳氏

李母吳居士。湖北監利縣人。宿世具有善根，曾割大腿肉混合葯劑治療公公的病，年輕喪夫而持守貞節，長年持齋奉持佛法。最初是信奉道教，後來知道不究竟，每日以持誦《金剛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、《心經》及念佛為平常功課。年七十餘歲時，雖然生病，仍然念佛誦經从不間斷。一九三三年七月病重，請僧人及董妙松居士等，在家助念往生普佛，當時已經四更了（凌晨一、二點），還能向眾人答謝。到了隔天晚上安然往生。經過一日一夜，全身冰冷，頭頂尚溫熱。（佛學半月刊第七十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梁尚坚

梁尚坚居士。广东番禺县梁少华居士之次女。就学于越山中学，十五岁身上生疮，有时发作，有时痊愈，医生吩咐要静养，但是仍然支撑病体努力用功。父母同修净土法门，亦追随念佛，固定持诵《心经》、大悲咒。即使疾病发作躺卧在床，仍然口念不停。

病重时，神识清楚明白，举手礼佛，忽然说：『女儿一时顿觉安适，将要往生佛国了！』不久又说：『刚刚我看见观世音菩萨亲来接引，女儿将要往生了！』当时屈慧盛居士在旁助念，磬声一响，即合掌礼拜，并向母亲索讨僧衣、帽子及布袋等物品，自己将木鱼、经卷放入布袋中。其母在旁悲伤，梁尚坚急忙摇手阻止母亲说：『母亲也是持戒念佛，将来必会再见面，何必悲伤呢？』说完后，即结跏趺坐双手结印，含笑而往生，时为一九三三年八月初三，年十八岁。家人将她的手足放直，隔天双手又结手印如故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七十三期）



二十世紀 张金氏

张母金居士。安徽婺源县人。齐朝章居士之岳母。生性平和沉靜，待人慈惠。父次珩公为大商人，丈夫张尔珍家境贫苦，受雇于父亲的商号，其父亲对他非常关爱就如自己的儿子，于是将女儿嫁给他。婚后不以丈夫家中贫困而心生不乐，安和柔顺地侍奉公婆，诚心奉承，亲自掌厨烧菜煮饭。中年后以商起家，不辞辛劳地操作家务。平日辅佐丈夫，怜悯照顾贫苦的人，如是施舍而不倦怠。晚年，因长子、长女病死而心情忧郁，其女婿齐朝章以净土法门，劝请她修持，于是一心信向，吃素念佛从不懈怠。

一九三三年七月，又得知次女婿肺病而死之消息，因而忧伤成疾。八月初一，女婿齐朝章前往探病，又劝告她说：『世事无常，应当一心念佛。此时应着力专心求生西方净土，无量千生以来罪垢，即可顿时消灭。寿命若未尽，疾病当速愈，寿命如果已尽者，可以蒙佛接引生西，即时了脱业缘，斩断生死。』张母听了之后点头。到了八月十二日，请佛光分社的诸位莲友，在室内外助念，然后右肋卧安详而往生，如入禅定。时年六十二岁。

（佛学半月刊第七十二期）

## 二十世纪 赵金氏

赵母金广量居士。江苏泰县人。默庵法师的母亲。年十九岁嫁给赵炳荣，侍奉公婆以孝顺闻名。赵炳荣经商亏损，而又体弱多病，家道因此中落，从此依靠赵母以手工艺维生，生活极艰苦。生育子女五人，默庵法师是次子，年幼多病，久病不愈，于是舍入本县净业寺为僧，疾病忽然就痊愈了。赵母欣喜而发道心，从此吃素戒杀，皈依扬州海曙法师，时年四十九岁。不久默庵法师将到异地参学，赵母思念之心殷切，默庵法师于是为她说净土法门，劝母亲一心念佛，千万不要以儿女之虚幻因缘自苦。于是信心大开，虔诚修习净土行业，念佛更加精勤，终日不断。并且以诵经、放生等善业为助行。

一九二四年秋天，丈夫过世，痛不欲生，深感生死可畏，无常迅速，念佛更加精进，立志求生西方。一九三一年水灾遍地，默庵法师即迎去奉养，并侍奉母亲朝礼天竺寺、普陀山，于梵音洞亲眼目睹观世音菩萨化身。到阿育王寺，拜舍利塔看见舍利子放光。一九三三年五月初，在家中感染重病，自知往生时间接近了，于是支撑病躯持诵《心经》一藏余（一藏为五〇四八卷），作为往生西方净土的资粮。八月催促默庵法师回家诀别，还勉

勵他以道業为重。九月初五日，沐浴后，面向西方而卧，全家高声助念，稍后怡然念佛而往生。时年六十九岁。往生后，全身冰冷，头顶温暖，经过很久才散去。（佛学半月刊第八十八期）

评曰：『因为儿子生病而舍入寺院为僧，后来依靠儿子的劝勉而能够念佛往生西方净土，此是种善因得善果也。朝普陀山而看见观音化身，拜阿育王塔而看见舍利子放光，此皆是精诚所感应的瑞相。诵《心经》回向西方，也是净业正因，但终究不如一心念佛之方便稳当也。』

## 二十世纪 曹姬

曹居士。江苏常熟西城人。只有一个女儿，家中贫穷，受雇于县城迎春门的李家，超过三十年，李家非常信任她。李家中有佛堂，常常在其中念佛，如是数十年如一日。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，身体稍感不适，也不向人说，人们都以为她没有生病。

到了十九日午饭时，忽然说：『我定于三时去了，请尽速找我女儿来。』等到女儿到

来，雇轿接曹居士回家，即洗足，告诉女儿说：『我无病苦，非常安适。』女儿正扶她上床，忽然有所目睹，说：『三位梵僧来接引，我将要走了！』等到女儿放手时，已经气息断绝了。当时正好钟鸣三下。时年七十余岁，人殁时，身体柔软如生。（佛学半月刊第八十四期）

评曰：『预知时至，蒙西方三圣接引而不认识，所以说是三位梵僧来接也。』

## 二十世紀 朱杨氏

朱母杨居士。浙江嘉兴人。丈夫过世，子女年幼，家中没有财产，亲自抚育子女。等到女嫁男婚，即一心念佛，乡里有念佛会，没有一次不参加。身体一向强健，一九三三年九月，请谢了尘居士教授她回向偈。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上，忽然得气喘症，用了降气药才使气息和顺，第二天饭食一如平常。二十七日下午告诉侄子说：『我儿子不在家，如果我去世，丧务必须依靠你处理。』晚餐后，还与孙子辈欢喜谈笑。半夜子时气喘又发作，媳妇即扶她坐起床，寅时（早上三、五点）面向西方而往生，头顶温暖经数小时才退失，时



年八十四岁。(佛学半月刊第七十七期)

## 二十世纪 许淑莹、姑李母

许淑莹居士，湖南善化人。跟随丈夫李某寄居北平甘石桥。生性慈悲善良，好行善事，而自己的生活非常淡泊，尤其爱惜物力。侍奉婆婆李母有好几年，看见婆婆念佛，含笑往生，因此信佛念佛。家中供奉观世音菩萨像，日日瞻仰礼拜，虔诚祈祷接引往生。一九三四年正月十八日，忽然沐浴非常洁净，而且念佛念最多，起居饮食一如平常。到了申时(下午三、五点)忽然头昏安睡，醒来还与儿子、侄子闲谈，稍过片刻即往生，面有笑容，两手结印，时年五十二岁。儿女均跪着念佛，头七时家人都闻到异香，隔日还未消散。(佛学半月刊第七十六期)

## 二十世纪 蒋觉圆

蒋母邓觉圆居士，四川简阳人。年幼知书达礼，生性喜好学佛，受优婆夷菩萨戒于成都古大圣慈寺，法名海月。结婚后，侍奉婆婆极为孝顺，对待丈夫很恭敬，治家勤劳节俭。

丈夫蒋特生，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，曾经担任军政要职，官至陆军中将、川北盐运使、二十九军参谋长。因为丈夫政务纷乱繁杂，于是对丈夫特别用心照顾，并教导子女读书。

平日蔬食布衣，好善乐施，对于鳏寡孤独的人，非常怜悯，寒者衣之，饥者食之。平时恒常念佛，终日喃喃不绝于口。临终前，梦见喇嘛数人，绕着床榻礼诵。等到将要往生时，果然有甘肅八楞寺喇嘛来，以舍利给她吞食，于是含笑而往生。时为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辰时（早上七、九点），头顶温热达七小时之久。人殁时摄影，全身顿现金色。出殡当天异香四溢，回魂时莲华开双蕊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九十二期）

## 二十世纪 丁大定

丁大定居士。浙江绍兴上虞人。居住于杭州湖墅。家境贫困而且守寡，生育二女均已出嫁，做女工以养活自己，一九二五年，听到吴璧华居士宣讲佛法，于是皈依印光大师，并前往弥陀寺智慧法师之处，受持五戒。一九二六年元旦，在家举行佛七，圆满后，前往佛学莲社，顶礼黄大舍居士说：『承蒙您教我念佛，已得无量利益。』因此信心更加坚定，弃家而住在莲社，勇猛精进一心念佛。后来因社友日渐增多，莲社中每日除了早晚课诵外，

增加念佛三枝香。如果遇到講經法會，到了時間一定前去听讲，晚上則趺坐念佛。

一九二七年，興慈法師蒞臨蓮社講經，发起興建大殿，但是巨款難集。丁大定于是发心禮拜《華嚴經》，寒暑不懈怠，如是歷經三年半時間，誠心感應佛陀慈悲，觸動世人的善心，终于立刻聚集巨款，完成大殿。平日拜經之余，仍然常常念佛行善，从不停止。

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日，忽然生病，但是禮佛念佛一如平常。到了四月十七日病重，決定不醫治且不飲食，一心一意求生西方，請眾蓮友助念。當天晚上，黃大舍夢見丁大定向他頂禮說：『我去了！』問去何處？回答說：『西方！』問她為什麼往生西方？答說：『為救度眾生故。』黃大舍睡醒后急忙前往，看見丁大定病重，于是为她請法師開示臨終關鍵要點。

先是說二十二日要去，但是到了二十一日，神志昏亂，言不合理，念佛也是一會兒念、一會兒停，不像平日。黃大舍看見此情形，知道有宿世怨業為障礙，即高聲警策說：『大定師兄，你心中安定否？此時如果不着力，千生萬劫，出苦無期，应当一心念佛。』又为她高聲開示怨鬼云：『念佛人十方諸佛護念，天龍八部侍衛，汝等如果加以妨礙，難免罪』

责。纵使她曾欠汝等业债，我可为汝等解怨释结，起建佛七。汝等亦可随众念佛，则佛七圆满，同生西方净土矣！」

次日为起佛七，丁大定说：「原定今日去，因有二人牵引纠缠，想要我带他们往西方，我当念佛，为彼等超生后再去。」从此三十人昼夜轮流助念，丁大定也是随众念佛七日七夜，其中不进食，只有稍微饮水。更发心供佛斋僧，结缘放生，并出资助修永明延寿祖师塔院等。到了二十五日，答谢众人说：「再让大众劳神两日，我即可去矣！」有人问她有没有放不下之事，答说：「没有！我今念佛得法，随气来往，气在佛念在，气去佛念去。」二十七日午时，请黄大舍求大悲水，诵咒至二十一遍时，即向黄大舍合掌致谢说：「承蒙您念大悲咒之功德，我在念佛时，忽然看见阿弥陀佛，非常感谢！非常感谢。」

隔天早晨两点，众人正一同念佛，忽然作顶礼的样子，高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并吩咐两位女儿顶礼说：「观世音菩萨来了！」凌晨四点，忽然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仍然作顶礼的样子，说：「佛来了！」然后高声念佛数百声，声音渐渐低微，到了辰时（早上七、九



点)，安详坐化往生，时年六十一岁。午后全身皆冰冷，只有顶门微温，趺坐一如平常，面不改色。五月初一日火化，众人看见白烟朵朵向西方而去，获舍利子大小数百颗。骨灰研磨成粉末，和面粉作丸，供养水族鱼类，以结西方缘。（离苦得乐一一二页）

### 二十世纪 刘仁希

刘仁希居士。江西南昌人。年轻即丧夫守节，家境贫苦，教养两个儿子，竭尽辛劳。一九二八年，于南昌的觉集念佛林，皈依定恒和尚。一九三〇年，又于圆通寺受优婆夷戒。发愿长年吃素，朝夕礼佛念佛从不中断。儿子、媳妇受到熏陶，全家皆信奉佛法。一九三四年六月初，微感腹泻，服药无效。自己思惟年纪已老，子孙均能自立，对世间无所贪恋，于是停止服药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。

正当邀请同道莲友数人，在家举行佛七的第三日，即梦见楼台池水，宝树罗网，种种庄严的境界。突然动念思惟：『如此广大的园林，要有车子才可游遍。』其车子应念即至，车轮非常大，上覆黄盖，请之乘坐游玩。第四日正听大众念佛时，忽然看见『南无阿弥陀佛经』七字，其中以经字最大。等到第七日佛七圆满后，九点时，急忙呼唤家人取香水沐

浴身体，更衣跌坐，合掌向西方礼佛三拜，安详自在而往生，时年六十二岁。当时空中有大众念佛声，若远若近，家人皆听到。五点后头顶犹有温暖，经过二日才入殓，仍然肢体柔软，面貌如生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〇二期）

## 二十世纪 郑黄氏

郑母黄觉净居士。嘉兴县郑棐谌居士之母亲。年纪未到十五岁，即喜欢持斋奉持佛法。后来，嫁给明经地区的郑宇春，极力辅佐丈夫，治家有道。四十六岁丧夫，侍奉婆婆抚育孩子，善尽孝顺慈爱的职责。等到诸子成家立业，家事日渐简单，才安心学佛，长年持斋念佛诵经，其志向更加坚定。一九二四年跟随儿子移居上海，得以经常前往莲社参加法会念佛，皈依能禅法师。曾经听闻谛闲、静修、静权、能禅诸师的讲经说法，因此饱闻经义。从此专修净土法门，一门深入，每日称念洪名，忏悔回向，愿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十年如一日。后来在乡里与敖文龙女士等，结集莲华会，每月三期念佛，策励进修，未曾稍有懈怠。一九三三年，因年高体衰，痛念无常，礼佛课诵更加精勤。每日固定功课之余，常添香点灯，念诵佛号，至诚恳切，以求决定往生西方净土。隔年夏天天气很热，精神更加疲



困，还勉强起来念佛礼拜。七月十三日天气非常炎热，肝病转重，五个儿子均回家探视她，当天晚上请三位僧人带领家人助念。十四日天亮时，精神清爽身体热退，病情好像有转机。到了晚上病情又加重，稍有气喘，家人仍旧助念如前。十五日早晨，请僧人在楼下普佛，并请华机法师在床前开示念佛法要，警策求生净土。于是微动嘴唇，随众念佛经过一段时间，突然灿然一笑，安详而往生，时间是上午九点多钟。过了三小时后头顶犹温暖，时年七十九岁。（佛学半月刊第八十八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文陈氏

文母陈居士。湖南湘潭吴觉初居士之表姑。生性慈悲善良，喜好布施。中年摒弃家事，长年持斋念佛，另辟一间净室，供奉西方三圣像及观音铜像，木鱼钟磬之声，日夜不停。家族亲邻皆轻视嘲笑她，其丈夫尤其傲慢放纵无礼，甚至污损其戒衣，毁坏其供佛法器。陈氏皆忍辱而不与之争执，一切不顾，反而持诵更加奋勇精进。

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某日下午作课完毕，携带烘炉回到卧室，倚靠着榻子而坐。小孙女请她用饭，连续呼唤而不应声。于是家人都聚集而来，看见她合掌于胸前，口里虽然无声，

但是眼睛仍然半闭半开，家人以为是人定，因而互相告诫不要打扰。大媳妇为她整理衣裳，竟然皆成灰烬，鼻息全无，全身冷透，唯有头顶还温暖，才知道母亲已经火化往生了。衣履尽焚，而身体发肤，毫无烧过的痕迹，只有楣门上留下一片全身的人影。年六十岁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〇二期）

评曰：『摒弃家务，长斋念佛数十年，必得念佛三昧。故能衣履皆焚毁，而发肤毫无损伤。』

## 二十世纪 周马氏

马正清居士。江苏如皋县人。嫁给周绍先居士，夫妻感情很好。丰利净业社改组为居士林，即是由其丈夫安排经营。马正清居士因而被习染而受到佛法的感化，于是生起信心。一九三一年秋天，前往南通法轮寺，受菩萨优婆夷戒，断除肉食，并摒弃俗缘，栖心净土。其身体一向虚弱，有肝病，受戒后忽然病况大减，精神旺盛超过平日。

一九三四年三月疾病又发作，十月卧病不能起身，服药无效。十二月初旬，眷属及林





友轮流分班念佛，光慧法师与王慧清居士皆开示信愿往生之要点。黄慧净居士为她说临终摄念方法，施以无畏。马正清听了之后皆欢喜信受。并告诉其侄子说：『我去当在十日后。』助念到了七天七夜，病有起色，黄慧净又告诉她因病苦业报消除，而后往生之事，马正清听了频频点头。十二日傍晚，病情忽然严重，吩咐丈夫集众助念。夜半取布巾擦拭双手，对床前所供佛像，问讯三次。过了一段时间索取米粥食完，光慧法师为说一心皈命文，于是安然而往生。念佛至七小时后，头顶温暖如生。又经过二小时帮她沐浴更衣，肢体柔软，头顶还有暖意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〇一期）

## 二十世纪 丁姚氏

丁母姚居士。丁桂樵、丁桂岑两位居士之母亲。心地慈善，律己甚严勤劳节俭，每日念佛，兼持六字大明咒，未曾间断。一九三四年，预先吩咐二子说：『此时国难正众多纷杂，身后诸事不可铺张，学佛之家，尤其应当努力戒除不必要的繁文缛节，因此不用分发表文及施设奠祭。』隔年二月初，忽然患些微疾病。初七日晚上，中西医生皆说脉搏跳动正常，毫无命终的征兆。初八日辰时（早上七、九点），还索取粥汤饮食，吩咐孙子们在

校就学者，请假勿去。不久即持诵佛号，神态安详，神志清楚，过了会儿，忽然微笑而往生，时年八十一岁。全身已冰冷，而头顶独温。隔天家人帮她沐浴更衣，身体极为柔软。第六天封棺，面貌光润如生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〇一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李罗氏

李罗喜莲居士。母亲梦见僧人赠送莲华而出生，故名喜莲，湖南黔阳人。身体一向虚弱，晚年得咳嗽症，有时痊愈，有时发作，但了脱生死之念非常殷切。平日凡是有以诵经求神，可消灾免难的，常常踊跃捐钱，毫无吝惜的样子。其子李宪章，知其所求并非正道，常常加以破斥，李母于是暗自地去做求神消灾之事。一九三三年，再济川居士以佛法深奥，净土法门殊胜，告诉李宪章，又以净土书籍交给他阅读，李宪章立刻生起正信。于是将自己之所得告诉母亲，母亲听到之后，惊讶而注视说：「有这种事啊！何以这么晚才听到呢？我将以往生西方净土为依归。」自此之后每日持念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圣号不绝于口，家中事务不喜过问。

一九三四年冬天，旧病又发作，坚持不服药，儿子劝她服用，则说：「我久病不是医

药能治疗的，现今既然知道有归宿之所，能早去即早安，何必留此幻躯，多受痛苦呢！』虽然终日卧床，念佛也不中断，于睡梦中也常常念佛而醒。到了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三日早晨，气息更加微弱，儿子带领家属环绕助念，忽然面现笑容，仍然嘴唇微动不已，不久就停止了。儿子见母亲往生后，大声助念不休，罗喜莲忽然睁开眼睛说：『吾儿宪章，再济川居士代请之经，为何不即刻焚化呢！』说完后，闭上眼睛安详而往生。儿子急忙取出朱书《金刚经》焚化。申时（下午三、五点）入殓，身体冰冷，头顶独温，时年七十三岁。

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一六期）

评曰：『在湖南、湖北一带，有在人死之后，即印很多的《心经》，持诵完毕，接着送到城隍庙前焚化的这种陋俗。李母死而复生来去自如，不是往生的人能如此做吗？但是焚化经典之事则不可效法。』

## 二十世纪 庄圣慧

庄圣慧居士。江苏武进人。年幼温文娴淑，才年满十五岁，即持十斋日，皈依冶开和

尚，接着受五戒，有出家的意念。年二十二岁，为父母所强迫，嫁给四明地区的李氏子弟。因为相貌平凡，而生性沉默，为丈夫所嫌恶，又不为婆婆所喜爱，因此生活备历艰辛，但是皆能忍受而无所怨言。婆婆过世后，丈夫即在上海另娶，不通音讯。幸好家中稍有资产，楼房中设立佛堂，终日以念佛及教导女儿为事，其余一切俗事皆不过问。平日布衣蔬食，每年有剩余财物，则布施放生，必定回向净土，不求人间福报。女儿静玉，生性聪敏良善，才十岁，即令她皈依药师庵的圣缘尼师。每年夏天，必带领女儿到庵中小住，佛七必定参加。患胃病十余年，日久病深，一九三五年四月中旬，因遭遇父母去世，过于哀痛悲伤，因而疾病又大大地发作，但是仍然念佛不断。

后来自知时至，当时女儿年十七岁，已读初中，于是告诉女儿说：『我已经不久人世，所难以放下者，唯独你一人，如果你随父亲去，以后将不堪设想。世上婚姻，怨偶多而佳偶少，与其嫁人为妇，不如出家为尼，永离众苦。』其女哭泣说：『女儿虽不孝，誓愿遵守母亲的训示。』即请圣缘尼师带领徒弟来到家中，为女儿剃度。庄圣慧频频叩拜礼谢，心中感到欢喜欣慰，并呼唤女儿抚而勉励之，女儿回答说：『女儿必定勉励自己做一』

位好尼僧，以報四恩。娘何不閉目念佛，多言恐怕傷神。』庄聖慧即點頭說：『念佛好！』于是閉目念佛，聖緣尼師等人在旁邊一同助念。

隔天早晨請眾人念《阿彌陀經》七遍，誦念完畢，睜開眼睛微笑說：『極樂國土，有如是功德莊嚴，我決定往生彼土，愿大家努力，我去后，請為我打佛七四十九天。』說完後，繼續念佛，隨即安詳而往生，時年四十二歲。過了五小時，頭頂還有溫暖。三天后入殮，四肢轻柔。容貌色澤如生。（佛學半月刊第一一〇期）

評曰：『念佛行善，必定要回向淨土，不可求人天福報，此事最為緊要。因為福報愈大，造業愈容易，而墮落也愈迅速。』

### 二十世紀 林玉蓉

林玉蓉居士。法名慧蓉，浙江泰順林汶居士的妹妹。自幼略知佛法，嫁給湯道訪，一向亦信奉佛法，結婚后愈增信仰。一九三三年，跟隨丈夫參加佛教居士林，深信切愿，持念佛名从不倦怠。隔年正月回娘家，請兄长书信介绍皈依杭州潮鳴寺的明道法師。一九三

五年三月患喉疾，服药无效。五月初一日病重，自知时至，向兄长告别。兄长与家人一同助念，到了初二日酉时（下午五～七点），持念珠念佛而往生，时年二十二岁。隔日丑时（凌晨一～三点）全身冰冷，头顶犹有温暖，酉时（下午五～七点）入殓，身体柔软，面貌如生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五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张刘氏

张母刘证净居士。河北任县张福泉居士之婶母。丈夫过世没有儿子，一女已经出嫁。平生孝顺父母慈爱女儿，待人淳厚恭敬，从不嗔怒，很少口业，也不拜杂神。一九三五年七月得病后，侄子劝她念佛，即能听从。后来经由穆宗净居士策励之，每日称念阿弥陀佛圣号，侄子与家人及其女儿轮流分班助念。到了十七日辰时（早上七～九点），吉祥而往生，毫无痛苦，面貌红润，反而胜于生前。

十八日未时（下午一～三点）入殓，全身冷透，头顶犹有温暖，肢体柔软，蝇虫不飞来聚集。此时正值秋天酷热，停棺超过十天，不闻臭气。书信请印光大师为作证明，赐法名证净，谓其已经往生西方净土，得证清净庄严之依正二报也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五六期）



## 二十世紀 陳奮飛

陳奮飛居士。貴陽平紹璜居士之妻。自幼學佛，受持三皈五戒，后来于貴陽首倡淨土法門，四年之間，城鄉男女結成蓮社者數萬人，每到念佛放生之期，眾人團聚如蟻。甚至佛門四眾，事情無論公私巨細，皆以陳奮飛為其依靠。一向有吐血症，丈夫平紹璜看見她身心俱勞，婉轉勸告她休息而不听从，曾舉龍樹菩薩之言以勸諫說：『凡是不能度化自己，而能度化他人者，無有是處。現今之所為，只能像是從井中救人而已，而不能具有大能力，人海救人。』陳奮飛雖以為有理，但是終究沒有辦法停止助人。凡有弘法講經之會，經常走路往返，每次都十天、一個月，也不感到疲倦，以致身體更加衰弱，但是早晚的課誦也不曾中斷。一直到了生痰咳嗽兩個月之後，才自知時至。

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夜半之時，忽然笑着說：『佛來接矣！』命媳婦扶她更衣后而往生。丈夫平紹璜急忙靠近耳邊呼喚她說：『還有沙彌尼戒未受也。』一時又死而復活，歷經五時之久，戒師才來授戒，戒師逐條呼問，還声声朗應，到了說法完畢，又合掌向戒師致謝。接着含笑對着佛像說：『等待很久了，我也去。』隨即閉目撒手而往生，時為七

月二十二日丑时（凌晨一、二、三点）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二四期）

## 二十世纪 邹陈氏

邹母陈明妙居士。福建闽侯县人。生性娴静信奉佛法，喜好救济贫困。一九二六年正月，皈依圆瑛法师，念佛更加虔诚。身体一向多病，一九三五年六月，力撑病体朝普陀山，于梵音洞获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。后来，转往上海拜访圆瑛法师，圆公勉励她一心念佛，不贪生、不怕死。七月回到乡里，疾病又发作，自知一病不起，念佛更加精勤，行住坐卧之中皆面向西方。

八月招集诸位女居士助念。九月初五日，忽然说：『明日我将要归去。』果然于初六日晚上，于大众念佛声中往生，时年五十三岁。全身冰冷而头顶有汗，气热可以烫手。过了十二小时，头顶还未冷，肢体柔软，面貌如生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一期）

评曰：『看见她尽力支撑病体朝普陀山，恐怕有怕死求寿之念，所以圆瑛法师勉励她要一心念佛，不贪生、不怕死，实在是对症下药，也是普遍地为净业行人之顶门针也。』





二十世紀 戴李氏

戴母李居士。江苏如皋县人。世代从事农耕，清宣统元年（西元一九〇九年）即吃素，以求业障消除家庭安宁。一九三二年冬天，她家右边的邻居窠居士，因事拜访她家，看见她的心志真诚实在，即以净土法门劝导她修行，李氏听了之后，叹为希有。立刻请西方三圣像供养，诵持圣号，定为每日功课。并化及子孙，家人也相继吃素念佛，数年如一日。

李氏精神体力原来强健，一九三四年夏天，忽然染上疾病。隔年三月病渐重，卧床不起，但还是念佛不停。窠居士吩咐其儿孙等人不要哭泣，应按照《饬终津梁》，信受奉行。九月十四日，窠居士带领念佛会的同道莲友及其儿孙助念，到了午时神情气色稍微舒坦，即告诉大众说：『我生平无有大过失，幸好今日修持净土法门。得以蒙佛菩萨接引，定生西方净土，受胜妙乐，希望你们各自好好地努力念佛。』不久，含笑而往生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一六期）

## 二十世纪 何夫人

何居士，江西人。修习净土法门十多年，担任廉江念佛林林长，领众念佛，精进不懈。一九三五年九月某日，忽然说：『观世音菩萨前来接引。』随即安详而往生，往生时的景象极佳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一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曹孙氏

曹母孙然琛居士。苏州人。念佛多年，为苏州净行助生极乐团团友。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，自知时至，嘱咐其子曹培祖，请团友前来家中助念，自己也随众默念佛号。到了十一月初七日亥时（晚上九点十一分），忽然高声念佛数声，一笑而往生。经过八小时头顶依然温暖。年六十七岁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一期）

## 二十世纪 郭陶氏、子郭聘初

郭母陶居士。四川云阳县人。幼年即通达经史，嫁给郭静存居士为继室，生下儿子郭莘仲。元配的遗子郭聘初及一女。三子郭尹叔为妾所生，也是幼儿丧母。郭母教养诸位子



女如同自己所生。丈夫任职道員，出外停留于云南，被举为资政院議員。儿子郭聘初，以秀才参加京城的考试中试，留学日本，接着以同知（县府辅佐人员）担任黑龙江巡抚的幕僚文书，内调统计局参事。郭母独自带着大媳妇及幼弱家居生活，聘请老师教导读书。平日好善乐施，一向持观音斋。一九一二年，丈夫儿子均回家，于是迎请源善法师住持滴翠寺，全家皈依，皆教以念佛兼观像。

一九二七年郭聘初得疾病，预知时至，吩咐弟弟后事，临终礼佛三拜，然后退回床座而坐化往生。郭母从此信奉佛法更加专一，每日持念佛号数万声，兼诵经咒，每月吃素的日子约有一半，并督促带领家人念佛。每天早晨由儿子郭莘仲率领家中男众于外厅念佛，每天晚上郭母带领诸妇女于内院念佛。每月十五日集合数十位佃农男女于家中念佛，皆供给斋食。遇有旱灾则集合村人同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祈求下雨，常常应验。

一九三二年以后，每当念佛时，经常看见观世音菩萨圣像，了了分明。郭莘仲建造慈航阁，一九三五年十月落成，高兴地前往参观，礼拜观音大士圣像，心中惊讶此圣像竟是三年来所常见之形像，因而停留居住于慈航阁内不忍离去。冬月二十四日，微感身体不适，

隔天下午交代儿子郭莘仲说：『我明日将去，你急速请寺院僧人带领家人助念，慎勿悲伤哭泣。』说完之后自持念珠，默记其数，喃喃随着大家念，念佛声音由洪亮清楚，而渐渐地不明显，最后则听不到声息，而唇颊犹微动。到了隔天寅时（早晨三、五点），含笑而往生，时年七十四岁。隔天入殓，全身柔软，头顶温暖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五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姜冒氏

姜母冒淑媛居士。江苏如皋县姜智丞居士之妻。幼年读书，能了解书中大义。结婚后，侍奉年老的公公，抚育子女，艰苦备尝。一九二八年丈夫朝普陀山，皈依印光大师，持名礼佛，订为平常功课。正好公公及父母相继生病过世，顿悟尘缘如幻，世法皆空，于是跟随丈夫同修净土行业。早晚虔诚持诵净土、般若及《法华经》等诸经典，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有时为子女宣讲佛法义理，使三子三女皆皈依三宝，并参加念佛团，随众念佛。

一九三五年南北水灾，带领子女捐赈钱米衣物，不居其功德之名。十月患胃病，十日，又增加半夜腹泻的毛病，医生说没有大害。到了十一月初二日寅时（早上三、五点），忽然命子女焚香，自己就躺在枕头上诵持《阿弥陀经》及佛号，声音清晰响亮如同平时。



家人端汤药给她，则说：『时间已经到了，无需此药。家事没什么好交代，只是你父亲中风后，肢体衰残，必须好好地侍奉，不要让我死后担忧。』丈夫惊讶她所说的话，但恐怕以情执牵缠，于是勉励她要一心念佛。姜母顿时喜悦眉开，眼睛炯炯有光，即命子女请净友助念。姜母循声持诵至初三日，助念的人增多，后来姜母的声音虽然渐渐微小，但嘴唇一开一合，与众相和。午时，在念佛声中，安详而往生，三小时后，头顶犹温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五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张徐氏

张母徐普慧居士。江苏武进人。居住于南翔镇（江苏嘉定县）。幼年即吃素奉持佛法，皈依宁波天童寺的寄禅和尚，受菩萨戒于金陵宝华山。平日喜好布施，附近邻居穷苦之人，无不受其惠施。尤其恭敬出家人，遍礼各大名山。经常集合诸眷属，虔诚念佛。一九三五年五月，脖子后生癌，虽呻吟于床褥之间，仍然念佛一如平常。

十月下旬，恭请僧尼在家念佛。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早晨，告诉家人说：『我将去了，西方童子已经来了！』说完后，仍然嘴唇微动不止，到了隔天早上三点，又睁开眼睛

说：『我往生西方了！』随即于四点往生，时年七十一岁。到了晚上十点，头顶仍旧温热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五期）

## 二十世纪 邱母

邱居士。江西丰城县邱达三居士之母亲。修习净土法门数十年。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，自知时至，十二日在家人的助念声中，端坐而往生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一期）

## 二十世纪 魏大满

魏大满居士。杭州湖墅佛学莲社社长徐大悲居士之妻。一向信奉佛法，得丈夫熏陶而志向更加坚定。皈依智慧法师，受多分优婆夷戒。发起祭拜祖先用素食。幼年曾读儒书，所以学习佛教经典很容易。每日持诵《阿弥陀经》、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、大悲咒，并持佛菩萨名号千百声。常对人说：『人生无常，老死病苦逼迫，只有念佛求生西方，是最妥当之法。』一九三二年生病，西医说不开刀没办法治疗。其丈夫预料此病不吉利，于是求观世音菩萨加被。正当至诚唱赞时，忽然来了一位张艺成医师，说是接到电话而前来诊病。



魏大滿只好請醫師診治疾病，后来服药而病愈。其实家中并没有人请他而自己来，蒙此不可思议之感应，信心更为增加，修持精进，决定立志求生西方净土。

一九三六年八月初八日，忽然患痢疾，医治无效，卧病十多天。亲友前来探望她，则告诉他们再过十多天，她将要去了！二十六日病危，请莲社诸位法师在楼下念佛。隔天晚上神情态度稍有变化，于是请慕西法师开示说：『我等为你念佛，求佛加被，愿你寿命未尽则迅速病愈，寿命已尽则随佛往生。当一心念佛，求佛接引，如出牢狱，得回老家，应生欢喜心。如果痴心怕死，不但寿命不会延长，往生也没有希望。』法师说完后，魏大满合掌致谢，口中喃喃念佛。法师仍旧下楼，只有留家人在室中助念。

二十八日未时（下午一、二、三点），因家人不常念佛，念佛声音错乱。魏大满的态度异常，家人急忙请法师上楼，法师即接手击磬，一字一板，速度不快不慢，历历分明，命家人执香随念。即转愁容而微笑，侧身右胁而卧，嘴唇开合不止，约半小时，嘴唇犹微动而往生。等到全身冰冷，头顶还有温暖。过了三日人殓，身体柔软，面貌如生。（佛学半月刊

## 二十世紀 周长青

周长青居士。白河县程履端居士之极亲近的亲戚。年幼时跟随全家吃素，生性喜好礼佛救济贫困。丈夫桂悦发，也一同吃素念佛，后来无疾而终。两个儿子和她分开居住，此时周长青已经超过七十岁了，仰赖纺棉织带以维生。程履端怜悯她年迈独居，于是迎接她住在家中，使她能就近到佛堂念佛。

一九三六年九月，送她去住集义祠，起居饮食和从前一样。集义祠中的女居士数人，都对她很好。冬月二十八日早晨，坐在床榻上念佛，忽然与床榻相连的女居士们说：『三日之内，阿弥陀佛会来接引我。』三十日晚上，面带笑容向同伴告别。劳烦旁人为她沐浴后，仍坐在床榻上念佛不断。夜深时，感觉行动困难，请人协助她盘膝趺坐，念佛坐化往生，此时面貌如生。人殓时，身体柔软，头顶温热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五六期）

## 二十世紀 章方氏

章母方居士。安徽祁门章焕奎居士之妻。一九三一年，听从丈夫的劝导专修净土法门，





无论寒暑从不间断。一九三六年七月底，患噎膈症，经西医诊断为肝癌。至十一月初，连水都无法喝下，强咽则堵塞于胸膈之间，疼痛非常，顿时浓痰上涌，咳嗽呕吐不止。章方氏知道这是宿世的业障，只有仰仗佛的慈力才能化解，因此于阿弥陀佛诞辰日，召集道友在家念佛。八个小时朗诵经文，其疾病顿时痊愈，食用稀饭、藕粉竟然没有呕吐，排泄也通畅，收效甚为迅速。只是病后身体软弱，精神衰微。

十二月初二日早晨，全身冰冷，顶门仍然温暖，自己说：『闻到有梅檀的香气。』下午三点，向探病的人说：『四时佛来接引我。』果真于四点正念分明，安详舍报而往生。当时丈夫在旁助念，试探她的顶门，大约距离一寸多，即觉得有热气冲上。时年五十九岁。

（佛学半月刊第一四九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方妙修

方妙修居士。浙江海盐县人。年幼时即悟到结婚成家本来是空，于是立志守贞不嫁，吃素念佛，而有出世的想法。父亲因经营事业亏本，方妙修便将发饰及珠玉耳饰等物品全部卖掉，代为偿还父亲的负债。母亲得胸喉阻塞的病，恭敬谨慎地侍奉，如此照顾母亲衣

不解带有一年多的时间。父母去世时，过度悲伤而损坏身体，于是有『孝女』之称。平时乐善好施，戒杀放生。

年三十岁，到城北徐庵，闭关修行。居住了十年而前往白龙庵，于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（西元一八九九年），皈依永醒老人，受持五戒，修行更加精进，行住坐卧动静之间皆不离念佛。一九一五年返回徐庵，闭关严关。重新修建佛殿，增建寮房。一九一六年兴建福慧庵于东门，树立女居士修行的模范，跟随她学佛的人日益增多。每日领众早晚二课，念佛四个小时，早起晚睡，习以为常。课程之外研究佛教典籍，凡是《法华经》、《圆觉经》等经典，及《大乘起信论》等论著，均详细的阅览，而依旧推崇于净土法门。一九三四年患足疾，行动不方便，但念佛的功课不曾稍有懈怠。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，忽然感染伤风而渐渐严重，不思饮食，自知往生西方的因缘成熟了，因此念佛更加精勤。隔年元旦，中风麻痹的双脚忽然痊愈，行动自如，非常欣喜佛力的加被。初七日正好是方妙修八十岁的生日，庵中的女居士，及莲社的道友们，为她念佛祝寿。虽然卧病在床，也随众念佛而不间断。自此以后疾病日渐沉重，仍然合掌念



佛不斷。二月初九日病重，諸位弟子圍繞着她誦念佛號，忽然面向西方吉祥臥，于念佛聲中，含笑而往生。過了二日入殮，頭頂仍有溫暖，面貌如生。（佛學半月刊第一五三期）

### 二十世紀 魏陳氏

魏母陳大覺居士。四川銅梁縣人。生性賢慧孝順，嫁給魏德敏六年后，魏德敏過世，此時年紀才二十六歲，即守節抚养孤子，而兒子魏樹猷，才四歲。公公早逝，婆婆多病，侍奉婆婆不曾稍有懈怠。等到兒子長大担任本縣的教育科長，皈依源善法師，辦公之余時常禮佛。感念母親的節孝，于一九二六年呈請省府給予表揚。

魏母中年時進入佛門，從此吃素修習淨土法門，皈依光旻法師，修持更加誠心。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九日晚上，夢見兩位羅漢，前來接引。十七日卯時（早上五、七點），端坐念佛而逝。隔日，全身已冰冷，只有頭頂仍然溫暖。時年六十七歲。（佛學半月刊第一五二期）

### 二十世紀 要田聖因

要母田聖因居士，察哈爾省宣化縣人。丈夫死后，遺留下子女各一人，家境貧窮，再

改嫁给要姓人氏。生性仁慈寡言，操作家务非常勤劳，信佛极为虔诚。一九三二年八月，于本城的净业堂，求受五戒，自此专心念佛，日夜从不间断。

一九三七年虽然无病，但因年老体衰，在床席上辗转难眠经过一百天，日夜经常跌坐，宣称佛号，或者金剛持。三月五日申时（下午三、五点），忽然洒扫房屋，自称是准备要迎接阿弥陀佛，以及来念佛的人等等。墙壁悬挂阿弥陀佛圣像，邀请净业堂的霖禅、普明二位法师来助念，木鱼及引磬的声音不绝于耳。而其法缘非常殊胜，来助念的人，有儿子、媳妇及刘本住居士等九人，接替念佛。田圣因双手合掌抬头注视佛像，到六日辰时（早上七、九点），安详而往生，时年六十七岁。面貌比生时更加怡悦，头顶温暖。过了三日入殓，身体柔软如生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五六期）

评曰：『日夜跌坐，念佛百日，并不是身体衰弱在床席上辗转难眠，实已预知时至，在一百日之中精进念佛，故期满即请僧人助念而往生。』



## 二十世紀 蔡楊氏

蔡母楊賢耆居士。江蘇鎮江蔡普緣居士的母亲。年幼时，父母持诵经咒，虔诚礼拜观世音菩萨圣像，当时杨贤耆并未理解而跟着父母信仰修行。到了晚年回忆起来，突然有所感悟，于是自订平常的功课，每日持诵《心经》、往生咒，除了睡眠吃饭之外，念佛不断。

一九三五年春天，皈依北平拈花寺的全朗法师。后来，屡次感得梦中的预兆，在梦境中亲睹净土的胜境，叫儿子作笔记，前往上海请静波、太虚二位法师开示，因此对净土法门有了更多的解悟。不久之后，感染传染病濒临死亡，蒙佛加被，幸得安全度过，从此更加深刻感悟，而欣羨净土厌恶娑婆之心也愈来愈恳切。一九三七年春天，又患当时的流行病才刚痊愈，就引发肝、胃方面的旧疾，医药无效，自知病情难有起色。常常说：『年纪已经到七十二岁，也已满足了！』进入秋天之后精神气力日渐疲乏，不能高声念佛，仍然默默地持佛名号从不懈怠。

八月初二日中午的时候，突然如安睡的样子，而气息微弱脉搏急促。儿子知道母亲病危，于是请僧众及盛圣教居士等人轮班助念。并请莲友代为照料，以免家人靠近侍奉，使

她心生挂碍，烦恼生起。床榻前供奉阿弥陀佛圣像，当天夜里忽然张开眼睛凝视，手指着莲花，倍加称赞。盛居士催促她念佛，她回答说：「我的心本来就安住在佛号中。」说完后，又闭上眼睛，初三日下午睡醒说：「刚刚见到阿弥陀佛。」说完又睡着了，自此以后每次在转身时，均睁开眼睛注视佛像。

过了一日之后，告诉大众说：「我又见到阿弥陀佛，以及无量无边的佛。」拿念珠给她，接受而握在手上，却不见嘴唇振动，而念佛之声，清晰可闻。其声音有时悲切，近听则特别寂然。念佛之声偶尔中断，盛居士即靠在她的耳朵旁叫她念佛，则念佛之声又再响起，如此过了八天八夜。忽然恭敬地合掌，向佛像说：「佛来接引，我即随行。」十一日早晨，媳妇梦见她说：「你们不要担忧，我于今日十点半之后就要走了！」惊醒过来向前就近一看，其舌头已经僵硬不能言语，四肢冰冷，而双手仍能搓捻念珠。十一点气息突然急促，于是召集大众一齐高声助念，才十五分钟，右手搓捻念珠，左手移动，有想要合掌的样子，因为被棉被覆盖住，来不及向上举起而往生。室内闻到异香，六小时后头顶仍有余温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九二期）



## 二十世紀 张氏

张居士。青島市人。家里非常贫穷，丈夫在海港的码头以拉车维生。生有一子一女，居住在靠近湛山精舍佛学会的地方。每个星期日，倓虚法师来佛学会讲经后，领众念佛一枝香。张氏借此因缘，皈依三宝，得闻佛法，因此坚信佛法。平日在家念佛，星期日带着子女到佛学会听经，随众念佛。

一九三七年冬天，有一日早晨起来，忽然告诉她丈夫说：『你好好教养子女，我今日就要往生佛国了！』丈夫怒目呵斥她，仍旧去拉车。张氏又交代子女说：『我今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们要好好听父亲的教训，不要淘气。』儿子当时才十岁，女儿才六岁，不了解母亲的意思，仍然出外玩耍。张氏即略微地整理家务，沐浴更衣，面向西方趺坐，念佛而往生。等到子女回家吃午餐，叫她不应，推她不动，才知道母亲死了。哭着告诉邻居，邻居及其丈夫听到消息赶到，已经往生多时了，但是面貌依然如生。（念佛论十六页）

## 二十世纪 杨美玫

杨美玫居士。浙江吴兴人。跟随父母居住在上海。年幼时聪颖好学，后来嫁给许姓人家。一九三七年春天，感染些微的疾病，医治无效。到了秋天时病情渐渐严重，发烧不退，再加上喉咙痛。杭州大愿法师，写信劝她默持观世音菩萨圣号。并于冬月二十日，前往上海探访她的病，问她说：『你的心境如何？』答说：『非常好！只是父母年纪大了，不能释怀。每次遇到病重，不胜悲伤，母亲也悲伤地哭泣。』大愿法师怕她情执太重，难以解脱，于是尽力劝勉她说：『俗话说良医治病，而药石不灵者，一定是有业障存在。然心能造业，也能转业，若能一心念佛，即得尽此报身，托生莲胎，永远脱离轮回之苦，现今正是这个时候了！况且阿弥陀佛有大愿力，凡有至心念佛者，临终必来接引，这是确实而不必怀疑的。』杨美玫听完后突然有所省悟，其往生西方的志愿，愈来愈恳切，纵使以父母之情、丈夫儿子之爱，皆不能动摇其往生心志。

一九三八年正月十九日病情更加严重，赶紧请僧众环绕于床榻助念，随声念佛，经过一个小时候左右，气息渐渐平复。杨美玫笑着说：『刚刚见到西方莲华池、琉璃地，愉快地



无法形容。恨不得于此时得见阿弥陀佛，接引我往生，离苦得乐也！」从此之后毅然摆脱一切，一心忆念西方极乐世界，心不离佛。自己说持此一句佛号，就如同紧紧握着宝珠，不肯稍有放释。

每次遇到亲戚朋友来探视，皆告诉他们自己所见到的胜境，欣喜的容色，表现于谈吐之间。父母看见她的样子，由悲伤转为喜悦，然而仍旧怀疑她说的话不可靠。私下询问她说：「你说往生西方，真的是肯定的吗？」答说：「是的！」又问：「能作得了主吗？」答说：「能！」父母因为知道女儿一向不打妄语，于是深信不疑。凡是女儿所劝慰，及交代的后事，皆答应要依照她的意思。每当在痰涌气喘时，必定自己请诸位法师助念，频频请法师开示，以坚固心愿。并自己发誓说：「愿往生后，回入娑婆，度父母眷属，及一切病苦众生。」以七百块钱，请父母为她修集布施福德。到了二十四日中午的时候，于大众助念之际，念佛不断。不久展颜一笑，念佛声停止而往生。经过一日面色如生，头顶温暖仍未散失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八〇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洪吴氏

洪母吴居士。浙江淳安县人洪智导居士的母亲。四岁时，因丁洪杨之乱，奔窜逃难于山谷之间，父母相继过世，依靠母亲的家族邵氏，才得以存活下来。年十九岁，嫁给洪锦林，家中非常贫乏，以农工起家。洪母生性温和敦厚，具有宿世的慧根，喜好谈论因果。

从小就持初一、十五斋，后来增加十九日为三斋日，终身都没有间断。听闻《太阳经》有奇验，每年三月十九日，准备香灯供养并且礼拜诵念。后来得痢病，头痛欲裂，梦见老人为她医治，不药而愈。从此以后每日天刚亮就起来，焚香向着东方，礼拜诵念《太阳经》七遍。儿子劝她念经完毕后，接着念阿弥陀佛，不拘多少，视其能力之所及，随缘净念，回向极乐世界，导归西方净土。母亲答应他，经历十年不曾稍有懈怠，身体康健更胜过从前。

一九三八年春天，感染轻微疾病，忽然觉得气虚不顺畅，叫她不应。儿子含泪念佛，也叫家人随着念佛。媳妇呼唤数声，洪母又张开眼睛问什么事？儿子问她说：「孩儿呼唤母亲不醒，难道是往生的时候到了吗？如果是，千万请一心正念，等待佛来接引，才可



隨之而去。否則，任何車馬來相接，不可跟着前往。』洪母回答说：『我自己知道。』当天夜里特别清醒，嘴唇时常微动念佛。隔日，家人环绕跪着助念，到了未时（下午一、三点）安详而往生，时为三月二十六日，年八十二岁。酉时（下午五、七点）沐浴更衣，肢体柔软头顶温热。过三日人殓，面容丰润，相好殊胜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九一期）

评曰：『每天早晨念佛，不拘多少，视其能力之所及，随缘净念，回向极乐世界，暗中符合晨朝十念念佛法，故获安详往生，并非念太阳伪经的功效。』

## 二十世纪 何张莲觉

何东夫人张莲觉居士，香港大富翁何东爵士之妻，何世礼将军的母亲。全家皆信基督教，唯有张莲觉于一九一二年，因慧业善根，顿悟人生如梦，生也苦，死也苦，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她的疑惑不能解决，因此遍游中国各名胜佛寺，崇敬三宝，探求真理，而终于皈依佛门。于是在港、澳之间设立讲经坛场，延聘佛教讲师，宣讲佛法。后来，又创建『东莲觉苑』于香港的跑马地，每逢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，必定请道友在家中念佛。

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二日，召集全家儿子、媳妇等人，训示说：『宗教信仰是个人的自由，你们不信佛，我决不勉强。但无论信哪一个宗教，均教人孝顺父母。我数日后就要离开你们，希望务必成全我的心愿。当我往生时，你们全家为我念佛，帮助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是尽你们为人子的孝道。』

十三日起，请莲友念佛七日，十九日圆满，大众即将回去时，仍然坚持挽留莲友们而说：『今日我要往生西方，请各位暂时留下来，为我助念。』大众皆感到意外，都说：『老夫人身体健康，福寿双全，往生西方的时候还没到吧！』张莲觉即沐浴更衣，命家人将床具抬出来，趺坐合掌念佛，大众及全家，只好同声随念，很快地就安详坐化而往生。此时忽然看见黄光从身体发出，如大流星绕屋一周，缓缓地向西方而去。当时异香扑鼻，天乐齐鸣，大众叹为希有。全家见此祥瑞的感应，毅然改信佛教，皈依三宝，从此皆是念珠不离于手。（周编西方公据七四页。智光老和尚纪念集二三一—三二一页）

评曰：『信仰宗教是个人的自由，即使是母子也难以勉强，祥瑞感应的感召，使他们



毅然改信。因为人人都为了自己着想，能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者，不须等别人的劝勉而自己就会相信了。』

## 二十世纪 吴郝氏

吴母郝居士，河北任县人，河北邢台县净业念佛社社长吴月舫居士的母亲。天生慈悲善良，爱乐一切众生，居住在鱼虾极多的地方，而终身不吃鱼虾荤腥，因此她一生都无病痛。儿子皈依印光大师，法名为慧舫，并为母亲说法，请她常常念佛。

一九三八年秋天，吴母生病，吴月舫日夜跪在床榻前，为她持诵净土五经、《金刚经》、《地藏经》、大悲咒、往生咒。吴月舫担心母亲净念不继，有碍往生，先与母亲约定，仔细听闻经典中若遇到有『佛』字，即敲引磬一响，母亲则念阿弥陀佛一声，果真能如约定的一样，不失洪名。

后来，吴母生病腹泻二十天，身瘦如柴，吴月舫知道母亲难以痊愈，于是前往邢台县购买准备寿衣、寿被，嘱咐兄嫂好好地为她念佛，并请吴母随着念佛。若临命终时，须按照《饬终津梁》之指示，慎重实行。等到吴母病危时，有人误拿肉包给她吃，人口随即呕

吐。吴母自己呼唤孙女，为她沐浴更衣，说是明日要去世了！果然于九月十二日戌时（晚上七、九点），从容舍报往生，身体冰冷头顶温热。时年六十六岁。（弘化月刊四十三期）

## 二十世紀 林陳氏

林母陳妙蓮居士。浙江泰順縣人。生性朴实勤儉。一九三二年，与长子林萼一同持特定时日的斋戒，一九三三年，儿子发愿长期持斋念佛。一九三五年，林母生病，于是劝她吃素一同修习净土法门。疾病不久就痊愈了，随即皈依宝林寺融度法师，早晚有固定的功课，持念往生咒、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圣号，无论寒暑也不中断。

一九三八年九月，忽然精神疲倦，十九日夜晚说：『观世音菩萨来接引我，往生之期近了！』随即摒除饭食，只饮大悲水。二十一日请二位僧人助念，至二十七日申时（下午三、五点），次子请母亲念佛，才念三声，即睁开眼睛向着西方，面带笑容，若有所见。左手按心，右手举起手掌，作礼佛的样子，然后安详而往生，时年六十三岁。大众念佛，直到全身冷透，头顶还有热气外溢，即使相距数寸，也可感觉到熏蒸。等到人殓时，肢体柔软，面貌如生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八七期）



## 二十世紀 吳陳賢行

吳母陳賢行居士。福建同安縣人。隨着丈夫經商于荷蘭的屬地蘇門答臘，後來遷居到英國的屬地新加坡，因勤儉致富。只生下一女，而過繼三個兒子，家族中有起貪心而有非分之想的人，極盡挑撥弄是非的方法，導致晚年心神不安，而患肺疾。

一九三二年，由上海運來佛學經書，令海外僑民，同沾法雨。吳母聞佛法後，發心信佛，法名賢行，仰仗佛力以自己過日子。每年持齋八十天，雖然很繁忙，但早晚一定還是拜佛念佛，以求出離生死之苦。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，肺病漸重，不能出聲念佛，請蓮友及家人助念，日夜念佛不斷。故能放下一切，唯佛是念，病苦也突然減輕。交代死後禁用葷血食物，並避免鋪張浪費。到了十月初三日中午之時，安詳而往生，頭頂灼熱，面色轉為紅潤。時年六十三歲。（佛學半月刊第一七九期）

## 二十世紀 朱李慧芝

朱李慧芝居士。江蘇南通縣人，天性溫和善良，治家勤儉。一九三三年，與丈夫朱慧

章居士，一同吃素念佛。发起佛教居士林于西禅寺，没有经费，自己慷慨捐助。皈依宝静法师之后，自己更加努力修行，行住坐卧动静之间，不离念佛声。

一九三八年冬月十日，忽然患肝疾，医治无效。十二月初七日，病势加重，请居士林的道友们，求大悲水让她饮用，顿觉清凉舒适。再请林友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三天三夜，以报佛恩。并发愿启建大悲佛七，当天夜里即见阿弥陀佛全身佛像，光明无量。在佛七期间，身体清爽安泰，绝无苦痛。

一九三九年正月初五日，自知即将命终，志愿恳切要往生西方，嘱咐丈夫邀请居士林的莲友助念。初十日忽然称说：『自身之肉，现今被李氏家人割去，不能再念佛。』丈夫知道魔境现前，只求佛力加被，仍请莲友高声助念，大约三百声，神志顿时清清楚楚，痛苦也消失了。十一日晚上，交代家人移床榻到佛堂，一同持念佛号。至正月十二日夜里一、二点，见到佛持莲华接引，大笑说：『佛来了！佛来了！』面向西方安详而往生。继续助念六小时，试探头顶独有余温。

等到六月十四日寅时（早上三、五点），居士林的莲友张妙真女士，身患热症，忽然



看见李慧芝现身于虚空中，灿烂光明身形高大，绕佛而下，礼佛三拜说：『张妙真本应往生，因你信愿真诚恳切，堪为念佛之人的模范，请你留在世间数年。请为我寄言给丈夫朱慧章，告诉他我已往生西方，莲登上品，不须挂念。只要一心念佛，不要听姨母之言，再娶妻。』说完后消失不见，张妙真流大汗而病愈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九一期）

评曰：『居士往生后，不到半年，即示现再来。初编有宋朝荆王之妾，本编有江印水居士，皆不可思议也。』

## 二十世紀 陈女士

陈女士。与上海余雨东居士的侄女为友，一九三九年春天，有一天偶然到余寓，看见佛坛庄严，心中恭敬欢喜。余雨东看她肺病日渐严重，劝她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虔诚地请求佛菩萨加被，可减少痛苦。陈女士听闻而坚信，即赠观世音菩萨圣像，让她请回去供养。从此发心学佛持名精进，每次到余寓一定礼佛。

四月之间肺疾加重，于是住院治疗，余雨东的侄女看见佛学半月刊，记载有莲社助念

往生团规约，详细地将送终助念等十二条要点，全部告示陈女士，顿时坚定信愿，求生极乐。丈夫人在香港，上海的家只有一个儿子，相依为命，而思夫爱子之心突然变淡。说一切诸法皆是虚假，不足爱恋，毅然返回上海的家，静待往生。将儿子寄养在亲戚家，雇老女仆看护。余雨东命侄女劝陈女士持观世音菩萨洪名，及念佛回向净土。

五月十七日早晨，嘱咐女仆为她穿殓服，召唤儿子到面前，略微地抚慰看视他，毫无爱恋不舍之意。命人请念佛堂女居士数人助念，等到午后，问是否已经五点了？旁人告诉她才三点而已。仍然合掌念佛，告诉众人说：『室中莲花何其美！菩萨何其多！你们看见了么？常常听说死时极苦，现在知道并不是这样。』才刚到五点，即合掌含笑，安详而往生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八七期）

## 二十世纪 余印华

余印华居士。姓包氏，江苏常州人。嫁给天津余懋生，而丈夫早逝，孑然一身，了无尘累。于是发心学佛。依止如光法师，受三皈五戒，专修净业。自订平常的功课，发誓勤奋精进。一九三七年夏天，朝礼五台山，从此更加感动奋发。当年秋天，忽然患神经错乱

症，经大众念佛加持，转为半身不遂，而念佛始终不曾间断。并常常持诵《金刚经》、《普门品》，往生西方净土的志愿愈加坚固。

一九三九年夏天，因炎暑病变，全身发大热，不可控制，但神志如平常，仍念佛不懈怠。六月初四日早晨，病情严重，天津助念团的盛圣教居士，问她开始念佛以来，是否曾看见阿弥陀佛？答曰：『去年得见一次。』当时嘱咐她要精进念佛，不要稍有间断，病中虽不能出声，应于心中默持佛号。余印华点头答应。中午如厕后，觉得体力不支，高声念佛号若干声，神识特别的自在清醒。当时盛圣教等人在旁边，尽力给予安慰，并同声念佛，助其正念。余印华显得很高兴的样子，随即安详而往生。大众仍旧持续助念六小时后，面貌丰腴有光泽，脸颊带着红润的颜色，肢体柔和，顶门仍是温热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八九期）

## 二十世纪 郑沈氏

郑母沈觉慈居士。浙江秀水人。年幼时读书，明礼义，年二十岁，嫁给嘉兴的郑秉谌秀才。过了二年公公过世，祖母及婆婆均与他们住在一起。又二年丈夫生病，吐血并且精神衰弱，沈觉慈独自料理家务，让丈夫静养，专念阿弥陀佛。

一九二三年吃素念佛，婆婆也长期持斋礼拜持诵。隔年秋天，逃避兵乱到上海，才开始随喜参加莲社法会。一九二五年春天，与婆婆一同皈依能禅法师，法师开示净土法要，即深信发愿，往生西方的志向，不可动摇。前后听闻过谛闲、兴慈、宝静诸位法师讲经。不久之后返回家乡，侍奉婆婆与诸位女居士组成莲华会，定期念佛，相互约定要往生西方净土。在家中整理出一间小院，供养西方三圣，持念朝暮二课，及莲池大师发愿文，每日念佛三万声。患痰饮咳嗽十余年，一九三八年冬天，病情忽然严重。

隔年夏天中暑，患下痢，身体发热，经过医治后稍微痊愈，而身体非常疲惫。即告诉子女说：『我的病不会好了！』训勉数语后，即催促办理殡殓的用具，从此拒绝汤药饮食，只饮用泉水，有时饮用果汁。二日之后，沐浴更衣，脚先冰冷，隔日午后手也冰冷，戌时（晚上七、九点）告诉家人说：『我已有五眼六通。』亥时（晚上九、十一点）自己持诵《阿弥陀经》，声音渐渐低微，大众为其助念。不久之后问是否到午夜了？突然转身面向西方，一笑而逝，头顶温暖最后才散失，时为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五日半夜子时，年六十岁。念佛历经一日一夜才入殓，此时面貌如生，明亮有光泽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八九期）



評曰：『臨終前說：「有五眼六通。」或許是因為當時見聞洞悉透徹，因熟悉持誦蓮池大師發願文，故舉此成語。』

## 二十世紀 宋韓氏

宋韓修蓮居士。山東即墨縣王村島韓守顯之女。年十八歲時，即喪父，感悟世間無常，發出世之心，與母親及弟弟，長期持齋念佛。听闻修希亭居士開示淨土法門，即于佛前受滿分優婆夷戒。凡是《阿彌陀經》、《普門品》、《心經》、大悲咒、蓮池大師發願文，皆能背誦如流，朝暮的念佛聲，如同在寺院一般。無論大小事情，一定與兄嫂及道友們商量，對於淨土法門的義理若有疑惑，也必孜孜請益。

年二十歲，嫁給宋兆積，其居住的地方在海邊，只擅長捕魚，不信三宝，所以她的修持上有特別多的逆境，但是念佛却更加努力。每次回娘家，被詢問到夫家對她的待遇，則以掩飾實情的言語來讓親人歡喜。平時很少說世俗的事務，只以生死事大來自勉勵。常常勸母親放下萬緣，以西方極樂世界為依歸。一九三九年春天，忽然生病，病苦纏身達四個月之久，而禮佛念佛從不間斷。等到六月十日，預知時至，交代準備後事。二十四日想

要回夫家，二十五日叫人护送，嘱咐弟弟请修希亭、张能树二位居士前来助念。二十六日早晨，合掌辞别大众，安详而往生。时年二十四岁，往生后面色光亮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九四期）

## 二十世纪 袁顾氏

袁母顾慧堂居士。江苏无锡县袁宝璠居士之母亲。一九一二年，发起锡山第九女莲社于城中的北禅寺，被推选为社长。一九三三年，与儿子媳妇先后求印光大师，授三皈五戒。全家皈依，奉持斋戒，早晚念佛。儿子所创立的净业社，也迁到北禅寺，每月的初一、十五日，集合大众念佛。

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三日，患些微的疾病，医药无效，儿子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为求尽速病愈。二十二日早晨，坚持不服药，命令儿子改念佛号，求生西方，后事一切从俭。于是请社友及眷属，分班日夜助念，总共八昼夜，不断念佛之声。三十日恭逢地藏菩萨圣诞，净业社中照例念佛一日，全体社员皆为她分班助念。因为她家与北禅寺为邻，有门可以相通，下午二点半，社中往生普佛完毕，即于此时，安详往生西方，如人禅定，时年七十岁。



助念至六點，全身冰冷，而離頭頂一寸左右，亦能感覺溫熱。（佛學半月刊第一九一期）

## 二十世紀 潘姜氏

潘母姜元覺居士。生長於澳門，才十五歲，就嫁給廣東詩人潘三史為妾。一九三二年，發大心，吃素念佛。先後皈依印光大師，以及覺明尼師，不久之後受五戒於性空和尚，發願要修淨行。每日除了課誦之外，持佛名號七、八萬聲，不曾有一日中斷。因為體弱多病，居住在雪浪山的十渚禪院多年。後來，因逃避兵亂前往上海，精神氣力更加疲憊。

一九三九年三月，忽然患喉疾，醫治數月，病情更加嚴重，飲食難進，拒絕醫藥，請求同參道友助念。到了九月初一日，神志忽然明朗，疾病好像痊愈。自知往生的時候已到，即料理後事。初四日，親戚勉強她去就醫，中途忧虑她體力不支。姜元覺交代說不要怕，時候還早，必須等到初六日才走。家人為念大悲咒，她也能隨大眾默念，並且能指出旁人的錯誤缺漏。

初五日夜晚將盡時忽然起來，命家人沐浴更衣，面向西方趺坐，結彌陀印，笑着說：『我的神識已往生西方，實在是極為快樂啊！』大眾問她何日再來？答說：『證得無生法

忍后，回人娑婆，教化有情。』接着又说：『我已身心放下。』即面向西方吉祥卧，大众为她高声念佛，于念佛声中，安详而往生，当时为初六日，天还未亮，时年五十四岁。傍晚入殓，四肢柔软，顶门仍有余温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九五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戴慧芳

戴慧芳居士。江苏溧阳人。天生具有宿世的善根，年八岁丧母，继母对她不好。于是前往依靠姨母于宜兴县。姨母本来就信奉佛法，戴慧芳也一心一意于三宝，早晚念佛。年纪稍长，学习作家庭护士。后来，到上海，遇到表姐郭慧修居士，留她下来一同居住，情谊深厚如莫逆之交。不久之后，经他人介绍居住于世界佛教居士林，归心净土法门，勤修念佛的功课。

中、日八一三之战开始，因想念姨母，坐船向西部而行，日夜蓬头垢服，艰险备尝，但一心念观世音菩萨。后来果真承蒙菩萨垂佑，安全抵达宜兴县湖汉镇，与姨母会面相聚。此时战事正激烈，烽火烟雾遍地，戴慧芳了无畏惧。惟有一心称念观音圣号，日夜都不懈怠，乡居经过一年，安然无恙。后来返回上海，仍住在居士林。







一九三九年八月中旬，感染流行病，住院半个月，医药无效，自知一病不起。告诉表姐郭慧修说：『我半生与表姐您相依为命，视同骨肉，如今以后事麻烦您处理而感到抱歉。世寿已定，不是医药能挽回的，与其多花医药费，不如拯救灾民。我一生尽力坚守贞节，不需经过殡仪馆的洗身化妆，如果骨头硬不能坐化，棺化也可以。总之，是心即佛，净土不离方寸，本来就不在乎形式。』问她是否有遗留挂念之事？答说：『念佛之人主要的就在临终解脱，还有什么挂念呢？』病重时虔诚持念观音圣号，夜里梦见堕入海中，正在惶恐着急之间，看见观世音菩萨自云中伸出手救她出海，随即大声念佛而醒过来。等到九月初六夜晚，合掌称念观音圣号不断。至初七戌时（晚上七、九点），安详而往生，时年二十六岁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一九三期）

## 二十世纪 许母

许母。湖南长沙许俊球居士之母亲。早年信佛，常常跟随丈夫带着儿子到寺院，礼佛斋僧。一九二七年丧夫，即发心长年持斋念佛。一九三八年，全家避难于叙浦县。隔年九月十日，突然感染轻微的疾病，十二日早晨，忽然叫儿子到床前，说：『明日亥时（晚上

九、十一点)，我将离开此五浊恶世。丧礼务必从简，无论自己的餐点或是款待客人，均须吃素。』说完后，谈笑自如。

隔天中午，又叫儿子们到床前，命他们煮檀香水，自己起来沐浴更衣。命人设置香案，烧檀香。到了夜里亥时（九、十一点），端坐于床中，呼唤儿孙排列跪于床前，齐声念佛，不许哭泣。合掌闭目，高声念佛号，大约二十分钟，声音渐渐停止，手也慢慢的放下，然后安详而往生。（觉有情月刊十卷五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杨范氏

杨母范慧亮居士。江苏东台县人。年二十四岁而丈夫死亡，孑然一身，了无尘累，因此发心学佛。前往如皋县万佛庵常心法师之处，受三皈五戒。随即住在庵中专修净业，自订平常的功课，立誓要精进修行。遇到贫苦的人即喜舍，看见活的生物立即购买来放生。一九三九年，庵中举行息灾法会一百二十天，念佛更加勤奋。夏天时生病腹泻，病苦缠身数个月，但是念佛从不间断。

一九四〇年春天，不小心感染风寒，病情突然转变，全身疼痛，而神志如平常，念佛



仍不懈怠。三月二十四日病重，常心法師請佛教會及助念往生團的居士們，到庵中助念。问她是否見到佛來接引？答說：『見到銀台了！』晚上八點，大眾皆在旁邊同声念佛，助其正念，范慧亮即面貌喜悅的樣子，接着安詳而往生，時年八十歲。大眾仍舊持續念佛到二十五日午后，面貌丰腴，臉頰紅潤，身體柔軟，頭頂溫熱。（佛學半月刊第二一三期）

## 二十世紀 俞張氏

俞母張慧慈居士。鎮江俞筱江的第三个媳婦，人皆稱呼她俞三太太。年十八歲結婚，二十一歲生子，二十五歲喪夫，守節抚养孤子，備历艱苦。三十九歲為兒子娶妻。時常感悟到人生苦空无常，仰慕出世之乐。于是信仰佛法，皈依僧尼，吃素念佛，无论寒暑从不间断。五十岁受五戒。道场佛七时，逢人就劝募化缘，不管是人力财力，都作大布施。平日专勤念佛，一心一意于净土法门。一九三二年，写信请求皈依印光大师。

一九三七年，抗日之战兴起，备尝痛苦灾难，更加专心念佛，以求早日往生西方。儿子逃到四川重庆，媳婦则避难于上海，屋舍遭到火灾，孑然一身，无家可归，暂时寄居在第五妯娌之处。床铺不设置蚊帐，恒常思惟四大假合，身为苦本，愿舍身以喂饱蚊子。并

发愿打三次饿七，燃臂香，求佛慈佑，能让战争尽早停息。其能放下一切，发菩提心，自利利他，精进到如此地步。

一九四〇年四月初四日下午五点左右，由都天庙烧香回来，觉得身体疲乏想要躺卧。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数声，趺坐而往生，往生后面貌如生。时年六十二岁。（佛学半月

刊第二一三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洪杨氏

洪母杨素钝居士。江苏金山人。生性贤淑善良。年二十一岁，嫁给洪惠时，家境一向贫困，后来因兄弟分家，家境更加贫穷。平日节衣省食，协助丈夫成立家业。只是身体向来虚弱，因而形体更加消瘦，终年难得有一餐温饱，而操劳加倍，导致时常卧倒床席。原本就志向佛法，而后更加坚定，曾经为观音救苦会会员。

一九三七年春天，打算到普陀山受戒，因婆婆生病而受阻，后来因战事发生，更加不可能成行，深以未得受戒为憾。一九三九年秋天，突然患疟疾，全身疼痛，刚开始希望痊愈。后来知道生老病死，乃是凡夫无法避免的，于是更加精进，决意往生西方净土。



一九四〇年五月初一日，忽然告訴家人說：『我前生不知作何罪，以至于至今尚不得入佛門。』兒子洪拙人，就跪着稟告說：『母親至心念佛，則每日與阿彌陀佛及聖眾相對，請勿以此為遺憾，好吗？』洪母一笑而答應。接着又说：『我將要往生淨土，你們趕緊念阿彌陀佛，以助我往生西方。』叫家人扶她起來坐着，子女共六人，圍繞聚集在她的旁邊，高声念佛，日夜不斷。隔日辰時（早上七、九點），女兒洪英華，以阿彌陀佛聖像供奉在床前，說：『阿彌陀佛來了！』洪母聽到後非常高兴，睜開眼睛瞻仰注視，含笑而往生。時年五十七歲。身體冰冷後頭頂溫暖，依然面貌如生。（佛學半月刊第二四一期）

二十世紀 顧於氏

顧母於証慧居士。浙江定海縣顧華荪居士之妻。顧華荪很早就皈依印光大師，法名宗愿，長年持齋念佛，有固定的功課。因此受到熏陶，于一九三九年，發心為了報答母親而吃素，不久忽然得肺結核一年多，醫藥無效，勸令念佛而不信。後來即將病死時，為她求大悲水讓她飲用，再講觀世音菩薩救苦的事實，才开始稱念觀音聖号。五月二十四日，到居士林啟建觀音七，請善會法師主七。自此以後就在病床上，默念佛号，家人懸挂阿彌陀

佛接引像于室内，为她讲说西方圣境、阿弥陀佛功德、往生因缘，及印光大师所说的临终三要，反覆地开导。终于言下大悟，说：「从此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。我儿子顾宗俭，年纪虽然才七岁，但有父亲可依靠，我死后有何忧虑呢？」自此之后绝口不谈家事，凡是遇到来探视的人，则坚持请求他们念佛，说：「我听闻念佛声，心中感到愉快。」四十九天圆满，即皈依善会法师。

六月初八日，忽然高声念佛不断。自己拿掉金手环，说：「我死后将要往生西方，不需此饰物。」初十日早晨，告诉丈夫说：「昨夜佛来了！」丈夫嘱咐她如果再见到佛，必须问往生西方的时间，以便准备后事。之后二个多小时，便笑着说：「我已求得八功德水来，赶紧拿给我喝。」丈夫怀疑她病中胡言乱语，就拿大悲水给她喝，才喝下去，即说：「不是。」回头看枕头旁边说：「那杯水在此。」于是饮用，很高兴地说：「哪里有比得上这杯水的新鲜甘美呢？」

问她：「西方何时去过？」答说：「刚刚到西方，看见阿弥陀佛在宝池莲华上，池水澄澈晶莹令人喜爱，想必可以治愈我的喉病。于是向阿弥陀佛求水，佛请人代取半小杯，



放在第二层的阶梯边上，饮用时恐怕样子不好看不恭敬，于是带回来，没想到竟是如此地美妙。我曾问佛何时来接引我？佛表示是今夜，果真如此，何不为我集合诸同参道友助念。』当时已是晚上七、八点，大众开始助念，忽然含笑合掌而礼拜。大众皆感到惊讶，因她长久生病手臂残废，无力做此动作。接着笑得更深切说：『佛来了！我将去。』忽然大众都闻到异香，远胜檀麝的香味，于是大众皆肃立起敬。於证慧自己也端正身体整理衣服，随念佛号。等到气息即将断绝时，忽然侧身向右吉祥而卧，时为十一日清晨寅时（三、五点），年二十五岁。早上巳时（九、十一点），身体冰冷头顶仍有余温。十二日洗濯更衣，身体柔软、嘴唇红润，脸色如生。（弘化月刊十三期）

二十世纪 胡程氏

胡母程慧复居士。安徽婺源县胡骏声居士之母亲。皈依印光大师，家中设置佛堂，专修净土法门。持十斋，但不是斋日时，也不吃肉。一九四〇年夏天，蚬城佛光社举行佛七，因脚肿而不能前往，在家念佛，命令儿子前往协助引导一切事务。

六月二十三日，忽然生病，隔日自知时至，交代家事，请社友及子女们，一同在床头

念佛，自己也随众高声念佛。至二十六日中午，念佛时字句及声音无法清楚，只有喃喃而已。等到未时（下午一、三点），吉祥而往生。大众仍然念佛直到酉时（晚上五、七点），头顶仍是温暖，面貌如生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二二一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朱曾氏

朱母曾净时居士。江苏淮安县人。生性温和平顺，擅长女红。晚年信佛吃花素十余年。一九三七年才长年持斋念佛，念佛时字字句句，清清楚楚，不缓不急，无论寒暑从不间断。一九四〇年六月患疟疾，七月转为下痢，到二十八日，自己说明日即将往生。她的朋友蒋母，赶紧阻止她说：『明日不能去，虽然修行人没有忌讳，但依世俗，二十九日为不吉祥的日子，对死人与家人都不利。』于是答说：『那么就等到八月初一才去吧！』隔日，果真无恙，初一日早晨，拿着芭蕉扇，安详而往生。时年七十四岁（弘化月刊四十一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史杨氏

史母杨居士。河北束鹿县人。生性仁慈善良，不喜吃肉。平日孝顺公婆，姑嫂妯娌相





处和睦，相夫教子，治家勤儉。乡里的亲戚家族，只要有向她借贷求取的人，没有不欣然帮助的。命令儿子史烈勋，放弃求学而从商，儿子于一九二一年，皈依三宝，长年持斋念佛。史母听闻念佛法门后，顿生净信，即发愿终身念佛吃素。接着又加持大悲咒、往生咒及观音圣号。由于遭逢世事的变迁，目睹世界动荡不安，简直如同火宅一般，于是往生西方的志向更加坚定。

一九四〇年五月，忽患胃病，仍旧每日礼拜念佛从不懈怠。七月病重，即发愿祈求早生西方，以便速离生死。八月初十日晚上，梦见进入佛殿，看见灯光非常的明亮，佛身极为高大庄严。十二日起，即绝食，念佛更加精进，甚至整夜不停。常带笑容，直到命终也不改变。全家共八人，轮流助念，至二十日辰时（早上七、九点），于助念声中，安详含笑而往生。家人助念更加勇猛，至申时（下午三、五点），头顶仍是温暖。时年七十二岁。

（佛学半月刊第二二一期）

## 二十世紀 蒋妙静

蒋妙静居士。名粉媛，江苏常熟县蒋炳坤的小女儿。天生才能出众，清静淡泊，平时

寡言喜好安静，不问家中的事务。从小厌恶荤腥喜好素食，喜欢听闻念佛的声音，十三岁即长年持斋念佛，家中供奉观音圣像，每日焚香礼拜念诵，无论寒暑从不间断。虽然不认识字，而经典、咒语只要听两、三遍就能诵念。

生性慈悲喜舍，凡是来乞食的人，必定给他热饭，若冷了则烧热再给他吃，并且给他凳子让他坐着吃。吃完后，一定问他是否吃饱？假如未饱，可以再盛饭，宁愿你饱我饿，也不忍心你饿我饱。不喜欢人家杀生，见杀则感觉悲惨心痛，哀痛的表情必显现在脸上，甚至感叹地流下眼泪。

每日从早到晚，念佛声不绝于口，有时候被兄弟责备，则默念佛号。自己说她念佛时，必见菩萨罗汉等，环绕站立共有数百人之多，念佛完毕才消退。即使不念时，有时在睡梦中，也常常见到西方三圣。每日必定静坐很久，耳中常常听到佛音，室中常闻异香，行住坐卧，常有数尺白光，笼罩其身，其母亲有时可看见，他人则看不见。

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戌时（晚上七、九点），身无病苦，念佛安详而往生，时年二十岁。乡里的人不知道佛教的临终处理方法，竟然哭泣搬动遗体，擦拭身体更换衣服，





而身体发出异香，面含笑容，四肢柔软，顶门最后才冰冷。一九四一年冬天，地方政府清理乡野，只要是稍微新一点的棺木，就必须剖开检查，唯独她的面貌如生，异香扑鼻，丝毫没有腐烂。（弘化月刊十七期）

### 二十世纪 罗金氏

罗金佛德居士。江苏吴江县人，年轻时守寡居住在苏州穹窿山下的崇化庵，长年吃素念佛。不识字、不蓄积财物，晚年皈依印光大师，念佛更加勇猛精进。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因此微疾病而往生。隔年清明节，在灵岩山火化，获得舍利子非常多，由庵中供养。（弘化月刊第一期）

### 二十世纪 赵毓芹

赵毓芹居士。法名妙信，浙江定海岱山人。年幼时阅读诗书，长大后嫁给周姓的人家。得同学洪慧英女士的启发，及顾证慧居士往生西方净土瑞相的证验，因此坚信净土法门。赵毓芹身体一向虚弱，很早就患有肺结核，自知不久于人世，立志决定要往生西方。一九

四〇年八月，定十念法为每日的功课。九月十五日，加入岱山居士林，大略阅读净土经典，即发菩提心，毅然以度生为己任。

一九四一年初病重，商请丈夫，于正月十五日，请性聪等诸位法师，及居士林的各位莲友，到住宅来启建佛七，其欣羨净土厌恶娑婆的心念愈来愈恳切。来探病的人，说话时若涉及世俗的情爱，即不高兴地说：『我要往生西方，以满足我永断烦恼，总报四恩的大愿，为何不为我欢喜却反而忧愁呢？』十六日晚上，告诉洪慧英说：『此时身在极乐净土，感到非常轻快。』说话时突然闻到异香。

十九日皈依性聪法师。二十一日佛七四十九天圆满，病情加重。二十四日忽然因痰阻塞气管而昏迷，母亲害怕而大声叫喊她的名字。不久醒过来说：『我昏迷过去时，苦不能言，然而心中清清楚楚，一意专注系念佛号。母亲应当为我高声念佛，只呼叫女儿我的名字，对事情有何助益呢？』家人恐怕有所耽误，二十五日起，约诸位居士林的莲友轮班助念。二十六日夜里睡醒说：『梦见阿弥陀佛，手执莲华，愈变愈大，自己思惟此莲华应当是我所乘坐，欣喜万分。』隔日，突然谈及《净土圣贤录》中阙公则往生后回来报答的故



事，赵毓芹说：『我往生西方后，如承蒙佛陀的允许，也要回来告诉你们。』

二十八日，说她因睁开眼睛很吃力，不能经常观看佛像，怎么办？莲友们说：『观佛是凭借心力，只要心忆想着佛，时候一到佛自然现前。《十六观经》云：「闭目开目，悉令明了。」由此可知见佛不在肉眼，』赵毓芹说：『我现今闭上眼睛，佛也在眼前，以为只是画像罢了！』莲友说：『阿弥陀佛是法界身，有时现大身遍满虚空中，有时现小身丈六或丈八尺，要随修行人的功力道行的深浅而定。只要看得见者，皆是真佛，不要认为小身与佛像相同，而认为不是真佛。你能如此，表示佛已摄受，往生已有充分的把握了。只管努力地念，以期莲华的品位转高。』赵毓芹因此心才真正的定下来。

二十九日精神气息渐渐安定下来，还有轻微的痛苦，呻吟地说：『我往生极乐世界的志向坚决，而病不能完全灭除，有什么办法呢！』居士林的莲友勉励她说：『些微的病有什么值得忧虑呢？难道你没有听过印光大师皈依的弟子中，有的中毒堕入河中而得往生的人吗？《净土圣贤录》中有身中七刀而往生的人。连这种惨死的情形，都还得以往生，可知往生贵在内心清明，志向坚决，不失正念，臭皮囊上的痛痒。可置诸于度外了。』答

说：『甚是！甚是！』仅仅半小时左右，疾病竟然好像痊愈，六根都很愉悦的样子。十点半眼睛张开神情喜悦，十二点忽然向前，从容地笑着说：『佛来了！佛真的来了！』想要起来站着，大众告诉她合掌作礼就可以了，随即合掌。又笑说：『佛身非常大，以手招我，我要去了！』又连续说着西方再会！西方再会！笑容可掬，闭上眼睛而往生。

不料，到十二点左右，忽然睁开眼睛说：『我已往生西方，承蒙佛的嘱咐特地来告诫你们，你们虽然念佛，但信愿仍未深切，一定要真信切愿，心要决定，要一切放得下。』大众皆合掌说：『愿遵佛的嘱咐。』于是同声念佛。将近三点的时候，忽然说：『香气又到，佛就要来了！』大众说：『佛既然现前，何时可往生呢？』赵毓芹看着虚空问说：『阿弥陀佛，何时来接引我去呢？』说完后，作答应样子，又回头告诉大众说：『佛说还需四十五分钟。』自此之后即不说话，时间将到之时，微露笑容，在大众念佛声中，安详而往生，当时果真是三点四十五分，时年二十八岁。到了中午，头顶仍是温暖，晚上更换衣服，面貌一如生人。（弘化月刊二十四期）



## 二十世纪 李云祥

李贞女云祥居士。法名性海，四川达县李孝廉（举人）的第三个女儿。生性仁慈温和、庄重有礼，喜好布施帮助他人，明大体，有国士的风范。平日侍奉母亲，勤学读书，立志不嫁。一九一三年毕业于女子师范学校，继续在上海、北平升学深造。一九二〇年因丧母而返乡，历任县立女子高级小学及女子师范校长、妇女会主席等职务。所得的薪俸，常常用来补助贫穷的学生，及慈善事业，甚至借贷、变卖财产而不吝惜。

晚年专心于佛学，皈依金剛寺的修怀法师，勤修净土法门。一九四〇年秋天，创建组成光明念佛会，被推选为会长。竭尽心力弘护三宝，进而受五戒于圣清法师。领导女众百余人，精诚持诵，以祈求护国息灾，超荐为国牺牲的忠魂。并募集赈款数千元，分散发给贫民。凡是流通经典、开办佛学，都打算依次第举行办理。

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，在念佛会领众念佛，忽然发笑，大众都不解其意。五月初一日空袭警报，到北郊彭宅，随众礼拜梁皇忏二卷。中午正好完毕时，忽然又发笑，众人都觉得奇怪，等她就坐时前来询问她，她却沉默不语。侄子随即扶她回家，后来于大众助念

之时，安然而往生，时年五十三岁。当时全身突然发热，自下而上到达顶门。隔日人殓，身体柔软，面有光泽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二三九期）

## 二十世纪 黄龚氏

黄母龚懿德居士。启东地区人氏黄稚甘居士之母亲。治家勤俭，教子谨严。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，专修净土法门。一九四一年春天，身体不适，儿子即迎接她到大雄寺静养。

六月初，患腹泻，医治后稍微痊愈，而元气大伤，胃部难以进食。有一天告诉大众说：『我将要往生西方，你们如果能诚敬念佛，必蒙佛力加被。』儿子随即邀请召集僧俗四众，竭诚助念。至初七日清晨，于念佛声中，含笑而往生。此时正当酷暑，历经三天三夜，面貌一如平常，身体柔软如生，异香满室，蚊蝇远离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二三六期）

## 二十世纪 于赵氏

于母赵智承居士。为舜湖觉社念佛林的林友。皈依妙光和尚，平日吃素念佛，信向日渐深厚。一九四〇年春天，再次专诚写信皈依印光大师，自订固定的功课，虔诚地持念南





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，每日至少一万声，不曾一日中断。每当遇到林中的佛事，也从缺席。

年纪虽大却一向健康，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早晨，忽然觉得腹中不舒服，自知难有起色。于是拒绝医药，专持佛号，以求满足往生西方的志愿。至六月初十日疾病加重，由莲友轮流助念。黄昏时忽然自己起坐，神智清楚，毫无痛苦的样子。嘴唇微动，随众念佛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却于高声的念佛声中，安详而往生，时年七十七岁。继续助念六小时之后，试探头顶仍有余温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二三六期）

## 二十世纪 神江氏

神母江居士。法名契诚，丹徒（江苏镇江）人。嫁给同县的神晓园居士，亲自操持家务，节衣缩食，侍奉双亲教导子女，后来女儿出嫁儿子娶妻，无不依照礼仪尽力安排。以使丈夫负笈就学，及从事政教四十年，而无后顾之忧。

一九三〇年皈依印光大师，长久持斋念佛，早晚拜佛诵经，从不懈怠。一九三七年冬天及隔年的春天，为避开战乱而一再迁徙，因此心力交瘁，生活日渐艰难，身体日渐虚弱。

一九四一年春天，身体虚弱的情形更加严重，延至闰六月二十三日早上巳时（九时十一分），于家人共同诵念佛号声中，安详而往生。头顶温热持续数小时，年六十二岁。（弘化月刊三十九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周华氏

周母华慧恒居士。江苏吴县人。早年信佛，遇到县中有讲经大会，常常恭敬地前往参与。每日持念佛号数万声，数十年如一日。临终前数小时，饮食如平常，身无病苦，只是稍微觉得气息急促。随即自知时至，交代儿子周圣赓居士，请莲友助念，自己随众念佛，安详而往生，如入禅定。隔日，头顶温暖，面貌如生。经过十余日，火化于灵岩山，举火时，弥漫的烟云清澈皎白，缓缓地向西方升起飘去，获得舍利子五颗，晶莹剔透，舍利花十多枚，五彩色泽，光洁明亮。（佛学半月刊第二三七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方王氏

方母王居士。法名德超，湖北人方本仁法名德仁居士的母亲。丈夫早逝，遗留下五子

一女，守节抚养孤儿。一九三二年，长子方本仁，退休后在家居住，承蒙周霁光居士赠读《印光法师文钞》而生起信心，与其妻德慈，一同请周居士写信介绍皈依印光大师，长久持斋念佛。一九三三年九月朝普陀山，在梵音洞前，亲自见到阿弥陀佛接引的影像。回家禀报，母亲听闻后非常高兴，于是也皈依印光大师。方母一向吃花素，因年老不能断绝荤食。每日静坐时，即一心念佛，不拘时间。

方母一向身体康健，一九四一年七月，头昏一次，之后精神愈来愈衰微。至九月初一日，卧病在床无法起来，而身心安乐，毫无疾苦的样子，只是饮食突然减少。十七日即断食，于是延请十位僧尼来家中，分班日夜念佛，家人也同声助念。十九日神识清明，自己身上穿上寿衣，拔掉金戒指，满面笑容，合掌低声念佛。儿子、媳妇、孙子、曾孙环绕在她身边，绝无留恋之言。二十二日清晨三时，嘴唇还振动念佛，而气息渐微弱，安详面西往生，时年八十六岁。经过二小时，身体冰冷，头顶仍有余温。（弘化月刊二十二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彭王氏

彭母王叔康居士。法名慧淑，湖南湘潭县彭无尽居士之妻。平日孝敬公婆，治家勤俭，

学习刺绣、缝纫等工作，不擅长诗书。丈夫晚年隐居于江苏吴县一带，长年吃素信奉佛法，依止印光大师。王淑廉受熏陶日益深厚，夫妻俩一同受皈依，长年吃素。

一九三七年逃避战乱于灵岩山寺，恭敬受持五戒，放下身心，精勤念佛，不再像当年有杂念之纷扰了。每日持佛名号，总是超过四万声，礼佛一定有数百拜。晚年能持诵大乘经典，粗浅地了解其字义，所写的书法端正，不学而自然能写。

一九三九年，以学佛的人火葬干净，告诉丈夫说：『我死后一定要葬于灵岩山寺的普同塔中，以前购买山下绣谷公墓的墓穴，请不要用了。』隔年某月，与同参道友一起参观普同塔，随即自己预订位置，及为丈夫指定某号，作为共同归宿之处所。见到印光大师圆寂的种种瑞相，内心暗自仰慕，念佛更加精进。

一九四一年中秋的前夕，梦见火化的人就是所谓的彭太太，随喜参观于人丛中，非常欢喜，好像不知道彭太太就是自己。重阳节后，身体感到不舒服，将之前所梦到的情形告诉丈夫说：『我有往生西方的征兆，应该会如您先往生。』拖延到观音圣诞后，病情加重，但身无痛苦，只是无法起来，无法吃饭而已。二十二日早上九点，安详往生于大众的助念



声中，時年六十二歲。隔日午後，小殮人龕柩，頭頂有余溫。二十九日火葬，獲五彩舍利子眾多。（弘化月刊八期）

### 二十世紀 陳王氏

陳王妙蓮居士。浙江紹興人。十五歲嫁給陳姓的人家，侍奉公婆以孝聞名。才一年多，丈夫即死亡，沒有孩子，因而感悟諸行無常，於是朝禮普陀山，皈依三寶，法名妙蓮。返回杭州後，長年持齋，早晚焚香，一心念佛。同時持誦《金剛經》、《地藏經》等諸經典，虔誠供奉觀音大士，如是達十三年之久。為人慈悲，樂善好施。

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，預知時至。二十二日，見到觀音大士，告訴她往生西方淨土的時間到了。隔日社友徐蓮因居士前往探訪，召集大眾助念，王妙蓮也隨眾念佛。至二十五日寅時（早晨三、五點），說：『佛來迎接！』于大眾念佛聲中，趺坐而往生，時年三十六歲。面色和悅，如人禪定，身體柔軟，大眾都聞到梅檀的香氣。（弘化月刊九期）

## 二十世紀 王慧貞

王慧貞居士。宿世種植蓮因，深信淨土法門，皈依三宝。雖然生病多年，而念佛从不間斷。一九四一年某月某日，感得佛陀加被，臨終時身無痛苦，正念分明，兩眼看了四周，雙手合掌，口中喃喃念佛而往生。時年二十一歲，運龕柩到靈岩山，請了然法師說法荼毗。

（淨修導言二十九頁）

## 二十世紀 潘朱氏

潘母朱居士。法名師圓，浙江海寧人。受到婆婆長年持齋供佛的熏陶，而焚香禮佛非常虔誠。長子潘更生，因閱讀《印光法師文鈔》而生起信心，一九三五年春天，侍奉母親及妻女，一同前往蘇州，皈依印光大師。大師教誨他們要吃素念佛，并開示種種的因果事實。潘母于是持十齋，禮拜誦念更加堅定。于上海的住宅中設置佛堂，與儿媳們，早晚課誦。

中年時患痰喘的疾病，有時發作有時病愈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，疾病又輕微地發作，



医生说没有关系。小睡时大多说梦话，都说一些家常的琐屑之事，神志有时昏沉。家人劝导她要忆佛念佛，不要顾虑家务。潘母点头答应，说：『我念佛没有停止，用手指搓捻裤带当作念珠来使用。』十七日晚上，忽然看着孙子炳生说：『你母亲已经来了，在楼下，为何不上来呢？』当时夜深，其母亲果然没有事先约定而自乡下来。隔日早晨才上来见面，闲话家常，潘母阻止她说：『我不管了！』从怀中拿出数张纸钞，交给孙子炳生。

申时（下午三、五点）告诉潘更生说：『我等不及晚上了，今日一定要去。』又说：『佛最好！阿弥陀佛最好！』语气非常沉着，大众也同声赞扬，儿子潘更生不敢随即就念佛，因母亲神志还非常清楚，恐怕令她不高兴。不久之后潘母交代大家念佛，全家共二十人，一齐高声持念佛号。下午五点，于大众念佛声中，安详而往生。并请僧众助念，至十九日巳时（早上九、十一点），沐浴更衣，身体冰冷，头顶仍是温暖。之前生病时，佛堂时时可以闻到异香。（弘化月刊十期）

## 二十世纪 王李氏

王母李净修居士。世代家族都居住在江苏宝应县黎城镇。一九三七年的春天，于焦山

受五戒，经由蒋净信居士写信介绍而皈依印光大师，赐名净德。因积劳而时常生病，一九四〇年听到印光大师往生西方净土，病情日渐加重，得知大师往生西方的记录后，病稍微好转。一九四一年到竹林念佛堂印公的纪念佛七，誓愿云：『三年内得以往生，方称为弟子。』接着雇船到竹林，装运先前购存的寿缸，并邀请蒋净信新年时来黎城镇，僧俗男女四众笑她说：『王母已预知时至了。』

一九四二年正月十三日，托人催促蒋净信尽速前往，蒋净信问王母是否生病了？传话的人回答说：『不是，只是希望你赶快去。』二十二日，接到蒋净信的信后，说：『再见的无缘了！』下午突然出现些微的疾病，自己说：『今日不好。』等到夜半之时，催促家人请邻居助念，自己移坐藤椅，面向西方端坐。请诸位莲友依《饬终津梁》的助念法，以帮助她往生。自己也随大众念佛，至二十三日辰时（早上七、九点），于大众的助念声中，安详往生西方，时年五十多岁。等到身体冰冷，而唯独头顶温热。（弘化月刊十七期）

## 二十世紀 汤王氏

汤母王居士。法名慧正，清朝翰林王荣商的第四位女儿。童年时生性聪颖领悟力强，



当时祖母还健在，学佛非常虔诚，早晚礼拜诵念，从小耳濡目染之下，早就对佛法具有信心。年二十二岁，嫁给浙江鄞县的汤岷亭，夫妻相敬如宾。以孝顺侍奉婆婆，以仁厚管理下人。向来喜好禅悦，悟到人生虚幻，苦空无我。三十六岁，即长年持斋，信奉佛法，虔诚修习净土法门。

一九三三年皈依印光大师，并受五戒，自此以后倍加勇猛精进，佛号不绝于口。十斋日持诵《地藏经》，十年以来，不曾间断。自我需求非常俭淡，看见有人如果困难，则尽力布施帮忙，惟恐别人有一日不足。体质一向虚弱，以前就患有气喘，近年来国破家亡，导致旧疾复发，面貌浮肿。

一九四二年正月初八日，礼佛后即卧床，自知一病不起，于是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，不问世事。听到有人说眼前的闲杂等事，则摇头说：『念佛不是更好吗？』三月二十日中午之前，作手敲木鱼及引磬的样子，高声持诵《阿弥陀经》完毕后，想要念大忏悔文，因体力不支而停止。申时（下午三、五点），大姊偕同姊夫来探病，拿《饬终津梁》这本书，试着告诉她：『你还能阅读这本书吗？』王慧正笑着回答说：『两个月前已经两眼昏花

看不见了，如今怎么能看得见呢？」说完想要起来，起来后将头部垂到胸前，突然蒙佛接引而往生了。时年五十九岁。十四小时之后，身体柔软，头顶仍有余温。二十六日茶毗，烟雾呈白色如棉絮一般，获得舍利子数十颗。（弘化月刊十五期）

## 二十世纪 邵伏氏

邵节妇伏居士。法名净德，江苏淮安人。早年丧夫，跟随叔祖母朱净慧念佛。皈依道果和尚，常住于百子堂，依止辉真法师，守节清静修行。自定早晚念佛功课，兼读大乘经典，满益、彻悟等诸位古德的诗偈语录，大多能背诵。

一九四〇年，听闻印光大师往生西方，更加感到振奋勉励。深切的思惟三界内都不安定，四大虚伪不实，除了念佛往生西方之外，一切皆如梦幻，即专志于往生净土。伏净德一向体弱多病，一九四一年冬天，患伤寒缠绵不愈。隔年春天，莲友们前往探病，即安慰勉励莲友说：『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有，此娑婆世界实在是苦，当念阿弥陀佛，自己作主，厌恶居于五浊恶世，求生净土。我恐会在佛圣诞日之后往生，愿到时大家助我一程。』自此以后，更少说话，而多念佛。

四月初七日，請蔣淨信居士來，蔣淨信看她病重，即按照印光法語为她开示。伏淨德说：『我梦见印光大师二次，惭愧无以回报。』于是交代母亲给蔣淨信五十元，求他代为作印光大师纪念会的功德，期望往生西方后能随侍在侧。又说：『要回家往生，以避开障缘，因为百子堂内很多是外道。』十二日由家人接回家，十七日蔣淨信等人被邀请，急忙前往助念。晚上催促穿衣后，交代后事，劝母亲必须真诚地信佛，不要相信道教。说完后，默念佛号，忽然听到胜妙的天乐，大众也都听到，于是念佛更加恳切。伏淨德仍然净念相继，清清楚楚地念佛。至十八日丑时（凌晨一、三点），面向西方端坐，念佛而往生，时年三十四岁。助念六小时，身体冰冷而头顶仍有余温。二日之后入缸，面貌如生。（弘化月刊十五期）

## 二十世紀 马杨氏

马母杨居士。法名觉智，由浙江绍兴迁移到河北保定，已经十余代了，家道中衰。与丈夫马攀秋，同心协力勤劳节俭，得以回复旧业。一九一三年丈夫生病，割大腿肉混和药物给丈夫吃，后来丈夫去世，守节抚养孤子，礼佛诵经。等到子女婚嫁完毕后，家业也渐

渐富裕，于是专心念佛，早晚都不间断。一九四〇年春天，与两个儿子一同皈依慈舟法师，并受五戒，全家吃素念佛，成为『佛化家庭』了。马母整天趺坐、礼拜、持诵，世事一概不参与也不听闻。

一九四二年春天，身体衰弱脱皮，至六月上旬，全换新肤，洁净细嫩不像老人。六月中旬腹泻，全家念观音圣号而很快地病愈。七月三日巳时（早上九、十一时），正在焚香礼佛，突然感到不适，家人再次环绕诵念观音圣号，以为祈祷。而马母预知时至，竟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自己起来趺坐，结弥陀手印。问家人说她坐得好不好？大家皆答说坐得好。自此不再动，念佛如故。家人也随着念佛，意识神态安详，没有一句话问到子女家事。未时（下午一、二、三点），于大众念佛声中，端坐而往生，时年七十九岁。夜里十点多人殓，头顶最后才冷却，身体柔软洁净，趺坐往生。（弘化月刊十七期）

## 二十世紀 戴鈕有恒

戴母鈕有恒居士。原名浩，字养吾，浙江吴兴人，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居士之夫人。宿世具有慧根，七岁发心学佛，每日当天空将亮，明星出现时，即坐在庭园中的大树下，诵



念《心經》、大悲咒，及阿彌陀佛聖号，如此經過數年，感得頭頂發光。十七歲時，想要出家為尼師，母親不允許而苦苦地勸她回來。最初進入龐氏浚溪女學，與教師秋瑾，交往非常親近。秋瑾入獄后就偷偷地返回家中，改名為有恒，畢業於吳興女學堂手工專修科。

清溥儀宣統三年（西元一九一一年），與戴季陶結婚後，加入同盟會，孫總理中山先非常器重她。一九二九年，立志長年吃素。一九三一年，依止班禪大師，受觀世音菩薩六字大明灌頂法之後，持過午不食之齋戒。一九三三年，又受藥師如來時輪金剛灌頂法，投花獲受記，賜法名為蓮花金剛。一九三六年，在隆昌律寺，重受五戒及菩薩戒。

一九三七年，抗戰軍事興起，隱居於上海，每日禮佛千拜，回向給一切眾生，皆能普遍獲得安樂。並發起拜經的大願，一字一拜，共計有《華嚴經》八十卷、《法華經》七卷、《阿彌陀經》、《心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藥師經》、《地藏經》及梁皇忏等各一部。著有《心經》的解釋本，共四千餘言，其中內容有：『強盜搶不去，自己帶得去的，是功德智慧，佛菩薩聖号。念佛之人，要知道到彼岸去，任何一物都不能帶去，只有帶一聲佛菩薩聖号，可到十方世界去頂禮一切諸佛。人人能知此理，念佛可得無余涅槃，因如來四十八願中，

愿愿是成就众生方便也。』又云：『我之色身，早已不在心王上，我心已逃出三界。』等语，寄到四川重庆请人校正，她丈夫后来刊印流行于世。

一九四二年四月，极为艰辛地来到四川，落发并穿上僧服，经过敌人的站哨共十二处，因为懂日语，为日本官兵说十善业道，劝他们不要杀戮，到处烧毁他人的屋宅。五月到达重庆，居住在上清寺陶园，修持更加精进。九月十五日，忽然因脑溢血逝世，年五十七岁。病重将死的前一刻，自己书写偈语说：『十念圆成佛果现，三心顿了妙莲开。』将偈语贴在墙壁后就无法再言语了。（周编西方公据七六页）

评曰：『年幼时念佛号数年，即感得头顶发光，如果继续念佛，其成就决不止于此。后来，忽然舍净学密，持戒精修十余年，竟因脑溢血逝世。幸而困居于上海注释《心经》时，知道带佛号可到彼岸。故病危的前一刻，知道持咒全不得力，而舍咒念佛，才能十念圆成佛果现，决定往生净土。此可作为舍净学密者的殷鉴。』



## 二十世紀 方王氏

方母王居士。法名圣照，坚信三宝，誓愿以西方淨土为依归。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立遗嘱，一九四二年五月罹患腹部淋巴腺瘤，医治无效，蔓延到肺部。八月初九日，还勉强起来礼佛，整理各个重要的事件，只要是资助乡党贫乏之人的，或分给仆役之薪资，没有任何的遗漏。刚好遇到姊夫林滌庵居士前来，劝她放下身心，虽然行布施救济等事，也不要执着牵挂于心，因为此为助缘而非正行。在此生死关头，唯有一心念佛。只要等到一见面，证得无生法忍，更有何事不可为呢？方母笑着说：『很好！我也知道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。』

九月二十三日病重，请法藏寺兴慈法师来，方母合掌致敬，问法师说她生病了数个月，为何如此业障深重呢？法师说：『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当观身是空，色身为无始以来业障所生，业障则由妄想而生。正念起，则妄想灭；妄想灭，则业障消除。色身尚且虚幻不实，病从何来？因此应当提起正念，忆佛念佛，念佛时六字及四字洪名都可以，而一个佛字也可以，临终正念，最为要紧。』说完后，为念阿弥陀佛四字洪名，方母也随着念佛。

不久即僧众纷纷聚集，方母高兴地说：『得诸位大德助念，此是最欣喜欢幸之事。』

当天晚上念佛声不断，到了天亮，忽然说：『观世音菩萨来了！观世音菩萨来了！』随即合掌高声念佛。不久向所有助念的人合掌作礼，当时有助念的赵江圣喜居士，觉得所持的香忽然变重，身体冉冉上升，瞥见大地光明之中，出现幢旛仪仗，左有宝盖如香亭，以长旛装饰其中，其庄严难以形容。自己思惟：『这不是来接引方老居士吗？如果是，我将要随侍。』一转念即觉醒过来，所持的香仍在手中，嘴里仍助念不已。急忙看着方母，正好有人扶她起坐，面向西方而往生。时为二十四日巳时（早上九、十一点），年六十一岁。（弘化月刊十九期）

## 二十世纪 邓母

邓居士。杭州人。生性仁慈善良。四十岁才坚信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，从此每日念佛，无论寒暑都无间断。其他一切的经典及咒语，都不曾学习过。儿子顺昌及媳妇皆吃素，但不如邓母的真诚。因家中人口众多，恐怕不清净，自己在偏僻的地方，盖一间茅舍，独自一人居住持诵。闲暇之时则种菜，布施给僧尼。







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，忽然絕食，只飲開水。屢次交代媳婦為她洗所穿過的衣服鞋襪，說：『將于十五日往生西方淨土。』媳婦以為她亂說而沒有回答。十月十四日，女兒來探望她，再三叮嚀說：『我不能久留于世，明日一定離去，趕緊為我洗衣鞋。』女兒遵照她的話去做。十五日早晨起來，沐浴更衣，到了傍晚說：『佛來了！』此時異香滿室，跌坐而往生。（弘化月刊二十六期）

## 二十世紀 叶張氏

叶母張慧賢居士。江蘇南通縣金沙佛教居士林的林友，皈依印光大師，專修淨土法門。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淨土，每日早起晚睡，極為精進用功。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四日，在居士林親眼看見易慧明居士往生西方的瑞相，贊嘆不已。

有一天，拿着拄杖忽然跌倒，即卧床不起，初五日自知時至，囑咐家事。林友二十余人，相約前往輪流助念，歷經十天十夜，念佛聲不斷。隨眾念到十五日中午午時，已經念不成聲，只是喃喃而已。下午一點多安然吉祥而往生，時年八十一歲。隔日，頭頂仍有余溫，面色紅潤如生。（弘化月刊四十六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林王氏

林母王亚民居士。法名德懿，清朝翰林王荣商之长女。年幼时读书，随着双亲到北京。年十八岁丧母，带着两位妹妹回到南方，依靠祖母邱氏，早晚礼拜课诵。年二十岁，嫁给宁波的林涤庵居士，治家勤俭。孝顺地侍奉公婆，早课才作完，就去看房间的门开了没，服侍他们穿衣，并且询问夜里是否睡得安稳，如此已经习以为常。皈依印光大师，固定时回去礼拜大师一次，并带着两位妹妹和她一起前往，见了印光大师后其修持更加努力。大师很欢喜，询问其家事很详细，并且劝她们姊妹求生西方净土，王亚民及妹妹们对大师心悦诚服。常常阅读《印光大师文钞》而不释手，故信愿倍加恳切。

晚年与丈夫一同修行，丈夫学画，拿画给她看，王亚民则说：『画是很好看，但是如此并不能出离生死之苦，又有何用呢？』有时夫妻俩说话不投机，使得丈夫整天和她不和，实在是因为爱为生死的根本，故意违逆他是想要叫他除去爱着的缘故。

一九四二年三月，妹妹汤王慧正过世（见于本书）。九月时妹妹方王圣照逝世（见于本书），皆遵照佛制的茶毗方式。茶毗时都无悲惨的脸色，只是人龛枢之时不完全合于仪





法，于是急于想要改善，并且告诉愿弘比丘尼说：『今年之内应来得及完成此事。』比丘尼当时并不了解她所说的是什么事，哪里知道隔日即现出疾病，不久痊愈。过了数日又得脑充血，在病重昏乱之中仍极力称念佛号，兼持大悲咒。侍者劝她静养，她则说：『我已将死，再不念佛，更待何时。』十二月初九日，脸上常常带着笑容，不久安详而往生，时年六十七岁。头顶的热气最后才褪去，全身柔软，面色如生。荼毗后，获得舍利子不可计数。（弘化月刊二十四期）

## 二十世纪 孙蒋氏

孙母蒋怀瑛居士。法名智达，孙慧甲居士之妻。孙慧甲最初不信佛法，有时甚至谤佛，蒋怀瑛往往从旁委婉相劝。一九三六年，宝静法师弘法于唐闸居士林，林长陈慧恭居士，邀请孙慧甲当纪录，才突然有所觉悟，痛改前非。其妻又协助他忏悔，伺机敦促精进，偕同丈夫皈依印光大师。平日喜欢阅读弘化社之白话劝世文，手不释卷。

蒋怀瑛体质一向虚弱，一九三八年后，时局多变故，忧劳成疾，一下子病愈，一下子又发作。所幸丈夫辞官在家闲居，请他讲有关净土法门的各种书籍，常常到了午夜都不疲

倦。丈夫认为她体弱多病，劝她早点睡，蒋怀瑛便以『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！』来回答他。一九四二年正月，忽然说：『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，平日修持，固然是属于往生资粮，而临终安排，正是往生西方净土的要件，希望多为我讲述临终一着之事。』丈夫于是拿《终津梁》等书为她宣说，听后悲喜交集。

十二月二十一日病危，神识含糊不清，舌头硬化不能言语。丈夫为她发愿虔诚地持诵《法华经》一部，并开示说：『生老病死，谁人能免，不应心中悲伤。恩爱执着以及贪瞋痴乃是往生最大的障碍，自当舍弃。此时千钧一发，全在于你自己作主，西方不远，后会可期，千万珍重，努力精进。』蒋怀瑛含笑点头。随即小睡片刻，等到睡醒后，心旷神怡，并且能说话。二十五日晚上，忽然嘱咐明日早晨请人助念。在床前供奉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的圣像，自己又再喃喃念佛。隔日早晨看见莲友都来了，欢喜非常，时时合掌礼佛。至戊时（晚上七、九点），忽然高声随众念佛三声，安详而往生，时年三十八岁。二十七日入殓，身体柔软如生。（弘化月刊四十四期）



二十世紀 宋張氏

宋母張蘭居士。法名慧超，河北堯山宋慧和居士之妻。因丈夫的家族眷屬，大多皈依印光大師，信奉佛法修習淨土法門，張蘭也漸漸信向念佛法門。一九四〇年冬天，實行念佛，奈何子孫多而家中貧窮，勞苦操作，不肯休息，且時局動蕩不安，忧勞成疾。一九四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病情日漸沉重，請常慧揚居士為之開導助念，令其放下萬緣，一心念佛。並為她求大悲水，於是病情減輕身體安適，專志念佛法門。

等到二月初二日，自知一病不起，便說：『我身體已无病苦，只是生命不能長久，』並告訴子女不要哭，一心念佛就可以了。初三日又請常慧揚來，看她氣喘難受，因此安慰她說：『你一生孝順慈祥勤儉，淨業三福（詳見《淨土聖賢錄易解一》），已具足多分，念佛求生西方，又與阿彌陀佛的誓願相應。我們今日為你助念，你必須通身放下，專心隨着念佛。如果世壽未盡，必定可以很快病愈，若大限已至即將命終，決定蒙佛接引，往生彼國極樂世界，這是極庆幸之事。佛来接引時，你的兄長必可隨侍阿彌陀佛同來。』因為其兄張慧炳居士，已先往生。

宋母听到后，顿时现出欣喜的笑容，神志更加清楚明白。晚餐后，又为说往生的事实证据，令其趋向极乐世界，并带领全家分班助念。床前悬挂阿弥陀佛圣像，让她瞻仰，方母便说：『好得很，大家一同念佛，音声极好。』再次告诫家人不要哭，才拿起杯子饮水，然后从容放下杯子，伏在桌上而往生，神态极为安详。经过五小时之后，手脚柔软，面貌出现笑容，热气由头顶上腾升，距离头顶四寸，仍可感觉炙手。初五日迁入龕柩，满脸红润如生，指节仍可屈伸。（弘化月刊二十九期）

## 二十世紀 张母

张居士。法名化道，浙江嘉兴县池栖乡的农家女，栖真寺方丈开智和尚的母亲。早年时听闻梵呗之声，即非常喜悦，于是吃素念佛。次男开智，受母亲的熏陶教化，时时显露出世的想法，于是令其礼拜栖真寺的莲仁和尚剃度出家，以年纪排列为徒孙。张居士自己也皈依莲仁和尚。等到丈夫逝世后，住在广生禅院，亲自耕作自己的田地三亩，以供养常住，吃苦精进修行。禅院因年久失修倾倒塌坏，半夜敲木鱼在其中修行。发心募集资金修复寺院，不足的部份，用尽自己的积蓄来补足之。



一九二六年，次子开智法師担任栖真寺的住持，因年少而事務繁瑣，张母于是移住于寺中，每日監督實行各種事務，時常警策开智法師整飭清規，紹隆佛法的教化，挽回敗壞的風氣，樹立丛林軌范。自己以親身從事園藝農耕為自己的職事，以供養常住廚房的蔬菜。曾經說：『我福薄，如果食而不作，災患必定臨身。』平日節儉喜好布施，衣衫襤褸如同乞丐，有稍微完整的衣服，往往施舍給貧困。尤其怜悯恭敬貧苦的僧人，囑咐开智法師要善待他們，其僧服破碎的，則親自為他們縫補，或為制新衣。凡是見到吃蔬食念佛的在家人，必定極為歡喜恭敬。乐于倡建念佛會，鄰近鄉里的廣生、送子等庵的念佛會，皆是由她所倡導勸請而成立的。栖真寺也結蓮社，舉辦放生會，且推及于天王庄各個城鎮，皆是张母慈航廣渡之功。

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，生病不能起來，拒絕醫藥，但是也无病苦。交代她的後事，不要浪費常住的錢，淳淳以弘揚佛法，修一切功德來勸誡勉勵开智法師。等到二十三日，說：『明日要往生西方淨土！』囑咐大家念佛送她。隨即邀請蓮友助念不絕于聲，隔天夜里子時，安詳往生西方，時年七十八歲。往生後容色光澤。四月八日荼毗，骨灰潔白，夾

杂五彩色。（弘化月刊三十三期）

## 二十世紀 宋朱氏

宋母宋居士。法名智馥，江苏崇明人。辅佐丈夫宋维楨经营制香的事业，勤劳不倦怠。孝顺婆婆，和妯娌相处融洽。喜好布施帮助他人，亲戚或邻居有生病者，即为人求医问卜，赠送饮食，虽然历经寒暑也不辞辛劳。

中年时，鉴于人心被习气所薰染，社会风气日渐恶劣，百苦交煎，甚至比牢狱还痛苦，因此突然怀有出世之想法。一九三七年春天，前往苏州皈依印光大师。后来开辟净室为佛堂，长年持斋念佛，礼拜持诵不断，仍旧每日料理家务从不稍作休息。空闲时则普劝亲戚族人左右邻里，止恶行善，持斋戒念佛，广行种种功德，以息灭贪瞋痴，而自己皆以身作则，故被化度者非常多。

一九三九年，与善男信女创设崇明佛教居士林，以作为弘扬念佛法门、化度众生的地方。一九四三年春天，请施宗导居士讲《阿弥陀经》于寒山寺，劝大众参与，一时风起云涌，佛声相闻于道路，宋母感到非常欣慰。于是就开始创建居士林及寺宇，自己出资建





设，劝募化缘巨大的金额，塑造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朝暮督促工程，最后终于完成。于是大开法会，僧俗二众都来参加，香积厨中，宋母独自承担下来。之后被推为理事，内外杂务，聚集于一身，心中虽然怡悦而气力疲乏。

八月十一日回家，身体即感到不适，略有吐泻。十三日，施宗导前往探视，宋母说：『这就与你们诀别了！』八月十五日正午，忽然起床端坐，在念佛声中，安详而往生，时年五十六岁。经过四小时之后，身体冰冷，头顶犹有余温。人殓时面容如生。（弘化月刊三十二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李汤氏

李母汤斯曼居士。江苏南通人。嫁给李挹峰居士，家事之外闲暇时，持诵佛号，专修净土法门。虽没有固定功课，而念佛绵密不断恭敬精勤。遇到家人出外远行，或是身体气息不顺畅，念佛持诵更为恳切，时常招致灵验的感应，但却秘密而不宣扬。

一九四三年秋天，等到病重了，才叫儿子回到家中。而其神志清明，坦然无所嘱咐，只是一心念佛，并且命家人助念。十月初一之后，屡次询问：『今日是否为十一日？』到

了十一日亥时（晚上九时十一分），左手结准提印，安详而往生，时年六十四岁。助念超过两个小时，家人都看见顶门有热气，冉冉向上升腾。过了一日入殓，肢体柔软，面貌如生。（弘化月刊三二及三六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潘陈氏

潘母陈居士。皈依圆瑛法师，法名明指，浙江金华陈心泉观察（清朝官名）之孙女。年幼时擅长诗书，不吃五辛的食物，长大后研究佛法。年十九岁，嫁给长乐潘耀如太史（史官兼天文历法）之三子潘慎庄。不久之后，得重病，医生皆束手无策，忽然梦见观音大士给她一杯水而渐渐病愈。因此信佛更加坚定，常常念佛不倦怠。

一九一四年，丧夫，过继的儿子还小。女儿潘明温嫁给陈姓人家，一九二七年就守寡了。孤独无依的母女，悟到生老病死本来就是无常之理，而世间之法大都是如此。于是为儿子娶妻后，将家事委任给他们，带着女儿到佛化女社，作出世的打算。儿子媳妇都很孝顺，苦苦哀求她回家接受奉养。后来又病危，梦见奇异人士给她朱砂而病愈。因为其修持真诚坚定，身虽在家，心中也无俗世尘累，长年持斋念佛，数十年如一日。



一九四三年夏天，有一天，腰部突然感到非常的酸痛。七月后，胃肠到了夜里常常剧痛，而念珠仍不离手。女儿立即礼佛哀求祈祷，天亮时病痛就减轻了，如此经过两个月。有人劝她服药，则答说：『我宿世业障深重，服药何益？』戒贤、玄奘两大高僧，临终尚不免痛苦，更何况我们凡夫呢？』八月三十日，再度返回念佛社，社友朝夕为之助念，病痛一会儿减轻，一会儿剧烈，最后连日吐出蛔虫，无法进用饮食。

十一月初八日精神尚佳，坚持佛号。寅时（清晨三、五点），命女儿为她沐浴更衣完毕后，稍微休息。天亮时想要起来坐着，大众劝诫制止不听，于是勉强扶她起来而尚未坐稳，即异香满室，玉箸（鼻涕）双垂，两眉之间突起，双眼垂闭，跌坐而往生。时年七十四岁。初十日入龕柩，肢体柔软头顶仍然温热。二十一日荼毗后进塔，龕柩下的骨灰，全都长出绿叶紫色根茎的草，灰烬中得舍利子不少。（弘化月刊三十五期）

## 二十世紀 施淨緣

施居士。法名淨緣，江苏宝应黎城镇人。早年信奉外道，丈夫过世后，随即长年吃素。因次女能参，出家为尼，因而时常到海晏禅院，亲近善知识，知道以前盲修瞎练的过错，

由此皈依净土法门。一九四二年，蒋净信居士为印光大师纪念会之事来到黎城镇，施居士马上诚信入会。又见到弘化月刊诸位往生者的记载，及王李净修临终瑞相，才信愿真切，行持得力。

一九四三年秋天，身体四大不调和。至十一月初四日，为印光大师圆寂二周年纪念，僧俗二众云集于海晏寺，佛事法会圆满时，请大众为她助念。三日之后疾病好像痊愈，并且说：『此时不敢多劳驾诸位，请至十七日晚上再来助念。』大众顺从其意。等到弥陀圣诞佛事完毕后，隆祥法师偕同大众赴约，详细为她开示，施净缘合掌恭敬地倾听，嘴里虽然不说，而心意泰然自若，了了分明。到了十八日辰时（早上七、九点），在助念声中，如入禅定，趺坐而往生，时年四十三岁。端身正坐三日，既不偏倒也不倾斜。（弘化月刊四十一期）

## 二十世纪 舒余氏

舒母余再璋居士。法名愿明，安徽黟县人。生性纯真善良，坚信佛法，为同县舒竹芬的继室。才嫁三年而丈夫病故，立志坚守妇节，念佛更加虔诚。继而持长斋，一九三八年



受五戒及菩薩戒。常常勸人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淨土，受感化者非常多，于是有念佛會的組成設立。

一九四二年脚有风湿症，不良于行，每日在卧房念佛，精进如往常。隔年十二月十五日病重，卧床不起。二十一日昏昏沉沉，忽然觉得走到旷野，青山绿水，令人的心胸为之开朗。远远地望见一位童子来迎接，到庙中有一位和尚走出来，洒以清水，顿时感觉全身清凉。又命令童子送她到西方，亲见西方三圣的相好庄严，观世音菩萨授一莲华，嘱咐她坐在华中念佛，并为授记下品上生。醒来后与道友谈及此事，心中畅然明朗，不觉身在病中。至二十三日亥时（晚上九点十一分），于大众助念声中，端坐而往生，仍然面带笑容。时年四十九岁。（弘化月刊三十六期）

## 二十世纪 袁姜常静

袁姜常静居士。汉口市人。皈依清德法师，受五戒于圆照寺，长年持斋念佛。一四四年，每天早晨固定四时起床念佛，每日之中时常专一礼拜念佛，无论寒暑从不间断。纵然在酷暑的夏天中汗流浹背，则以海青数件来更换，依然精进不懈。若看见贫苦没有衣

服穿的人，便脱下衣服为他穿上；或遇到偷盗物品的人，让他吃饱后，再取物而离去。曾经在汉阳的归元寺，设斋供养僧众，应供者千余人。

一九四四年正月感染些微疾病，忽然哭着说：『汉口有大灾难。』家人询问说：『我们会受害吗？』袁母说：『我们无害，但人民痛苦难堪。』四月初十日，见到西方三圣来迎接，自知时至。于是嘱咐说：『你们赶快去佛堂烧香，佛来迎接我，我就要去了！』家人说：『老太太往生西方，必须请求佛选择一个良辰吉日，今日不吉祥，请不要去。』袁母答说：『我知道了。』经过数日，袁母说：『你们害我，佛不来了。』家人告诉她说：『请不要急，时候一到佛身自然会来接引。』

隔日，袁母又说：『我愿坐缸，缸内必须放置灯草松香，应当尽速办理。』当时时局正大乱，各行各业罢工，虽然勉强购得，但是尚未运回家中，袁母说：『你们赶紧去接货，为何为我购买此劣货缸，及碎灯草，如果不信，可拆开来看。』不久货送到，果真都是如此。十七日早晨，袁母说：『我愿落发，速请归元寺的首座和尚来，为我说戒。烧檀香水，为我沐浴。』沐浴完毕，首座和尚来到，为她剃发，授沙弥尼戒完毕，即右侧卧躺

于床。

二十日早晨，忽然说：『我今日要往生西方淨土，速請归元寺首座和尚，率領諸位法師來為我助念。』八點剛到，即跌坐椅子上，胸前佩戴戒牒，手持念珠，歡喜地说：『阿彌陀佛與諸聖眾，早已經來了！你們不要哭，要為我念佛。』隨即自己稱念佛號數聲，大眾一同助念，至十時安然而往生，如入禪定，時年六十九歲。隔日十點裝缸，仍端坐如故，火化時，獲得白色舍利子七顆。汉口不久之後被炸，鄰居被燒成灰燼，袁家果然无恙。（入香光室一一一頁）

評曰：『西方三聖來迎接，而家人建議，請佛擇一良辰，後來竟延遲了十日才往生西方者，此乃我佛慈悲，有願必滿也。劣缸碎草，及大災無害等，皆了了分明者，乃是念佛心淨，能知過去未來也。火化得白色舍利子者，乃戒行精進，道心堅固也。』

## 二十世紀 顧根媛

顧根媛居士。法名聖象，蘇州人。生性嫻靜優雅，喜好閱讀善書。年十三歲，听諦閑

法师讲经于西园的戒幢寺，即随众皈依，吃素念佛，毅然坚定自己作主。后来，听闻印光大师居住在报国寺，常常前往瞻仰礼拜。印光大师以老实念佛为正行，而随缘读诵大乘经典，及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为助行，切实地勉励她。从此以后更增加了对净土法门的信心，恳切修持，不辜负大师的训示。等到印光大师于灵岩山寺示现入寂后，更加策励精进，专心净土法门，意志坚固，往往以上品莲台自我期许。

一九四四年冬天，患肋膜炎，至十二月中旬，病情更危急，自知难以痊愈。于是说：『一切法无常，色身为苦本，五浊恶世，不可一日居住。况且大劫当前，痛苦更甚，在此生死最后一着，决以净土为依归。』并且安慰母亲说：『六字洪名，希望母亲您不要间断，如此则后会可期。』神情愉悦地与母亲相互约定，全无烦恼。

到了新年正月初二日，忽然取出珍藏多年之印光大师加持的大悲水一小瓶，欣然饮尽，并说：『期望仰仗慈爱的印光师父乘着悲愿，随着阿弥陀佛圣众，一起前来接引我，往生西方，神魂当由头顶而出。』不久之后，自知时至，告诉大众说：『我想要端坐，请善友来助念。』延至未时（下午一、三点），于大众念佛声中，手结弥陀印，安详端坐往生。历史





经三十六小时祭祀，顶门犹有余温。过了三日入殓，神态自在，四肢柔软，容色光泽如生。

（弘化月刊四十七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杨卞氏

杨母卞宜如居士。名宜，皈依灵岩山妙真和尚，法名仁牧，宗族世代设籍于扬州，后来迁居到江苏如皋县。一九三四年，有一天，梦见走过屠户的门口，看见死猪的眼睛还在开合，感觉哀伤心动，于是戒除荤血肉食。

跟从项子清老居士请问佛法，从此归敬三宝，志心净土法门。劳动操作之余，每日持诵《阿弥陀经》、《金刚经》二部经典，以为平常的功课。虽然读书不多，而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之要旨，颇能了了分明。曾经告诉他人说：『我不敢说修持，只求了脱生死而已！』全家都受其感化，皆皈依三宝。一九三九年避乱于上海，因此得以瞻仰礼拜各大寺院，亲近诸善知识，信愿更加恳切。返回家乡后，辟建『赞美念佛楼』，精进念佛。

西元一九四四年正月二十九日，忽然中风，口不能言，右边的手脚屈伸也不太方便。儿子们知道母亲的病，是过去的业力所感召而来的，便代为念佛求忏悔，从春天到冬天，

没有一日中断。杨母也时时喃喃念佛，不作贪生之想，勉强她用医药而后才接受。口虽不能言，但是示意家人，要时常以香花供佛。平日听到念佛声，则喜不自禁，怡悦而忘记在病中，神志清明，毫无痛楚。五月十五日，忽然笑着指向床榻前，若有所见，询问她，就指着墙壁间的佛像。有人问：『是否见到佛？』则连连点头回应，笑而不止。

隔年正月二十日病情忽然严重，不食不饮，于是请莲友十余人，带领家属助念，四夜念佛声未断。儿子频频靠在她耳朵旁，告诉她要放下一切，专心念佛，杨母以点头表示回答，屡次呼叫她都有所回应。二十四日夜晚，再请僧众拜愿念佛，发愿以儿子们过去现在未来所作之一切功德，悉皆回向，令其母亲即得往生净土，并恳求示现瑞相。礼拜才完毕，杨母的面容转好，面色红润，额头微微出汗，好像没有生病一样。隔天辰时（早上七、九点），大众共同听到天乐鸣空，异香满室，而呼吸渐渐急促，喉咙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如金玉相击一般。接着于大众念佛的音声海中，稍微开合其嘴唇，随即安详而往生，时年五十余岁。二十四小时之后，四肢柔软，痉挛的右手五指，也伸展如平常之时。面貌红润带有微笑，就好像前天晚上一样。（弘化月刊四十八期）

## 二十世纪 郭杨氏

郭母杨芳居士。字绍兰，法名明迦，浙江吴兴县杨雨辰之次女。幼小时承继父亲的教诲，擅长写诗善于书法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，并且具有仁慈之心，平日乐善好施。年二十岁，嫁给上海郭纪兰居士，其一向擅长绘画，杨芳经常为他的画题字。郭纪兰的妹妹郭佩静居士，也专精绘画之事，兄妹常常恭敬地绘画观世音菩萨圣像，由杨芳为之题跋，然后分赠亲友供养，广结法缘。年三十岁，因用心操劳过度，导致患肺病，感悟人生痛苦，于是吃花素，以求忏悔。

一九三六年，上海佛教净业社，启建护国息灾法会，恭请印光大师主讲七日，宣扬净土法门。随着丈夫一起闻法而生起信心，夫妻同时皈依。然因宿世业重，肺病时而发作，时而痊愈，一再地经妙真、德森、兴慈三位法师开示她说：『信愿念佛，定可带业往生。』从此以后信心更加坚固，念佛更加精勤。承蒙丈夫在靠近灵岩山寺之木渎镇，购得房屋数间，与他的妹妹一同修习净土的行业。曾经阅读《地藏经》，知道生病大多为累世的杀业所致，因此尽力去做戒杀放生之事，并且长年持斋念佛，勇猛精进，无有间断。西医常常

劝她开荤，杨芳则一笑置之，不管他。

一九四六年正月初八日病重，自知一病不起，二十三日请六位尼师，轮流助念，日夜都不间断。虽然因业障重，诸多障碍，所幸向来信愿真切，念佛纯熟，故能不随魔转，不失正念。至二十七日魔障更严重，仰仗大众念佛虔诚，及妙真法师与胡松年居士同来开示，令其放下一切，提起正念，求生西方净土。于是神志渐渐明朗，随众念佛。戌时（晚上七、九点），于大众念佛声中，安详往生西方，时年五十岁。隔日头顶仍然温热。（弘化月刊五十八期）

## 二十世纪 董靳氏

董母靳清元居士。南京人。年十八岁，嫁给上海的董桂华居士。侍奉婆婆恭敬谨慎，曾经割大腿的肉混合药剂治愈婆婆的病。后来，发心吃素念佛，受五戒，也超过二十年。家中设有佛堂，勤修净土法门。一九四六年，入『莲池海会』，致力弘法，邀请邻人参与法会，邻人皆受她的感化。儿子董保昌，幼小时承受母亲的教训，皈依三宝，母子常常谈论佛法，往往到了夜深才休息。



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夜晚，董母忽然告诉儿子说：『我将要往生西方净土，身后事你将如何处置？』儿子说：『遵照母亲向来的志愿，火化结缘。』董母听了非常高兴。隔天晚上，身体稍微感到不适，医治无效。十月初一日，自知时至，叫家人邀请诸位莲友来家中助念。子女们都同声念诵，董母高声随念，浑然忘记病苦。深夜时，大众看见整间房室放光，竟相感到惊异，董母即合掌而笑着说：『观音大士来接引我了！明天早晨将要往生西方净土，你们应当为我庆贺。』大众见到这种瑞相，念佛更加勤奋。到了隔日巳时（早上九时十一分），又于床榻上，面向西方合掌，安详作礼而往生。时年五十一岁。过了一日入殓时，头顶仍有余温。（觉有情月刊九卷一期）

## 二十世纪 熊淑慎

熊淑慎居士。法名常融，四川梁山熊孔堂之女儿。善根深厚，早契佛机，深切地明了四大如幻、五蕴非有之义理，立志不嫁，并且学佛以求解脱。父母亲为她订婚于某世家之子，时年十六岁。熊淑慎誓死不从，绝食七日以显示其心志，亲友为之居中调停，父母才停止作罢。随即皈依双桂堂的慧宗和尚，家中设置佛堂，每日焚香念佛，精进不懈怠。平

日素食粗衣，过着淡泊的生活而甘之如饴。

年十九岁，丧母，筑造茅屋于坟墓的旁边，诵经念佛，为母亲回向净土，无论寒暑从不中断。三年服丧期满，拿出自己的储蓄于熊氏家庙旁，购置荒田数亩，建造净业寺，以避开家居生活的烦扰喧哗。父亲也拨给她出租田地的二百石稻米，为其终身饮食之用。接着遭父丧，又筑茅庐于墓旁守丧三年，悲哀念诵，如同丧母之时。平时大殿每日必亲自洒扫，上殿时必定更换鞋子。广泛地布施救济贫困，更是她乐于实行的。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，忽然请二十余人助念。而其神志清醒如平常之时，自己念佛不断，然后安详含笑而往生，时年七十一岁。不久之后，异香满室，天乐鸣空。十个多小时之后，头顶犹温，面色如生。（觉有情月刊九卷九期）

## 二十世纪 杨母、婢罗蓉蓉

杨母。贵州三穗县人。自幼为镇远县杨家的童养媳，年十七岁，与丈夫杨维新成婚。十九岁时，因难产痛苦难忍而昏迷，梦见跪在佛前，求生贵子。承蒙白衣观音，送子入怀，才以甘露水入口，忽然感觉身心清凉而醒过来，此时儿子已呱呱堕地了。后来才明白自己





已昏死一日，所幸公婆信佛，祈求觀世音菩薩賜大悲水，保佑她母子平安，并发愿婆媳以后要长年持斋信奉佛法，以报佛恩。祈求发愿后，大悲水才灌入嘴唇就醒过来了，从此以后婆媳即持长斋念佛。丈夫随即入学拔贡（每十二年由廩生中，选拔优秀者入京城），随后早逝。公婆先后逝世，儿子也出外求学，而后从军抗战。家中仅留杨母及婢女罗蓉蓉等人，日夜念珠不离手，念佛不离口，早晚功课，无论寒暑从不间断。年纪超过九十岁后，头发由白色转为黑色，牙齿掉落又再长出来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抗战胜利，儿子杨少新，已荣任司令官。战争结束复员还乡，带着洋妻刁斯皮，两个儿子戎戎、球球，两个女儿梅姑、梅娘，及洋女婿奚不得牧师等人，光荣还乡团聚。只有儿子杨少新随母亲吃素念佛，其余均信基督教，指责杨母为魔鬼。第二年孙女梅姑，与孙女婿奚不得在贵州镇远县建立悔心布教所，宣传基督教，吸引信众非常多。长孙戎戎，赴湖南求学不成，交到损友而染上恶习，病危送医求诊，经护士施惠人，代求观世音菩萨怜悯保佑而很快地病愈。因感念其看护及救命之恩，而被说服，改信佛教。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，向弥勒寺超凡和尚，求受三皈五戒，法名了缘。十二月初八日，

娶护士施惠人为妻。

孙女梅姑因丈夫遭车祸而死亡，悲伤欲绝，也被施惠人劝勉化导而信佛，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，皈依镇远西天寺的不空老和尚。将悔心布教所，改造为悔心居士林。六月十九日举行落成典礼，及西方三圣像开光典礼，同时启建护国息灾法会三日。到处通知教友，并欢迎各界参加，请老和尚主持，并请祖母为林长。杨母在法会中，精进修行从不断。十九日下午一般演讲后，杨母即登台说：『第一，我要往生极乐世界，现在将居士林交给长孙戎戎负责。第二，奉劝大家要念佛求生西方净土，其方法并没有什么巧妙的，即是日夜不歇地念下去，工夫到家，决定往生。第三，现今预告你们，我将要往生西方净土，希望你们都能亲见，可为念佛榜样，增加信愿。』

至二十一日法会圆满时，皈依者千余人。杨母登台笑着向大众说：『我早就提倡青年信佛，及佛化家庭。你们青年人，现在均皈依三宝，我家也已经佛化，这是孙媳妇惠人的功劳，完成我毕生心愿。三天以来承蒙诸位所作功德的加被，我已净业成就，一个月以前观世音菩萨约定今日来接引我，这就向诸位告假。』长孙戎戎、孙媳惠人、孙女梅姑等一





齊跪下。杨母随即阻止他们发言，并大声说：『人谁不死，佛亦涅槃，但在未走之前，先问我们佛教中的前辈：有坐脱往生、站立而亡，海葬、自焚，甚至倒立等，往生的方式不一，敢问有笑着往生的人吗？如果没有，我就是。』说完即哈哈大笑，笑声渐渐低微而往生。亲属在旁哭泣，老和尚即警策云：『不许哭！不许动！如此才是孝子贤孙，尽速为其念佛，增高品位。』大众即齐声念佛。

婢女罗蓉蓉忽然赶来大哭说：『老祖宗一个月前写一封遗嘱，保存在玉佛的下面，说死后特许我哭。其他任何人，均不许哭，不许搬动，到了明日此时，才抬回家治丧。』随即向佛礼拜，再向老和尚及大众礼拜后，笑着说：『诸位大菩萨，请各自为法保重，傻丫头要哭也！』于是跪在杨母旁，放声大哭，哭声渐渐停止而往生。老和尚又说：『罗居士也往生了！请各位加紧助念，因为有生必有死，要想不死，先要无生，只有皈依佛教，遵照佛陀所开示的教法修持，必能体取无生。杨母及罗小姐的往生，即事实证明，为大众所亲见，一位是笑着往生，一位是哭着往生，皆是往生的瑞相。诸位有缘皈依佛教，即是有大善根，如能依照杨母教你们念佛的方法努力去实行，定能了生脱死，即身成佛。』隔日

移回家中治丧，两人均面容如生。（谁救了我）

评曰：『念佛并无巧妙的方法，即日夜不歇地念下去。故能一个月前预知时至，与罗蓉蓉安详辞别大众，一笑一哭等瑞相，能使大众共见共闻，想要不信佛也不可能了。』

## 二十世纪 陈周观成

陈母周观成居士。台湾省台中市人，台中佛教莲社常务理事陈进德居士之母亲。天性仁慈，中年皈依三宝，晚年受五戒于南亭法师。因李炳南老居士弘法之感召，加入莲社，虔诚地修习净土法门。力行印经、济贫、放生等善事，以为助行。儿子经常随侍于侧，为她讲说净土法门的妙理，及极乐世界的胜境。以策励她精进念佛。故常常一声佛号不离于口，在梦中还能持念往生咒及佛号，字字分明，可以说是心不离佛，佛不离心。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，梦见一位身相庄严光明的老妇人，一同沐浴于清静的水池中，问其名，则回答说：『菩萨观世音！』经过数日，又梦见坐在佛前，佛放祥光，遍照全身。十二月十一日晚上，忽然觉得气喘疲倦，即告诉家人，赶紧准备后事。隔天早晨，召集莲友



念佛，陈母也随众一同念佛。十四日晚上，遗嘱交代命终时不宜哭泣，遗骸火化，节省丧葬的费用，将节省下来的钱转用于救济贫民。隔天早晨，正念分明，安详而往生，时年七十八岁。火化后，独得白色舍利子二颗，比黄豆大一倍。（周编西方公据七九页）

### 二十世纪 白詹坤圆

白母詹坤圆居士。台湾省新竹县人。年已八十岁，与女儿白宝圆一同发心皈依三宝。家中设置佛堂，组成念佛会，时常请法师或居士，讲演佛法。平日勤修念佛，从早到晚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从不间断。

一九五五年十月初，身体稍微感到不适，继而渐渐不思饮食，但仍旧持念不断。家人因其年老，恐将一病不起，于是邀请莲友，日夜轮流助念。十七日夜里，梦见观世音大士以莲华出示给她。二十日正午，乌云密布，屡次降下阵雨，忽然见到由西而来的白光满堂，光芒直射白母的身体。莲友以为是天晴的日光所照映，等到出去看屋外天空，仍旧是阴雨的天气，才知道是佛光将来接引往生。连续三次，在最后一次的佛光照射之下，安详而往生。二日之后入殓，柔软如睡眠一般，脸色泛着红光。（周编西方公据八十页）

## 二十世纪 宋顾守合

宋母顾守合居士。江苏南通人。台湾新营糖厂厂长杨守珍之岳母。一九三七年抗战兴起，江苏南通被日军攻陷时，与丈夫宋翰飞，皈依三宝。一九四二年一月丈夫去世，即长年持斋念佛。一九四八年冬天，带着长孙及孙女来到台湾，住在女婿家。每日早晚，虔诚礼拜，念佛数千声。每年遇到节日，及佛菩萨圣诞，更是持诵经典，十余年如一日。生性仁慈和善、纯朴老实，自己生活极为节俭，而救济贫困绝不吝嗇。

一九五七年三月，患鼻癌，经医治稍微病愈，虽身体气力渐渐衰微，而拒绝药物。只是一心念佛，无有疲厌，往往在梦寐中有念佛声。七月十二日咳嗽频频，生病的情形突然有所转变，略微注视其女儿及孙子，即闭目入睡。隔天早晨，莲友助念，到了晚上，全家大小也同声念佛，十点左右，于助念的佛号声中，安详而往生，时年七十二岁。容颜愉悦的样子，身体柔软，一如平日。（周编西方公据八一页）



二十世紀 阿幼

阿幼居士。不清楚她的姓氏，只生下一位女兒，招女婿入贅，是台中賴棟梁居士之鄰居。一字不識，只是老实念佛。灵山寺春秋季佛七，均虔诚参加，看见男女居士，均穿着海青，庄严整齐。于是将金戒指交给女婿出售，女婿问：『卖了要作什么？』答说：『希望制作海青，参加佛七。』女婿答应为她制作，劝她不要出售戒指。

等到佛七之第一日清晨，沐浴更衣，穿上新的海青，正在烧香点燃蜡烛，莲友阿三妹，相约前往打佛七。阿幼说：『你先去，我先在家拜佛。』才欢欣地礼佛三拜，抬头瞻仰，忽然见到西方三尊圣像，团团转动，香也随着转动，愈想愈觉得惊奇，而愈看愈转动。即前往邀邻居的数位莲友来看，莲友均说不见转动，没有听到阿幼的回答，等到回头看时，阿幼已直立合掌，含笑往生西方了，时年六十八岁。莲友即为助念，并交代家属同声念佛。

（念佛感应见闻记一七三页）

评曰：『唯愚夫愚妇，能老实念佛。故获预知时至，先制作海青，邀莲友助念，而舍

笑立化往生。那些自恃为聪明才智之士，只学教参禅，而不屑念佛的人，实在是望尘莫及啊！』

## 二十世纪 李张智熏

李母张智熏居士。江苏如皋县李济华居士之妻。一九三三年二月，与丈夫一同皈依印光大师，吃素念佛。一九四九年带着子女跟随丈夫来到台湾，等到儿子赴美留学，女儿也出嫁了，家中只有老夫妇相伴念佛。曾经戏说相约谁先往生，三个月内必来接引对方。一九六二年正月二十一日，丈夫在台北市莲友念佛团的法会中坐化往生后，即失去生活兴趣，只愿往生极乐世界，与丈夫欢聚。饮食可有可无，疾病也是时重时轻。常常对着丈夫的遗像念佛，往往情不自禁，喃喃询问说：『老爹，您答应三个月内来接引我，现在已过了几个月？』日子一久心里焦急如焚，泪水如泉涌一般，加上气喘咳嗽，病情也渐渐严重。

一九六三年正月初六日，住人中心诊所，隔日还侃侃而谈，说：『老爹给我预兆，真要接我去，我已准备好了，只求正念分明，此病苦，是化后世报为现世报而已！』初八日，病情忽然恶化，初九日口不能言，心还念佛，亲戚程观心居士等人在旁，专诚来助念，

最后大家一同呼喊：『婆婆，念阿彌陀佛。』于是掙扎舌头，发出一声佛号，突然长逝。

（李济华居士遗集七二页）

## 二十世纪 林母

林母。乃台湾省台中县林金洲之母亲。生平既不信佛，更不知念佛。年八十五岁，病重即将命终。因雾峰布教所莲友十余人，于一九六二年四月初，为班长李清源居士助念时，助念到夜深即回家，以致于没有见到往生时接引的佛光，追悔莫及。大家发愿下次再助念时，不见佛光则不休息。正好听到林母病重，于是向其儿子媳妇说法，愿无条件为林母念佛，助其往生西方净土，不再轮回六道。并为林母宣说念佛功德，与极乐世界的庄严，劝其随大家的声音默念。经其答应允许后，即分班念佛，轮流回家，饭后再来换班。念一日一夜，仍一息尚存，大女儿从远方归来，看见大众为母亲念佛，心中非常不悦，便说：『念佛有何用，反而扰乱母亲的心，请父亲逐客。』儿子媳妇都说：『不可以！自从他们念佛以来，母亲已心清气爽，不像以前那样苦恼。』大女儿知道大众的诚意，反过来表示感谢。

大家连念七日七夜，才气绝命终，再念八小时，虽然不见佛光接引，而掀开棉被入殓时，看见林母端正合掌，面貌容色如生，身体柔软如绵，顶门仍是温热，皆是往生的瑞相。（念佛感应见闻记九五页）

评曰：『以一位生平不知信佛之老妇人，临终前，遇到善知识开导念佛，并为轮流助念七昼夜，即获心清气爽，不像从前的苦恼。且端正合掌，身体柔软头顶温热，足以证明其未信邪教，因此一闻开示，即生信发愿，随声默念，必定是见佛接引无疑了。』

## 二十世纪 周杨慧卿

周母杨慧卿居士。皈依虚云和尚，法名宽慧，字佛智，考选部次长江西瑞金县周庆光（即周邦道）居士之夫人。生来即有异相，胸前的痣如同念珠，幼小时即厌恶荤腥血肉之食，一吃就吐。一九三五年居住在南京兰园，有位九华山的老僧，说起宿世的往事非常灵验，曾经告诉她：『你累世皆有修持，四十岁后必信佛，今生当有成就。』说完即离去，一下子就毫无踪迹。后来听讲《地藏经》，仔细地看画像，才询问而得知老僧为地藏王菩





薩的化身。

一九四一年，四十歲剛過，居住在貴州東部的銅仁縣，果真發心學佛，得不到法師教導，忽然夢見兩位巨大的僧人允諾為她介紹。六月十九日，參加東岳廟觀音法會，突然聽到空中說：『皈依三宝！皈依三宝！』於是問之于云游僧寬岸法師，大略解釋皈依的意義，請求皈依，法師先是勉強而後答應。於是教她持觀音聖號，及大悲咒，並說：『如果午夜取銅江中流最清澈的一线水，盛裝于瓶內，虔誠持誦，可救濟眾人的疾病苦厄。』接着夢見九華山的老僧，教念《阿彌陀經》。從此以後，每日有平常的功課，念經咒，及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聖號，樂而不疲。夢中常有美女相伴而行，有時引導她听經禮佛，或者启发开示修持，或者导游极乐净土，或者预示避开乱世的方向，所梦见的事物大多有证验。患心、胃的各种疾病，在梦中诊治即痊愈，因此以人梦为乐。持诵观音圣号及大悲咒既诚恳，瓶水于是发光，正好邻居有只疯狗，试饮之后即驯良。铜江县长章浩若之妻病危，喝下去即病愈。铜仁师范校长章廷俊病重，医生说无法治疗，饮之而后病愈。因此信心更加坚定，功课更加勤奋。其随丈夫为官所经之地，来求大悲水的人，络绎不绝，所救活的

人无数，无法一一记载。且慈爱遍及一切众生，也令外道受感化而信佛。

一九四九年来台湾，为李炳南老居士的常随众，虔诚地侍奉老居士，精进念佛。一九五四年秋天，依止道源法师，受优婆夷戒于狮头山元光寺。从此严持清静的戒律，早晚课完毕后才吃饭就寝，坐卧必面向西方。每次诵持经咒，便觉安适舒畅，一心念佛，颇能不乱。曾听讲《地藏经》于宝善寺，独自于佛前作晚课，见到佛光重重交相映照。如置身于清静的境域。常常举目向着天空，就看见佛像幢幡，错综交杂灿烂辉煌，而且愈遥远愈巨大，愈高升愈明亮。有时在灯下也可看见。

一九六二年七月，发愿诵《地藏经》，祈求延长母亲的寿命，灯花屡次结出舍利子。从此之后六斋日，或亲友的生日、忌日，均念佛回向，即得舍利子。冬天，患肝癌，生病躺卧于床铺，早晚仍举手至头礼佛，默念佛号不停，仍有舍利子落于灯下。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病重，遗嘱交代儿孙们印经塑造佛像，世代信佛。并将舍利子分给各个儿子供养，除此之外没有说其他的话。随着莲友默念洪名，最后至『佛』字时，嘴角不再微动，安详舍报往生。此时室内有香光，脸颊下巴之间好像涌现露珠，印堂放光缓缓上升，时年六十



三岁。人殛时，手脚柔软如绵。过五日后火化，获得舍利子三百多颗。台中同时受戒的郑张性真居士，梦见她欢喜告知，说她已经往生极乐、拜见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，以实践她以前所说往生后要回来的约定。往生后的三七日，召集僧众及同参道友念佛，曾华英于香烟缭绕之中，看见她穿着海青，脚踏着红色的莲华，相貌庄严清静，于是呼叫大众一同瞻仰，很久之后才隐没。（周杨慧卿居士纪念录）

评曰：『蒙地藏王菩萨化身授记学佛，示于梦中授经，梦见巨僧答应介绍她受三皈依，梦中有美女启示修持，引导游历极乐世界等，皆是累世的修持所感得。常见佛像及光明，舍利子频频降临，种种胜境，乃是由戒行精进所感得。而大悲水能治愈大众的病，竟然无法医治自己的病，这是想要代众生受苦，行菩萨道呢？或者是令累世的宿业，于此生报尽，暂时忍受小苦，永享极乐呢？仔细看她放光示梦，舍利子现相等祥瑞的感应，必是上品往生。』

## 二十世紀 某母

某母。台湾省台中市人。有孙女三人，在合作新村，开三姐妹电发院，都称某母的媳妇为老板娘，而不知其姓名。因媳妇想要信奉佛教之外的宗教，邻居黄夫人，为接引她信佛，曾为她说种种感应事迹，并请她到家中礼拜庄严的佛像，赠送她菩提念珠，因此心中非常感谢。

某母年八十四岁，卧病数月，病重时，大约有五日不吃饭，而日夜精神错乱，乱呼乱叫。其媳妇向黄夫人求救，黄夫人马上随她前往，看见某母已现出恶相，恐怕会堕入恶道。即召集其子孙说：『你们要用至诚心，在祖母的身旁合掌念阿弥陀佛，如果不会念，可以随我念。』并劝某母随声忆念佛，求生西方净土。共念佛一个多小时，某母忽然变得和颜悦色，出声随大家念佛。大众看了非常欢喜，再助念十多分钟，某母即安详往生。大众仍持续助念八小时，佛声不断。（念佛感应见闻记一三六页）

评曰：『《十六观经》云：「或有众生，应堕恶道，临终遇到善知识，教令念佛，至



心具足十念，称南无阿弥陀佛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」如今看到某母的往生，确实是更可相信而有明证的。』

## 二十世纪 王弄书

王弄书居士。法名宏法，福建闽侯县人。年十一岁，看见母亲死于难产，即发誓不嫁，愿侍奉父亲终老。见到以烧煮的猪、鸡、鸭祭祀母亲，触发同体大悲心，于是断绝肉食改为吃素。十八岁，毕业于福州女子师范及政法学校，即南渡到荷兰属地望加锡，执教三年。从此以后就负起奉养父亲，及教育弟妹的责任，按月汇钱帮助家用，数十年来从未间断。二十一岁，应缅甸仰光中国女子公学的聘请，任教务长，兼国文导师。

三十一岁，信奉佛教，皈依慈航法师，任缅甸的中国佛教会理事，兼佛教义学主任。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历尽艰险回到家乡，创办福州模范儿童教养院，得以侍奉父亲直到生病过世，丧葬祭祀全都按照礼节来办理。一九四六年到槟城，协办菩提小学，任监学兼名誉校长，而密行念佛法门，精进不懈。

一九五九年三月，因事到香港，生病经过十天，得佛教慈济医务所的针灸医师叶敏全

心全意地照顾，所幸很快就病愈了。随即决定居住在香港，专修净土法门，于是帮助筹建慈济精舍于九龙狮子山。提倡组织药师吉祥会，征聘董事，筹募经费，普遍布施医药，赈济嘉惠贫病的人。一九六一年七月，退休前往香港，住在慈济精舍。与住持法参尼师，及其徒弟叶敏，彼此非常契合，自此以后念佛更是精进。

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中，身体突然感到不适，稍微发烧腹胀，经西医诊察，为肝硬化，无法医治。仍然谈笑自如，躺卧于床上念佛不断。隔年正月初八日，叶敏陪她去住院，医治无效，坚持要出院，说：『我的时日已不多，若不允许我回家，恐怕来不及！』十九日返回精舍，二十五日叫人购买录音机，说：『我往生时，希望常常专心听念佛声，助念的人少，无法时常念佛不断，可用录音机补助，随时播放。』二十八日，周善华居士来，欣慰长谈，看见叶敏悲伤，嘱咐不要伤心，生死只不过是像搬家的一种迁徙罢了。

二月初十日中午，吴人俊等人前来，仍相谈一个多小时。下午达道法师等人来看望，王弄书说：『我只念佛，一切放下。』说完后，眼睛慢慢闭起来，在录音机的念佛声中，安详而往生，时年六十八岁。大众建议移灵殡仪馆，叶敏坚持必须二十四小时之后，才可

移动。而大众的意见难违，哪里知道运灵车来到山下时，即熄火无法前进，连换四辆车都是如此。等到车子修理好，行驶到达精舍时，正好满二十四小时。十二日入殓，仍旧念佛九天九夜之后才火化。（纪念王弄书居士辞世周年特刊）

评曰：『我曾提倡录音助念，旨在利益众人。而王弄书居士已先倡导，虽为利己，而实行后若有效，必争相采用，实在也是利人也。』

## 二十世纪 钟张冰如

钟张冰如居士。法名净融，江西萍乡人钟焕臻居士之妻子。年幼时读书于家中私塾，擅长专精刺绣，结婚后学习于正本女学校。一九三四年，跟着四叔、祖母念白衣咒，及观世音菩萨圣号。隔年随着丈夫到西北任职的地方，一同游历泰山、华山，参访著名的寺院，拜访高僧，渐渐地接近佛法。一九三七年抗战之事兴起，跟随丈夫辗转于军中，仍然不忘念佛，因此常能化险为夷，于是信佛更加虔诚。

一九五〇年来台，随着十叔钟石磐夫妇，参礼寺庙莲社，研究学习朝暮课诵。先后与

丈夫一同皈依智光及南亭法师。常常听李炳南老居士讲经说法。早晚诵经念佛，无论寒暑从不间断。

一九五二年，病危，丈夫发愿念观音圣号三十万声，果然念完就病愈了，从此修持更加精勤。平日诵经念佛，戒杀放生，于十斋日则吃素。每逢各种佛事功德，则捐赠钱财无所吝惜。时常发愿满六十岁后，吃素受戒，专心净修，不问世俗的事务。后来，迁居到南投中兴新村，辟建整修庭院，部署房舍，疲劳过度，导致旧疾复发，住院二十天，医药无效。弥留时正念分明，丈夫在旁边助念佛号，嘴唇仍然振动随念，嘴唇静止不动后即往生。时为一九六五年五月九日未时（下午一、二、三点），年纪才刚好六十岁。停柩时面貌如生，手脚柔软如绵。（钟张冰如居士纪念录）

## 二十世纪 盛章氏

盛母章耀英居士。法名慧彩，湖南长沙人，明一法师之母亲。一九四九年，全家来台湾，一九五二年皈依三宝。一九六〇年六月，受在家菩萨戒，从此长年持斋念佛，并持八关斋戒。虽未读书，但是听经闻法，尚能领悟契会。渐渐学习持诵《阿弥陀经》，及大悲、





往生諸咒，时常盤腿靜坐，念佛精勤懇切。在清水眷區，與蓮友創辦念佛堂，輪值主持二年，每逢法會，不辭勞苦。長子退役後，准其出家，凡有勸募化緣的人，皆隨喜捐助。老年患胃肺各種疾病，醫藥無效，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一日，忽然大吐血，住院十餘日，自知世俗塵緣將盡，堅決出院靜養，以免妨礙念佛。回到佛堂後，即拒絕醫藥，一心念佛，以求早日往生西方淨土。明一法師隨侍在側，常以佛法安慰勉勵。

至十月中旬，忽然說：『前幾天晚上夢見阿彌陀佛，來到我的床前，曰：「你想早日往生，我將派人來接引你。」』昨天晚上，夢見佛派轎子來，我因尚未沐浴更衣，身體不潔淨。抬轎的人說：「明日再來。」隔日來的時候，仍未準備完全，他說：「昨天已經說好了，如何又不準備呢？」此時大眾圍繞，均不相識，抬轎的人就对大眾說：「念佛好了！大家要念佛。」才一上轎，還沒有起步就醒過來了。前後數次的夢境相應，我想是即將要往生了。』說完後三日，飲食頓時減少。二十日起，每日僅飲水數次，神志還算清楚，只是嗓子不能發出聲音說話。

到了十一月十二日夜裡，忽然說：『我的病已經好了，可扶我起來行走。』自此神識

昏乱，语无伦次，虽然是自己的子女也不认得。时而喜悦时而悲伤，样子好像疯狂，并讨取葷食，明一法师则以素食取代之。明一法师看见母亲业障现前，即礼大悲忏，求消业障。十六日早晨，恢复平静，而声音又再沙哑，身体更是衰弱疲惫。为免除母亲的病苦，求佛慈悲怜悯，早日来接引母亲，往生西方净土。十七日，到另一佛堂，借用卜卦，求佛指示，迹象显示可于三日之内，蒙佛接引。

十八日召请明一法师到床前，好像已经预知时至，想要嘱咐后事，但是声音微细无法听到。明一法师劝她不要说话，只要一心念佛，点头表示答应。接着伸手叫法师扶她起来稍微坐着，说一个死字而躺下。于是尽速请数人来轮班助念，忽然喉咙中隐隐有念佛声。大约两小时后，在大众念佛声中，安详而往生，时为十一月十九日卯时（早上五、七点），年六十九岁。邻居某夫人，梦见盛母乘空向着西方而去。继续念佛二十四小时后才入殓，此时身体柔软如生。火化后，头骨有未成熟之舍利子三颗，翡翠色的骨头数片。（狮子吼月刊七卷六期）



評曰：『查《十六觀經》九品往生，只有乘金剛台及蓮華，並沒有乘轿者。或者因盛母不明教義，誤以湖南习俗接引必用轿子，我佛慈悲，曲垂方便。而又一再地延誤，導致業障現前，神識昏亂，所幸兒子已經出家，為礼忏消除業障，并请人助念，才获往生。否則随业轮回流转，实在是可怕。』

## 二十世紀 洪环

洪环居士。住在台中市北区远志里光照巷。一九四九年，李炳南老居士来台中弘法，即全家虔诚信佛，每逢讲经或开会时，风雨无阻。家财富裕，布施从不吝惜，获指派为台中莲社四十八愿愿主，兼任施财班班长，领导布施，二十年如一日。并且善巧方便，普遍劝人念佛，家族邻居，皆被劝化。担任台中市北区妇女会干事，排难解纷，使感情破裂之夫妇，皆成美满家庭，皈依三宝，改恶行善。

一九六七年，忽然患肠胃病，经西医开刀诊治。隔年二月中旬，病又转重，请李炳南老居士开示，老居士见其服药镇静而昏迷，于是交代其子女，不要让她再服用镇静剂，以免助念时，神识昏沉，不得往生西方净土。十七日午后三点，昏迷不醒，气息急促，只是

两手不断起落。请林看治居士等人念佛至五点多，气息渐渐平顺，两手也停止动作，且神志清醒向人致谢。说自己病已经好了，请大众立即休息。

隔天早晨再到她家，洪环便说：「昨天承蒙你们为我念佛，当时好像被千斤重的黑色蛟蛇罩住，压得不能透气，只有两手能动，却不能拨开。」问她说：「你为何不念佛？」答说：「不但口不能念，心也不会念。幸而听到佛声，黑色蛟蛇渐渐消失，才轻松而清醒。过了两小时左右，有一位白衣童子，来讨债算账，我告诉他不曾欠债，童子说：「是前世的业债。因你前世好杀，在台北杀猫四十只，均抛入基隆河。我是其中之一，被许某人救起来，但已不能再活下去，而后被缚挂在树上，受日月精华，得此人形。其余的仍为猫，要你超度我们出生死之苦。」我急忙说：「月中莲社祭祖，顺便为你们超度就可以了。」童子说：「不可以！必须你在家念佛超拔。我就答应。」说完后，立即请十多位莲友，念佛三日，为其超度，以解冤释结。

到了三月初五日早晨，仅存一息，再请林看治居士等人助念一个多小时，但是依然如此。于是暂停念佛，向她的耳边大声说：「你念佛二十年，一心求生西方净土。既知娑婆



世界，是假是苦，有生必有死，只是分先后而已。极乐世界，才是我们安稳的家乡，阿弥陀佛，是大慈悲父，必来接引你。这里再为你助念，请佛来接引，要放下一切，随大众念佛。』随即张开眼睛点头示意，大家持续念佛五分钟后，即含笑而往生，时年六十二岁。大众再助念八个小时后，才为她沐浴入殓。（念佛感应见闻记一〇九页）

评曰：『如果不结冤业罪债，临终即无障碍。洪居士念佛二十年，度人布施钱财无数，临终还是障碍重重。如果不是莲友助念，及超度冤魂，决定难以往生。普劝修习净土行业的人，应随缘消旧业，更不造新殃，以免为往生障碍。』

## 二十世纪 陈母

陈母。住在台湾省台南新营，女儿陈英满，于一九六四年，跟随丈夫迁居台中雾峰，获闻净土法门。即信心坚固，皈依三宝，为台中莲社雾峰布教所之莲友。早晚二课，不曾间断。

一九六六年某天夜晚，梦见回到新营，看见一恶鬼，以绳子绑住母亲，将要拖走，陈

英满即拉住母亲，大声呼喊：『阿弥陀佛，来救我母亲。』一面拼命念佛，一面将绳子解开，恶鬼已经不见了。后来，忽然接到限时信，才知道母亲于昨天患脑溢血，现在正在昏迷中，于是马上搭车回家，路上一心念佛，当车子经过彰化时，忽然看见西方三圣，示现在空中，非常明显，于是念佛更加恳切。到家时，母亲已经眼睛嘴巴歪斜，半身麻木，不省人事。随即在母亲旁边念佛不断，念至第三日，母亲忽然清醒可以说话。于是每日给母亲喝大悲水，并劝她念佛。到了第七日，嘴巴眼睛回复正常，女儿才返回雾峰。以后每个月回娘家，必劝母亲念佛，并引导母亲皈依三宝，虔诚念佛，求生西方净土。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，在女儿助念声中，安详而往生。（念佛感应见闻记一四一页）

## 二十世纪 陆敏君

陆敏君居士。名婷瑛，原籍江苏宝山，生长于上海。生性端庄贤淑，从来不曾生气发怒，待人接物，慈悲柔软。一九六二年，与湖南张剑芬居士结婚于台北市，丈夫即劝以信佛念佛，陆敏君虽然嘴里答应而心中未信。等到一九六七年，忏云法师在莲友念佛团主持佛七，丈夫送她去住在念佛团内，而获皈依。于是发勇猛心，努力念佛，以大悲咒、《普

《門品》為平常的功課。每年十二月的佛七，无不參加精進念佛。平日有說法講經，也常常與丈夫一同前往參加，从无間斷。

一九七二年，右眼患病，開刀四次，最后在菜民总医院動手術，因視神經受震導致牽動腦血管破裂，昏迷五日而逝世。時為農曆十一月十二日亥時（晚上九、十一點），年五十七歲。張劍芬因思念痛苦，無法自己超越，家中有扶乩的沙盤和乩筆，因此有一天試用，即降乩書寫一個「婷」字。很高兴是妻子陸敏君來，即問曰：「不是誤死的嗎？」答曰：「命也。」問：「如今住在哪裏？」答曰：「住在公墓旁所焚燒的紙屋。」問：「此後何往？」答曰：「將生人道。」問：「何地？」答曰：「海南島，仍為女眾身而貧窮，只是還可以出家修行！」張劍芬於是趕緊請懺云法師到家中，為念佛開示，勸她發願往生西方，不要投生人道。隨召請念佛團，放大蒙山，並為念往生咒一萬遍，以助往生西方淨土。

隔日，再扶乩，則云：「已獲見阿彌陀佛，告知于三日後將來接引，得下品上生。大勢至菩薩持銀台，觀世音菩薩洒甘露，清涼潤澤，一如經中所說。」問：「是否真的往生

西方？」答曰：『当然是真的。』问：『往生西方后，是否可以托土地神来告知？』答曰：『可以。』并嘱咐家中不可设乩，以防鬼魂作怪。念咒圆满后，恰为第三日，即十二月初七日晚上，再扶乩，土地神到，说：『陆敏君托我来告诉你，她已往生，希望你用功念佛。』（张龄撰先室生西记）

评曰：『死后念佛，而获往生西方净土的人，前面有王兰馨、吴毓祥居士，这里又有陆敏君居士，皆以中阴身，得助念之力，而获往生西方净土。此于往生前，表示得下品上生。若往生后，表示登莲界的人，有《初编》王恭居士。表示往生边地的人，有《续编》的陶氏。皆证明于扶乩，此都是确然可信的。』

论曰：『诸佛以八苦为师，而成正觉。故以怖畏痛苦之心而念佛，为出苦的第一妙法。同处于生死苦海，无论是贫富贵贱，而女人之苦，更多于男人。因此能诚恳念佛，求生极乐世界而出苦海者，也是女多于男。只是女众皆往生于闺阁之内，如果不是请人助念，



也不易为外人所知。』（编注：换言之，女众往生者，应有更多。）

## 二十世纪 王惠贞

王惠贞，台东人，生长于教育家庭，父亲为校长，母亲担任教师，弟妹皆受高等教育。其夫婿张君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，现任台中港工程重要的职位。王惠贞年幼时，随其母亲黄玉女，薰习佛法，也曾皈依三宝，修持净土法门。对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净土，颇为专心向往。

一九八〇年秋天，患子宫癌，数度住院，终以未能根治为憾！自知生命不免无常，于是依照《地藏经》所说，将珍贵的饰物，陆续布施给慈善机构，救济社会上贫病的人们，以示对世间所有的一切财物无所执著。又交代其丈夫及儿女不得进入她的房间，以便静观思惟，断除母子及夫妇之情，以免往生时起障碍。经过七日后，说：『丈夫与儿子皆可进来房间，我已不再动情了！』从此以后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净土。

过了数日，其母亲由台东来，看她病重将死，于是在星夜下奔走告知广化老法师。广化老法师听到消息后，立即前往，探问病况，并开示佛法说：『只要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

净土，若大限已到，佛必来接引往生；如果寿命未尽，念佛也可消灾灭除罪障。」王惠贞说：「无论如何，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愿留在此娑婆世界受苦。」广化老法师于是开示恳切念佛求生西方之道，并说：「我的师父，我的老师，我的爸爸，都已往生西方净土。他们即是你的师祖，你现今念佛求生西方，必有感应，他们一定随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。」王惠贞听完后，欣然点头。

一九八一年农历四月初六日，自己起来沐浴更衣，穿衣完毕后对其母亲说：「我现在已身心清静，去请师公来，我明天往生。」隔天，广化老法师于晚课后，率领南普陀佛学院学僧前来助念。念到半夜，面貌转为清新。广化老法师问：「能否于苦痛中念佛？」王惠贞以手指着心点头，示意能够念佛。当时正值半夜，广化老法师将带领诸位学僧回到佛学院，王惠贞不答应，好像预知不能撑到明日。经再三安慰开导，将往生时，只要以电话通知，立即前来助念。广化老法师并留两位学僧，在旁念佛，王惠贞才答应让他们离去。

凌晨四点，忽然告诉其母亲说：「快打电话请师公来！」不料电话临时发生故障，于是延迟到凌晨六点，请母亲取水来，亲自盥洗手及脸完毕，再请母亲将西方三圣像捧过来，



面对佛像，合掌恭敬地念：『南无阿弥陀佛！南无阿弥陀佛！南无阿弥陀佛！……』佛字尚未出口，即突然往生。不久，广化老法师率领众僧来助念。往生后六小时顶门还是温热，而面貌现丈夫相，异常的庄严。当时僧俗大众，莫不称说赞叹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

### 往生物类第五

#### 清 鸡

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（西元一九〇三年），虚云老和尚在昆明的福兴寺闭关。迎祥寺有一位僧人来，说：『寺中有放生的雄鸡，重数斤，极为凶恶好斗，群鸡皆被伤及鸡冠与羽毛。』虚云老和尚即为公鸡说三皈五戒，教令念佛。

不久之后，即不再斗事，独自栖息树上，不伤虫蚁，没有喂它则不食。久而久之，听到钟磬的声音，即随大众上殿堂，课诵完毕后，仍栖息树上，教以念佛，即作佛！佛！佛之声。之后二年，有一日晚课完毕，站立抬起头，张开翅膀扇动三次作念佛的样子，站

立而往生。经过数日也不改变，最后以龕柩葬它。（虚云和尚年谱三五页）

评曰：『不伤虫蚁，戒杀也。不喂它则不食，戒盗也。独自栖息树上，戒淫也。听闻钟磬声上殿堂，念佛精进也。我们人类受戒者少，持戒精进者更少，为何身为而不如鸡呢！』

## 二十世纪 双鹅

一九二〇年，张抽仙居士以雄雌二只鹅，送到昆明的云栖寺放生。虚云老和尚为说三皈五戒，均低头静听，说完后，抬起头好像很喜悦的样子。自此以后，白天于清水中游戏，晚上守着寺门。每天早晚课时，随众人上殿堂，伸长脖子观佛，目不转睛，听到念诵即仔细地听；听到念佛即高声鸣叫；见到众人绕佛即随众绕。经过一段时间都是这样，众人都很喜欢它们。

经过三年，有一日，雌鹅忽然于大殿门前，绕行三转，抬头望着佛，长鸣数声而往生。羽毛形体都没有干枯，僧众以木盒埋葬它。雄鹅在夜里鸣叫不已，如同思恋仰慕之意，既



不戏水也不飲食，样子甚为悲苦。但是仍然每日上殿堂，如同以前观佛，维那师父看它忧愁不乐，便鸣磬告诉它说：『你失去伴侣非常痛苦，既然知道要观佛，就要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不要贪恋这个苦恼的色身。大众助你念佛，你要存想听心，每一次击磬，则一声佛号。』大约数十声后，弯曲脖子作拜佛的样子，于是起来绕佛三转，振动翅膀一拍，收起羽翼缩起脚丫，安然而往生。僧众仍以小棺木入殓，为二只鹅共同造一坟墓，张抽仙居士作文章记载其事迹。（虚云和尚年谱七二页）

## 二十世纪 九十六牛鬼

九十六牛鬼。是四川南部刘净密居士家的女佣聂嫂宿世以前所杀之牛。聂氏，四川人，自出嫁后，常被鬼怪作弄，每年必定发作数次，苦不可言。

一九三二年二月，帮佣于刘家，忽然生大病，通身起红疤，痛痒万分，心中麻痒想要寻死。于是就要外出寻河投水自杀，被大众拦阻，好似疯狂的样子，大唱杀牛之惨歌，声音清脆成韵，喧闹不休。刘净密居士前往询问何故？答云：『老爷宽宏大量，我不是聂氏，是她远世以前在万县为屠夫时所杀的牛。现今来此向她索取性命的，有九十六头。』

刘净密告诉它说：「你们真是大糊涂，实在是由于你们先杀她，然后变成牛而被她杀。否则，她为何这么巧只杀你们九十六命呢？现今忘记你们先杀过她，只记得她曾杀你们，如此辗转寻仇，名曰苦轮。永远相杀不休，究竟有何帮助呢？」牛曰：「若是这样，我们实在错了。但我脖子下，血还淋漓，痛苦尚未停止，由此痛苦而想到来源，生起报复之想。」

刘净密说：「这个不难化解。」即命仆人取茶水半杯，持诵甘露咒三遍，叫她喝下去，她的手无法弯曲，说：「牛的蹄足怎么能拿着杯子呢？」于是叫仆人为她灌下去。才喝下去，高兴地说：「真是好神妙之水。」抚摸她的喉咙说：「已经痊愈了！」又抚摸她的手说：「蹄已经脱离了！」抚摸她的头说：「角已无了！」庆幸之余，向着虚空说：「告诉你们，如再叫我牛王菩萨，将不容你了！」

刘净密接着为说无明轮回时痛苦的情况，又赞叹彼极乐世界的安稳快乐，永免苦轮。并问它说：「你们愿往生吗？」回答说：「既然如你所说，为何不愿意呢！但我们罪障深重，怎么能去呢？」刘净密说：「你们能发愿念佛，欣慕极乐世界，我当为汝等请阿弥陀佛，前来接引你们，好吗？」回答说：「非常好！非常好！但我们长久处于饥饿，愿



賜一些食物。」刘净密就答应它们，即以洁净的杯子盛装清水及饭，诵变食咒七遍，洒在竹林中。一会儿之后，即告诉他说：「皆大饱满。」欢喜致谢。

刘净密随即于后窗空地，燃香烛，恭请阿弥陀佛，再为念往生咒、《心经》、大悲咒，及佛菩萨名号。她说：「你们快看，阿弥陀佛一请即到，高立于窗外，金身丈六，诸位快快收拾，随佛去也！」此时刘妻汪志西在室内，问说：「你们见到净土吗？」答曰：「见！」问说：「什么样子？」即详细地说明其所见到的景象，皆符合于净土经典。它们临走时至诚的感谢，说：「此番盛意，令我们多世的沉冤，一朝冰释，我们扰乱她多年，令她常常受苦。如今仰仗阿弥陀佛来迎接，往生西方净土，聂氏她这个人，还希望您慈悲，劝她念佛，同生西方。他日老爷太太往生西方净土时，我们一定随佛来迎接，并将今日念佛功德，奉还自受。」说完后就寂静下来了。

不久之后，聂氏醒过来，问她，她说：「我如同在睡梦中到了城里，走到西街，看见群牛以凶恶的态度朝向我，群牛的脖子下流着血，尤为可怕。正在紧张害怕之间，听到老爷的声音，境界忽然改变，平坦的地面及茂盛的树林，清新雅致适合游玩，忽然闻到饭香

逾于平常，群牛吃饭于树林中，跳舞欢乐。其他的就不太明了了。』从此以后，即无鬼怪  
的祸害，聂氏也已长年吃素了。刘净密于一九三四年春天，在西康出家，法名慧定，这是  
在出家之前所记载的。（皆大欢喜第一集八页）

评曰：『此九十六牛鬼，向宿世屠杀它们的人索命。幸而遇到善知识，为它们解冤释  
结，超度往生。随即请人劝导欠其命债者，也念佛同生西方净土。此是冤仇宜解不宜结，  
而杀戒更是不可放松也！』

## 二十世纪 白鹅

一九三二年，虚云老和尚建筑鼓山放生园。隔年六月初二日，召集寺僧及男女居士五  
百余人，举行落成典礼。当时放生的人很多，乃由虚云和尚登坛说法，圆音一演，异类  
同解。

郑琴樵居士放鹅一群，其中有白雄鹅一只，重约十六斤。伫立于偏僻的地方，从此不  
戏水也不与群鹅在一起，自己漫步于佛楼的下面，喂它也不食，只饮少量的水，而喜好接



近人。有人告诉它说：『你要念佛。』则展翅引吭，作阿弥陀佛声，屡试不爽。听到大钟、木鱼，往往哀鸣不已，好像想要听经闻法的样子。抱它进入佛堂，则镇静注视，若有所思。课诵完毕后，仍眷恋不肯离去。

十七日晚上，随大众课诵一如平常，忽然高唱阿弥陀佛四个字，清清楚楚可以听见。到了九点，还直立闭上眼睛站立，有人抱出佛堂，仔细地看它，原来已经往生了。隔日，送往葬坑，身体还有温暖，柔软洁净，并且散发出香味，令人有些不忍。郑琴樵想要彰显它的奇特，请按照出家众火化的方式火化，为建一座坟墓。此时正当炎热的夏天，五日之后火化，还没有异味。（佛学半月刊六四及八八期）

评曰：『一听闻说法，即知引吭念佛，而随众课诵。才半个月，即念佛而站立往生，顿时脱离苦轮。当时一同听闻虚云老和尚说法者有五百余人，有没有人能即信即行，就如同这只白鹅一样的呢？』

论曰：『前三编，只列出往生物类，而无鬼道，在此记录一鸡、三鹅、九十六牛鬼。再加上第二附传的十余名冤魂，皆教以念佛，而获超生西方净土。足以证明念佛功德，不可思议。只要一念专注至诚，无不六道顿超，不只人类而已啊！』

